

856

明清十大家尺牘

中華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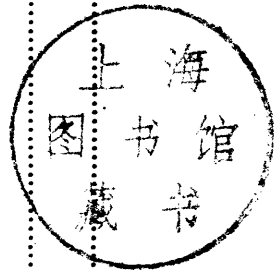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3 8098B

273913

王弼園尺牘

目次

答顧滌盒明經師·····	一	與醒逋·····	七
與王紫簾茂才·····	一	與龔鐵珊茂才·····	八
饋酒與嚴憶蓀·····	二	與徐仲寶茂才·····	九
與楊醒逋茂才·····	二	與趙靜甫上舍·····	〇
簡陳生·····	三	答滌盒師·····	一
與楊絕幻·····	三	致醒逋·····	二
與沈鐵珊·····	四	答嚴憶蓀·····	二
與許无玷上舍·····	五	呈嚴馭濤中翰師·····	三
覆楊醒逋茂才·····	六	與汪妍卿茂才·····	四



與醒逋茂才……………一五

與周侶梅姻丈……………一七

與王紫簾茂才……………一八

招陳生賞菊……………一九

招沈四山人看菊……………二〇

冬夕招江弢叔小飲……………二〇

與陳生咏莪……………二一

與楊莘圃……………二一

與徐仲寶……………二二

與趙上舍……………二三

與江弢叔茂才……………二三

與省補……………二四

與海上友人……………二五

與嚴蕙森……………二六

與楊莘圃……………二七

與友人……………二八

與楊莘圃……………三一

與所親楊茂才……………三一

與友人……………三三

與楊三醒逋……………三四

與楊也峻五丈……………三五

與醒逋內兄……………三六

再與醒逋……………三七

與所親楊丈……………三八

奉顧滌菴師……………三九

寄周丈侶梅……………四〇

與殷萼生上舍……………四一

與醒逋……………四二

上江翼雲明經師……………四三

與錢蓮谿茂才……………四五

寄顧滌盦明經師……………四六

寄曹醴卿上舍……………四七

寄所親楊茂才……………四八

與錢布衣……………五〇

寄顧滌菴師……………五一

與李壬叔茂才……………五二

寄孫秋棠茂才……………五三

寄曹竹安茂才……………五五

寄孫笠舫茂才……………五六

寄顧滌菴師……………五八

與曹潞齋茂才……………五八

與孫惕菴茂才……………五九

再與孫惕菴……………六〇

與楊墨林太守……………六一

與許壬釜……………六三

呈滌菴明經師……………六四

與韓祿卿孝廉……………六六

與朱癯卿茂才……………六七

呈滌盦師……………六八

慰郁泰峰丈失子……………八七

與補道人……………六九

與朱癩卿茂才……………八九

與郁丈泰峰……………七〇

奉顧滌盦師……………九〇

上顧滌菴師……………七一

奉朱雪泉舅氏……………九二

寄應雨耕……………七三

致郁泰峯書……………九七

呈江翼雲明經師……………七六

與邱翁……………一〇一

與賈雲階明經……………七八

與張嘯山……………一〇二

奉顧滌盦師……………八一

上徐君青中丞……………一〇四

與周弢甫比部……………八三

與孫澄之茂才……………一〇九

與孫次公明經……………八四

與周公執少尉……………一一〇

歲暮干人書……………八五

答徐君青中丞……………一一二

與郁丈泰峰……………八六

與龔孝拱上舍……………一一四

與醒逋……………	一一七	寄錢昕伯茂才……………	一五〇
寄楊醒逋……………	一一八	再寄錢昕伯茂才……………	一五二
寄穗垣寓公……………	一二〇	代上丁中丞書……………	一五三
寄吳中楊醒逋……………	一二一	寄余雲眉內翰……………	一六〇
與徐子書……………	一二四	與方銘山觀察……………	一六一
與英國理雅各學士……………	一二六	與懶雲上人……………	一六三
與吳子登太史……………	一二八	與黃捷三副將……………	一六四
與潘茂才……………	一二二	寄梁志芸茂才……………	一六五
與補道人……………	一三三	與李壬叔……………	一六七
代上丁觀察書……………	一三五	與彭訥菴司馬……………	一六八
代上丁觀察書……………	一四一	與友人……………	一七〇
與法國儒蓮學士……………	一四五	與楊醒逋明經……………	一七一

上豐順丁中丞	一七三	與蔣秋卿少尹	一九〇
與唐景星司馬	一七五	與許聽香茂才	一九一
與梁志芸茂才	一七八	上陳荔秋星使	一九三
上鄭玉軒太守	一七九	與田理荃大令	一九四
上文樹臣都轉	一八〇	答伍覲宸郎中	一九五
與朱穎伯司馬	一八二	與余謙之大令	一九七
與余謙之大令	一八三	與余雲眉中翰	一九八
與楊甦補明經	一八五	與楊醒逋明經	一九九
答許穉麟齋尹	一八七	與潘惺如明經	二〇一
與劉子良齋尹	一八七	與顧桐君上舍	二〇二
擬與倪雲癯少尉	一八八	與黃春甫司馬	二〇三
與許穉麟齋尹	一八九	與黃春甫司馬	二〇四

與唐景星觀察……………	一一〇六	與越南官范總督……………	一一二八
與日本增田岳陽……………	一一〇八	與日本寺田望南……………	一一三〇
與余元眉中翰……………	一一〇九	與日本重野成齋編修……………	一一三一
上丁大中丞……………	一一一一	與日本源桂閣侯……………	一一三一
上鄭玉軒觀察……………	一一一四	與黃公度太守……………	一一三三
與盛杏蓀方伯……………	一一一六	與日本岡鹿門……………	一一三五
與陳菱南方伯……………	一一一八	與許菊坡茂才……………	一一三七
上鄭玉軒觀察……………	一一二〇	與黃公度太守……………	一一三八
再上何制軍……………	一一二二	與方銘山方伯……………	一一四一
上鄭玉軒觀察……………	一一二四	上鄭玉軒觀察……………	一一四三
上鄭玉軒觀察……………	一一二六	擬上合肥相國……………	一一四五

明清十大家尺牘

王弼園尺牘

答顧滌盦明經師

再拜手書，愛我勵我！吾師少以詩名，老而弗倦，千秋之業，已有所托。箋繪忽投，眉飛色慙，儼古之作，選體爲宗，擷以騷豔，緣情守禮，無非寄托，婢娟自明，厥志；昨宵雨橫風顛，竟逐春婆去矣！秋士何心？聊爲黯然！劣有詩篇，要不足以挽東皇之駕也。寸陰可惜，古賢所以運甕習勤，聆吾師言，如讀張茂先勵志諸詩，幸更進而教其不逮！

與王紫簾茂才

風雨黯然，春光去矣！登槃櫻筍，景物已非。昨擬攜屐相過，因顧師見招不果，

顧師特設留春筵，爲東皇挽駕，翦燈牕底，情話宵分，吾黨風流，於斯復見。足下喜閱稗史，必多異書，賜觀幸甚！荊州亦易借，不敢作陸劍南語也。

饋酒與嚴憶蓀

足下有劉伶之癖，而余無一甌相饋，未免寡情。刻得梨花春二甕，獨享爲愧，聊以分惠。名花放後，燕子來時，引杯小酌，亦足見故人雅意。近購說部數種，頗長疆聞，足下如有異書，不妨交易觀也。

與楊醒逋茂才

轉瞬經兩年，聚首纔數日耳。足下遠館橫江，孤邨荒舍，誰可與語？春寒多雨，名花遲開，對此寂寥，百不足遣。大著已呈顧師披覽，韜今歲詩卷，還乞刪定！古人相問難以稗文學，亦卽此意，幸毋忽！

簡陳生

連日病酒，兼復小雨，未能折齒一過，輒自愧也！清恙小劇，時塵鄙衷，治之之法，潤肺爲宜；蔗漿杏酪，亦能解渴。足下可寡思澹慮，趺坐一榻，茗碗藥鐺，以消長日。朝奉楞嚴法華一二卷，懺除煩苛；文字因緣，且暫捐棄。稍痊不妨散步，聊抒鬱結，亦養生之一道也。

與楊絕幻

蒔魚種竹，飼鶴修琴，騷人逸士事耳！非吾人所宜留意。然禽魚草木，三百篇往往以之托興，以寓其羈愁不得志之思。蓋人苟絕俗靜觀，未有不超然於塵物之表，而自適其趣者。

邇來炎熇如蒸，赤日當空，若張火傘。此時揮六角扇，拂玉麈尾，猶汗出不止，因展卷閱去冬消寒雜課詩。冀其若服清涼散，乃冥誦二、三頁，迄無效，而熱益甚；

強坐移時，聽桔槔聲聒耳，轉思此輩亦人耳，而炙膚駢足，終歲作苦無休輟；以彼繫吾，亦有閒矣！淵明高臥北窗，自謂羲皇上人，非此意邪？

往見謝太傅綃衣白粥，心竊慕其恬淡；由今思之，亦圍棋之故智耳！若朝食冰脯，夕謀雪藕，吳中士習，大抵皆然，此又不足取也。時值晴夜，月色當窗，照几榻如水，則又覺胸襟曠遠，萬象皆空，恍與嚴師益友晤對，足以移易神志。足下僻處荒齋，讀書之樂，當不讓歐陽永叔，而冲虛脫略，或又過之。覩爾縷陳，如有妙悟，可同我參之。

與沈鐵珊

吳淞篷轉，闊別至今，荏苒歲年，路殊人絕。韜與足下同學日久，而半水盈盈，莫能覲止，豈詠唐棣者之未嘗思邪？抑承歡庭右之不能一刻離邪？悶絕悶絕！往者，足下授徒吳門，有客自吳門來者，傳言足下得狂疾。然閱七月朔日足下來書，

敘次歷歷，曾無一贅亂態，因而笑傳言之妄，亦姑置之。

嗣後詢及足下同閑友，其言亦與客類，噫嘻！足下果狂也與哉？其如楚陸通之托於狂者邪？抑侮世嫉俗，舉平日牢騷不得志之極思，而爲古之狂者邪？豈又境遇焦阨，有槩於中，或感功名不遂，而眞狂者邪？斯世有一狂人，卽士林多一狂友，未必非吾黨之累足下也。韜素知足下，足下性專一，鬱結之意，每不欲輕發於外；今之狂也，要有由致，然願足下毋以狂廢學也，幸甚！

與許无玷上舍

小庭判袂，離愁渺然。屢欲寓書，奉訊動止，而衡雁旋飛，洛犬未附；虛想紛來，積如落葉。足下以侍奉餘閒，耽情翰墨，吟就詩篇，多於筭束，疊來畫稿，亂比山青；嗟我勞人，病未能也。遠館錦溪，頑童三五；四子八比之外，無書可覽；佳辰令節，無可爲懽。路遙水阻，不能晨夕繼見，共論素心。又兼鎮日風簾，長宵雨枕，此景此情，

祇悵悵耳！言念青燈共讀，白日若馳；拈鬪分題，猶若一昨，何意遂有今昔之感乎？外附赫蹠數幅，仰懇染翰描摹小景，點綴微蟲，當別有佳致，書次惘然！

覆楊醒逋茂才

手書遠賁，感藉奚似！緘一紙深情，詞真屑玉；寫十行新語，唾欲生珠；益人非淺，貶我良多！韜豈爲糝前，甘居五後？韓昭技少一長，彌爲增愧！餘慶喙逾三尺，豈是多才？亦已娛意山林，何必馳心廊廟，石靜雲孤，別開意境，鷗邊犢外，足供流連。閒齋挑燭，翻關漢卿鬼談之篇，古硯研朱，校于令升搜神之記。束五傳以不觀，擁萬書而難遍；羨杜景純之識字，雞樹鶴鳴；慙王及善之庸才，鳳池鳩集；志趣所在，如是而已！

足下糟粃顏謝，笞撻曹劉；貽書以箴，交語相勸；韓致堯以香奩嫁名，徐孝穆爲玉臺作序，雖修慧業，終昧靈根，韜知之矣！夫浮名僅文，實行在孝，學必根德，形

弗勝心，此聖賢所以宅衷，豪傑所以自命也。邇來長吉嘔詩，少陵病酒苦吟之況，諒亦相同；風雨一簾，懷人有夢，苔岑千里，入世皆秋，悵何如矣！憶昔酒罷論文，花時問字，新詩拍案，曾呼一字之師；舊雨聯牀，已訂三生之好；敲兩耳之鐺，松窗燭施；換六斑之茗，竹竈薪燃；埽石留樽，翦花開徑，亦生平快事矣。奇書快讀，五車早驚看青燈綠字，高策定空千載，何事唱白髮黃雞？

與醒逋

梅花落矣！又放小桃，錦溪一曲，煙樹黯然。上元執別，迄今數旬，相思之苦，味同于茗。短窗紙白，幽閣燈青，危塌之屋半椽，麻沙之書數帙。邇來情況，覩縷莫罄。笛聲隔溪，月影照夢，夢醒笛歇，萬籟皆寂。江水如帶，一葦莫杭，越鄉之悲，何能免矣！

足下館鄧邨，程不逾六里，風便掛帆，頃刻可至，詩筒書札，朝夕往來，所惜鑪

香晝銷，簷雨夜滴，籬花無妍，簾燕未至，卽欲洗杓開釀，誰與爲懽？況復三堆僻壤，薈草異臭，目不覩邱墳，手不持鉛槧，足下處此，何以爲情？夫足下之意，頗同鄙衷，波路迢隔，良覲非易。魯酒難傾，蠻燭莫翦，江南鰕肥，舍西韭老，時復憶念，欲共良友，娛此清酌，不可多得，殊惘然耳！

韜前者無心纓紱，有志山林，自奉教言，頓移轍迹；然樗櫟之材，安可任棟梁之重乎？泉石之性，安可處廟堂之尊乎？苟齊竽濫廁，漢瓦忽鳴，卽當逃之偏隅，守其初服，耦耕非達，豈真高洗耳之風，偕隱何年？莫共作息肩之侶。足下壹志劬書，未嘗息版，曩贈詩餘，芳拳腴擷，平子工愁，湯休寫怨，有由來矣！他日放舟歸來，齋中聯袂，棠梨獨紅，楊柳正綠，共相唱和，以永今日。楮短不能縷陳，珍重是禱！

與龔鐵珊茂才

士之不易得者，知己耳！誠得一知己，雖至死生而不閒，何交淺之有？韜於白

門旅邸獲見足下，卽攜手如平生歡。翦燭久之，猶戀戀不能去。韜初不解其何以然，旁觀者謂足下愛才之切，而韜謂足下知我之深也。嗚呼！足下亦不遇者耳！年來挾其文游名場，見黜者屢矣！而足下志益奮，氣益壯，韜竊難之，而卽以是知足下。

夫人當少年，任意氣，往往謂功名可立就；及所如不偶，則憤懣隨之，不然貶節以求合，又不然頹靡以老，或自放於山巔水湄。豈知天下固自有真知己，非當途拂拭可比，如足下之於僕者哉？韜固謂足下之必有合焉！然吾人於世，不可令人人知，而又不可不令人知；足下不概責人，以知足下之蘊蓄不淺也；而豈遂無一知之者？韜固謂足下之必有合焉。

與徐仲寶茂才

別來二稔，涼暄屢易，時暎路隔，結韜於中。夢繞梨花，研北禿騷人之筆；信驚

桐葉，江南遲驛使之梅；望月看雲，實所引領。倘云淞水無魚，我有辭矣；如問衡陽少雁，君何謝之？丙午秋仲，應試過江，未一執手，數從同人處問訊，知足下臥病旅窗，放舟旋返，白門疏雨，宋玉神傷，藥鼎茶鑪，休文閒殺矣！

嗣後笠澤人來，緬述足下近況，聞之嗚咽，離魂未定，異耗頻驚。痛祖德凌夷，感先芬零落，弄玉竟昇，掌珠旋碎，言念吾友，傷如之何！君既深秋士之悲，蒙亦爲物情所感，歎門戶之衰遲，愧詩詞之寒瘦，貧剩長卿四壁，儉存子敬一甔，所以引杜甫之杯，時深慷慨；彈馮驩之鋏，不盡低徊也！

丁歲春閒，鹿城旅邸，僅得一面，足下縷話酸辛，情詞愴恨，氣涌如山，淚多如海；積慄未罄，離悰又遙。竭來明月廿圓，西風多厲，加餐珍重，彊飯爲佳！對短燭於宵分，望暮雲於天末，幸山雨之留樽，重來如昨；窺簷塵之懸榻，欲下無期。展帙焚香，招吾良友，輒陳往翰，以寫款懷！

與趙靜甫上舍

話別以來涼暄屢易冥想成夢執手末由此心耿耿愚衷不明每一思之悼
歎彌日。迴憶曩者讀書西齋，聚首良得，遠辱鄭子美之贈紵，近忝戴宏正之記簿，
燭爇酒闌，性情浹洽，雖景易時移，而迄今猶昨。嗣音久虛，塵氛全集，弭楫錦溪，忽
又半載。

此邦儕輩，驚名炫利，腥羶所聚，蟻蛭附之；略涉之無，已蒙美譽，縱情墳素，反
詆大愚！揣摩闊扁之書，授受髒骸之卷，今茲心緒，益復惡劣。

比且闖關削跡，几案生塵，門雀可羅，書蟬盈篋，生性簡放，頗以爲苦。猶幸雨
宵月夜，篝燈咿唔，聊破岑寂，堪自慰耳！

蓮池咫尺，漱霞數椽，時時過往；簷花放後，闌藥開來，村醪甚醜，不殊書味，以
此相傲，顧而安之。流光若駛，人生幾何？雖欲效昔時團聚之樂，而不可得也。幸自
珍重！勿墮前約！輒濡翰墨，奉報萬一。

答滌齋師

王弼園尺牘

伴來惠我蠻箋，敬藏篋笥，自後東塗西抹，管城子可日與楮先生遊矣。新詩一摺，感亡念舊，情見乎詞，盥讀百回，不能無嘅。韜墜天末，邈焉寡儔，追憶影塵，曷禁悵惘？四海知希，風流闐寂，傷何如已！平生足不出里閭，見聞未擴，雖欲述撰，恐蹈陸平原覆瓿之語也；其何以教我？

致醒逋

一昨往返二十餘里，菜花豆莢，時有香來，野田風景，良亦不惡。惜余以跋涉委頓，遽撓小疾，寒食佳辰，未免孤負，當爲足下所笑。平生腰腳頗健，苦乏濟勝具，他日桐帽棕鞋，逍遙山水閒，未知足下有同心不？

答嚴憶蓀

書來得說部一種，甚慰！披校之餘，正如讀齊諧而覽述異，漢唐以來，畸士騷

人，類以著述相高；然怪誕之詞，君子弗尙。若夫詳逸趣於山家，耽閒情於翰墨，如趙氏洞天清錄，曹氏格古要論尙已；其次則考槃餘事，足與頡頏。是書自闢蹊徑，頗亦不乖風雅；至格物窮理，則猶有未逮，若其網羅舊聞，參稽軼事，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呈嚴馭濤中翰師

絳帷絲竹，不耳聆者已越二載。株守空齋，鍵關謝迹；雖肆力於詞章，而旋作旋輟，終不入古人之肩而窺其奧。況獨學無友，必自我作古；家貧，不克購書自廣，卽欲妄思纂述，而無張茂先之才華，段成式之淵博；元文覆瓿，可爲前車鑒；是以欲下筆而中止者屢矣。

夫攷據祖孔鄭，理學宗程朱，兩家自分門戶；而學漢者傷膠固，師宋者病空疎，則又失之一偏；韜賦質憊愚，豈敢高談性命？惟有稍事博涉，以冀有所裨補，往

往取資於稗史，而折衷於正史。且稗史雖與正史背，而閒有相合，足以擴人見聞；野乘既可怡情，藝譜亦爲祕帙；山經輿記，各專一家；唐宋文人，類以此自傳；韜心竊慕之！

若我夫子雄於文賦，詞林藝苑閒，夙馳聲譽，可弗屑屑於記誦之末，其所以傳者，或不在語言文字之中，非韜所敢知也。韜年也少，其所爲學，雖不能方駕於古作者，亦決不敢自後於今人。顧韜囊士，家無藏書；卽偶有所得，亦散佚之餘耳！欲仰屋著書，不得不遍搜奇篋；夫子席數世之贏餘，彝鼎金石而外，典籍必較他族爲多，娜嬛福地，端讓此矣！韜欲效李邕賃居，想以極生平大觀，雖陸放翁有荊州之語，亦不暇顧，不揣之私，尙原宥焉！

與汪姸卿茂才

詩之不必佳而得名者有三：曰方外，曰布衣，曰閨閣。至如諸生作詩者極少，

而得盛名亦難，非藉巨公力，不能煽動當世；然亦不易。僕數年來所遇，卽絺章飾句者亦甚寡；今歲僕寄錦溪，眾於席閒極口稱足下詩，且謂足下恃才不下人，多所凌折，僕謂此僻壤偏隅，本不足羈車轍，其蔑視宜也。夫足下本隸浙庠，以長桑術游於此；初至卽建詩社，與淞瀛諸子相倡和，不可謂非流俗之矯矯者。

繼墨華王君，攜足下數帙詩訪予，屏閱之，絕無謝朓驚人之筆，卽所聞揆所見，并不逮崔信明楓落之作。顧論詩之體不一，有廟堂之詩，有草野之詩，求之足下，概未能語此焉！僕非敢評騭足下也！

譬諸爲醫，旣知病之所在，安有不攻以藥石，況足下托趾異地，於處世宜卑不宜亢，卽有才亦當自牧；如竟傑然傲然，自詡爲通人俊民，不令識者笑乎？僕本不欲盡其詞，辱足下不棄，出以相示，又何所隱，以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竭其區區，足下納焉！

與醒逋茂才

菊舒籬黃，楓冷山紫，秋光渲染，別具文章。而一入羈人之眼，秋士之胸，輒不覺離思愁緒之疊生也。白門應試，道過長江，攬勝披襟，放懷今古，金焦兩山，隱約煙樹閒，波翻日腳，浪蹴雲頭，天塹之限，誠非虛語！夜泊露寒，離魂繞枕，旅窗翦燭，岑寂感人。

客中無事，時與二三知己，策蹇拏舟，尋山問水。曾遊雞鳴寺，登清涼山，訪臙脂井，觀雌雄鐘，復歷隨園，柳罨深谷，花穿小橋，右有蔚藍一角，鬱然深秀，髣髴迂畫圖意，然亦寥落矣。

莫愁桃葉閒，夙稱名勝，因與棹畫船，盪蘭漿，作竟日清遊；綠波映黛，紅檻迷花，兩岸水閣中，管澀絃嬌，觸耳徒增惆悵，衣香人影，琴韻簾聲，金粉風流，猶饒餘豔，但恨無詩以弔之耳！水流春去，絮薄花浮，參美人禪者，每爲歛歔！世豈復有文君紅拂，物色風塵，爲閨閣中之巨眼邪？因低徊久之。

近旋里門，掩關卻掃，益復無聊，因思雲有去住，月有虧圓，離合皆人事之常，

聚散本前生之定。惟是境雖若斯。而心何能已？嗚呼！遇而無情，何如不遇；情而無緣，何如不情！怪殺東皇，乃慣與人以相思子乎！足下曠達人，必能爲此中下一轉語，勿徒以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了之也。

與周侶梅姻丈

落花半簾，流水一曲，燈紅似豆，屋小于舟。朝聽謝豹而思家，夜泣絡絲以惱客。酒難澆塊，詩少嘔心。春雲入夢，耽子美錦里之吟；秋雨攪懷，劇馬卿茂陵之病。伏念吾丈才高吐鳳，文勝雕龍；張茂先詩名第一，紹漢開唐；揚子雲經術無雙，出顏入孔。韜居甫里，時塵下風。家君曾締深交，小子亦垂清顧。

繼於金陵旅邸，翦燭論文，煎茶而閑補陸經，檢字則細書唐韻，正期蟾宮得路，雁塔題名。梯青雲而躡天衢，況乎吾丈大筆淋漓，羣言屏棄，元白驚而輟詞，君苗見而碎研。乃文星暗處，竟嗟對策劉蕡；蕊榜開時，孰憶抄書宋濟。固知明珠見

叱，非孟浩之不才；花樣違時，實盧仝之未遇。

然而鬱陶斯起，毳毼自傷，秋風籬舍，君偏小隱江湄；落月屋梁，我祇寄懷天末；音書久闕，壇坵長疏。迴憶燈施酒闌，惓惓倍至，自問何能，矜寵若此？豈以獎進者，不惜齒牙之論，裁成者，亦登卷曲之材？而韜則入郗超之幕，登王粲之樓，青氈徒守，曷來真鑑之鍾期；綠綺不調，乃有審音之涓子；聿修短簡，用布微忱；曩惠良言，已久作韋弦之佩；茲呈拙稿，願勿辭斧鑿之施！

與王紫簾茂才

一昨過高齋，儒理禪言，竟晷忘倦；川蜀文墨，遠不逮江浙，良由屢經兵燹，故家舊族，零落殆盡故耳。憶昔長卿雄於文賦，少陵劍南長於詩，當時羈旅之中，尙不乏畸士，至今風流湮沒，殊可惜也！若瞿唐灩澦，變態不一；三峽巫峨，森秀萬狀；足下得飽天下之大觀，豈不快哉？甫里爲天隨子隱處，茶竈筆牀，日與皮日休相

唱和，後人傳爲美談，然邇來則甚衰矣！

足下嗜說部，此推唐宋人爲長。近時新刻數種筆墨非不佳，終病詞華多，實意少。外呈猗園八幀，乃明季人筆墨，雖勤舊說，幸淫穢弗尙，猶有可取。域外叢書，備載要荒情俗，光怪陸離，弗嫌於誕。亦海國見聞之一端。蒙著有瑣窗筆記，蹊逕未甚新異，惟意所託，覆瓿之物，無足當一笑。韜屏棄帖括，壹志讀書，閱先賢典籍，未得萬中之一；邇年妄懷述作，而牛毛麟角，剖校非易；然或自此得稍益學問，未可知耳。

丁未詩集二卷，顧師滌盒所手刪，春鳥秋蟲，感時流響，本何足存？第詩以見性情，未忍遽捐；若妄立門戶，以自鳴高，則蒙豈敢？人生踢地後，顛倒名利，曾無一刻閑；魂魄一去，皆如秋草浮雲耳。復有著書立說，博身後之譽，亦思數百年後，空名豈澤枯骨哉？而況未必傳也。吁！悲已！

招陳生賞菊

齋中藝菊數本，秋後飽霜，花葉不萎，陶徵君愛菊有癖，亦取其節耳。竊聞花有三品：曰神品、逸品、豔品。菊其兼者也。高尚其志，淡然不厭，傲霜有勁心，近竹無俗態；復如處女幽人，抱貞含素。菊乎菊乎！宜於東籬之畔，獨殿秋芳也！足下高雅絕塵，於菊最宜，夕來劣具杯盤，與此君一結世外交，何如？

招沈四山人看菊

芙蓉已霜，又有殘菊，位置於丹楓紅蓼間，如穠豔之有疎遠也。一轉瞬際，寒梅一枝，嫣然竹外，花國中不爲闌珊矣！韜嘗謂菊爲花中之逸品，足下乃人中之逸士，倘詩債了時，乞來荒齋持一尊以相對，座中惟一滌菴師耳！

冬夕招江弢叔小飲

綠酒浮蟻，紅爐煖貌，聊以消寒，非同中熱。足下雖無麴蘖之好，值此天寒，亦

當強飲三蕉，已令侍史煖活火，煑熟炭當雪花飛舞時，共傾一瓢以永今夕。

與陳生咏菘

前夜清談娓娓，殊可動聽；並立檐下，幾忘風露之冷也。晉人相對竟日，得意忘言，斯爲近矣。昭明文選一書，固當誦習，若博雅好古，豈止於是？俗士淺於閱歷，惕奇字之爲崇，詫南華爲僻書，亦徒震於其名耳。

外小石一方，可鐫懺癡菴主四字；足下工於鐵筆，成之且速，第近日天寒，勿視爲急務，待竹屋霜輕，蘆簾日暖時爲之不遲。漢銅印叢卷，顧氏印藪中，多奇篆，仿古者所當知也。括前代之圖章，證精心於金石，攷據詳審，亦文人一得；況變化參錯，亦可炫觀瞻而矜典奧；足下當求之於古，以冀有合。

與楊莘圃

辱來書，教以懺除綺語，杜絕面朋，意良厚也。然僕則有說，夫能言者非名士，守拙者非通儒；僕年僅二十，而於塵世周旋之故，已厭棄之矣。惟以二親冀望之深，不敢自棄，思得一通籍，博庭內歡，他非所知耳。

至於綺靡障礙，未能屏棄，亦是文人罪孽；然穠豔風華，乃其本色；兒女之情，古賢不免；此亦祇與甌茗鑪香供消遣而已，不足爲學業累也。

若夫取友之道，誠不可苟，僕聞君子弗遺其舊，苟可節取者，未嘗概擯之門外，自問生平何者優於人？何者絀於人？而素於交接之士，儘有一善可師，片長足錄，可以匡我未逮者，如必盡范張稽呂而友之，毋論盛氣難親，抑亦所見之不廣矣！子寧以他規我，勿徒屑屑於其末也。

與徐仲寶

入春以來，陰雨不止，殊敗清興；小桃纔放，又被催落。春窗初曉，鷓鴣正啼，誰

奏綠章，替花姨乞晴，俾廿番芳信，一一吹開，庶幾可觀。弟家泥甕初開，茅屋新聖，柴門一步外，並無俗物到目，足下夜閒有暇，能來剪韭聽雨，共話素心何如？

與趙上舍

寒齋小別，纔倏忽耳，已有旬日之隔，流光若駛，大禹所以惜寸陰也。郎君頗肯讀書，今秋曾試以文字，有條不紊。學作散體詩，遽令讀少陵集，格高氣渾，恐難入門；非謂少陵不足學也，少陵無體不備，歷來詩人，奉爲鼻祖，必具有篇段，方可進以妥貼排募，庶不至貌似神非之病。至於經籍，已盡其九，雖未及邊孝先之笥，或無負黨太尉之腹矣。文選一書，尤不可不讀，此誠藝苑之善本，學圃之智綜也。

陳生弱齡天逝，彌可痛惜！昨作誄文一則，因賤恙不任手書，已付吳回氏收貯。緣情至者不必以文，卽文亦不能盡其情也。伸紙信筆，不盡欲言。

與江弢叔茂才

昨承枉顧，得挹清徽，桓譚新論，康駢劇談，兼而有之。大著留置案頭，反覆讀玩，幾於愛不忍釋；因就燈畔餘閒，盡寫錄之，一夕而畢，不覺手腕爲脫。集中遊大明湖諸篇，英氣勃發，山川奇詭，洵足以暢襟靈，擴眼界，而使性情躍然於紙上也。

與省補

一昨得暇，聚首清談，殊有佳趣，會悟處亦不少。吾兩人讀書好古，性略相同，博聞彊識，才氣橫溢，則足下不如弟；精深貫徹，由物淺而底純粹，則弟不如足下；二者各有所長。而足下閱歷名勝，兩游岷蜀，一至餘杭，又足以開拓胸次，發爲詩古文詞，必非他人所能者。若弟則僻處鄉曲，無師友之傳述，足可紀聞；猶幸有書籍典章，擴其識見；雖閉戶而游，頗欲抗懷宇宙，寄意塵表；然殊未易言也。

邇來留心當世，酒酣耳熱，援古證今，著有蒿目論，中有十不可治，七必當去之說，倘爲政者採而錄之，或亦可作杜牧郇模之痛哭也。然而廟堂之上，不乏皋

夔其訐謨碩畫，必遠軼儒生；如用草莽而見效，不幾顯朝廷之無人邪？以是知吾說之必遭詆斥也。小庭玉蘭已放，瓊花瑤蕊，疑是後庭遺種；倘過小酌，勿負此花，幸甚！

與海上友人

日者申江萍聚，相見寓齋，清談奧旨，竟晷忘倦。加以虛懷下詢，縞紵辱投，館舍羈縻，覩縷莫罄。而雨聲燈影，迄今思之，猶如夢寐。尙憶元夜觀燈，倚闌情話；復遊別墅，踏月南橋；雖城市喧闐，而片石孤花，別開靜境。嗣是放櫂歸來，時日閒隔，引領西望，帶水難杭，惟吟杜老涼風之詞，諷謝莊共月之語，以抒情愫而已。

比知履絢安吉，實慰懸懷！而僕以跋涉委頓，遽嬰寒疾，形疲神籛，猶幸藥鼎茶鐺，破除煩悶，稍稍起立；然刻翠裁紅，渺如隔世。忽飛箋素，眷注孔殷，虛譽崇獎，神沮色慙。并讀五言，爰悉近況，此有王粲之感，彼有庾信之哀，其揆一也。交淺言

深，斷推足下。足下去家三千里，作客廿五年，感悼知希，移情海上；客愁共落日俱沈，鄉夢與寒潮偕遠。繼聞移研蘭陵，僑居僻巷，遠害持身，實具君子之識焉。

夫今之所爲詩者，煩音新聲，風雅弗尙，正軌幾亡，繆種百出，必當矯除陋習，翦剔榛芳，雖在顛門，毋苟述作，足下知之素矣！何用言哉？屬酬瓊什，病廢疏懶，都未能了，深爲疚懷！江西數峯，君舍歸然。雞黍之約，俟諸異日。

與嚴意森

契闊久矣！衡宇相對，渺若山河，使人能不悵然？僕於燈火啣晤時，輒思故人弗置；足下亦同此心乎？僕病雖能起立，然臨水不敢照，恐驚平昔顏，誠如馬戴所云耳。足下抱負不凡，以池中龍自況，而又恐爲獷獮所笑。足下迂矣。聖賢立功名，未有不從貧賤出；而當其未遇時，豈皆無所挫辱，而後奮哉？奚必以此爲病也？僕待能步履，當過高軒，罄悉忱慤。此白。

與楊莘圃

久不得見，音問缺然，來日大難，相聚不易！足下遠至浙西，迄無所遇；吾儒淪落已甚，豈海內猶存知己邪？足下負才不羈，達理養志，立品粹然。本朝試科以制藝，實沿明代舊習，遂使英賢傑士，壯志消磨，皓首窮經，未蒙推選，不知湮沒幾何人品矣。稽夫漢家立法，興孝舉廉，循吏真儒，彪炳史冊。至今日骨鯁之臣，不聞於朝，通經之士，不興於野，遠弗逮古矣！非今之人才不生，抑亦取士之道失也。

僕束髮受書，卽承庭訓，刻意嗜古，有心著作，頗以維世道爲己任，早已知窮達有命，不必悔十年不讀書也。平居俯仰古今，出處之際，誰是完人？卽如昌黎爲唐代名臣，其自任不可謂不重，而上宰相書則失之躁，示兒詩又失之誇，其遺譏於紫陽後山輩者，抑有由矣。後之學者，萬不及韓子，而輒思纂述，無怪乎聲書妄辯，掄擊者多焉。

僕日遊心於經傳，未能究其終始，於古文詩詞，頗能琢抉其微，然得之瓊羽，往往失之鵬鯨。足下手披目覽，獨具識見，真有會於典籍之大，卓然拔乎流俗。

昔者足下自吳至蜀，八千餘里，當不乏名勝之區，有佳山水，必有奇搆傑作，以副之；感慨古昔之遺蹤，瀏覽前朝之勝蹟，發爲吟咏，亦足以豪，羈旅之中，昔人縈懷；遊歷之地，詩人托興，足下何不攷其士風俗，尙，哀爲一編？如放翁之入蜀記，石湖之吳船錄，使僕後日至其地，而知某邱某壑，吾友之所經也；某宦者某氏子，吾友之所識也。豈曰著書立說，窮而後工也哉？夫吾人功名不就，則遁爲汗漫遊，日與畸民俠士交接，而不與聞興廢事，是亦一樂耳。

年來足下株守鄉曲，布衣蔬食自甘，靡靡然曳裙候門者，足下固不出此。噫！僕因之有感矣！行之不立，身之悲也；名之不成，儒之恥也；豈徒持三寸管馳騁詞壇而已乎？凡庸歿後，里書不傳，僕所以廢書三歎者，蓋有感於斯也。

與友人

契關以來，涼暄屢易，違謔範於三秋，望雲山於百里，中夜以興，時深歎仄。惕士林之清議，對執友以何辭？足下寄跡瀛壖，雖蘇涸轍，而處身之道未得焉。夫儒者立節，不必鳴高；君子持躬，務期絕俗。經權常變，惟所用焉，而獨至，處身則斷不可不謹，顧諉爲見幾者，未揆事理之全，設爲觀變者，亦昧綱常之正，事苟關於眾口，未始非士品之厄，而持公論以繩人者，或亦在賢豪輩也。足下讀書有得，卓卓然超乎流俗，於事變之來，亦略識幾宜矣。乃不得志於時，徒傷道之不行，亦惟茹素飲水，藉泉石以自悔；何必干時挾策爲非分之求邪？雖遯跡居夷，昔人亦有行之者，然非可以一例論也。

滬瀆據江南之一隅，南控閩粵，北臨淮漢，近接江浙，遠達瀋遼，帶長江以爲險，襟大海以爲固，居然一重鎮也。彼自議款通商以來，實逼處此，保母有覬覦之心，所以安靖無虞者，亦待時而動耳。吳淞一帶，船艦相連，首尾交接，大小約數十艘；而此外又有兵船，託爲保衛商旅計，包藏禍心，非伊朝夕，足下其巢幕之燕乎！

近又聞整舟礮，利器械，嚴戒備，欲以截遏海運之北上，隱然若一敵國；雖事卽潛消，而勢已可慮。況煽惑起於人心，災祲見於天象，熒惑輔日而行，日皆赤色，寧波城愁，糧運壅阻，海盜公劫無忌。夫於無事之日，抱厝火以爲安，絕少遠大之見，至一旦變端釀於斯須，干戈起於不測，則有難自由者，苟有掎擊之人，何以謝焉？

今夫有識者，當乘時以圖功；論人者，當設身以處地；值貧賤之迫人，旁竄捷徑，所不暇計，故忠良於事勢之無如何，亦惟有含痛入黨人之傳耳。春秋責備賢者，於失身尤重焉！僕於酒酣耳熱後，能不爲足下擊碎唾壺，感憤泣下哉？然裹足不入者，保身之哲也；決心舍去者，果斷之士也；事機猶可轉圜，昔非何必不今是？翩然辭去，鼓櫂而西，彈長鋏以歸來，謝知音於海上，尙不失爲佳士耳。若復羈棲異地，淪落青襟，以垂暮之年，蹈不測之域，不獨知者爲之興歎，卽己之心何以安？昔孫武識夫差之非霸才，范蠡知句踐之不可共安樂，穆生見不設醴酒而行，察微知幾，未始非遠害全身之一道也。度勢審時，足下諒必明於去就矣。

與楊莘圃

今秋白下，不復遊矣！歇後鄭五，自知夙明，何敢作非分想邪？金焦兩峯，讓與足下飽看，可惜可惜！課徒之暇，泛覽典籍，日積月累，見聞稍擴，顧閉置閤，跬步輒自約束，酷類車中新婦。前者足下言旋，僅得一面，後以阻雨，未克攜屐相訪，悵甚！來札念我，媿喜交集，終歲依人，仲宣生感！讀君之書，不能無慨於中，韜問字吾師，暇輒過從，元亭載酒，或不是過乎？足下歸來，新詩定當束筍，酒闌燈爇，揚擢古今，如吾兩人，正復不可多得耳。南風良便，聊報尺書，謹冀珍重，不宣。

與所親楊茂才

韜頓首，韜不才無所表見，以光於閭黨；遜跡海上，是用殷憂。鴻雁西來，手書遠賁；十讀三復，曹所適從。然有不能無言者，昔年先君子見背，韜固不欲行，眷顧

家庭，又難中止，使有一大力者，提挈其閒，俾成素志，決不敢自甘湮沒。乃經秋臥病，聞問闐如，蟲聲滿庭，鼠跡盈案，歷此況味，祇自傷矣！然後戢翼長征，浩然不顧，知韜者當爲痛哭流涕而不置也。羈縲旅窗，孤惶弔影，夜闌夢醒，淚痕常溼枕角；每念先君子輒摧腸裂胃，死而椎牛，誠不如生而菽水也；人子之職，未嘗一日稍盡。況茲者丙舍未築，尙以華屋作山邱，更增悽惻！舊冢僻在澗邨，臨水背田，地步殊狹；且上無數株之樹，旁無徑丈之籬，叢雜荒蕪，幾至不治。意欲舍此一區，更占墨食，而公私逋逼，因循至今。

臘底歸舍，忽忽杯酒，未獲與足下略訴衷曲。繼又放權來斯，黯然執別，卜宅城闈，原非得已；以骨肉之相離，而侍奉之多缺也。雲樹蒼茫，時日閒隔，側身滄海，喟焉自傷，欲求如足下不可得耳。

足下擁油素四尺，據南面百城，慨慕賢豪，進退今古；以此蔑世俗，傲王侯，無媿矣！嗚呼！天地生才不數，處世亦不苟，韜常以爲然；及至今日，有不敢盡信者。韜

年十九已事博涉，才雖不逮古人，而風雨一編，靡閒晨夕，不可謂非劬書媚學者。初不料時命之不偶，而淪落於無知之俗也。事至於此，誠爲已矣！豈復能嚶嚶然詡名尙品，炫智矜奇哉？雖有殊才異能，橫出儔類，亦不足觀也已。

刪訂文字，皆係所主裁斷，韜雖秉筆，僅觀厥成。彼邦人士，拘文牽義，其詞詰曲鄙俚，即使尼山復生，亦不能加以筆削。其所任用，雖皆亡命，非士著者，然豈無沈落光耀之士，隱淪其中？

邇來韜蹤晦跡，久不談詩；惟是結習未忘，閒情偶寄，或攜朋小飲，或招友劇譚，佯狂乎市塵之上，溷辱於沽屠之間；要不過馳騁於懽場酒地，消閒於甌茗鑪香，醫劉伶之癖，補陸羽之經，爲愁城中特闢生趣而已。略明吾懷，惟垂察焉！道體幸自珍重，眷好安聚，無他祝。倘有便羽，更冀良訊，毋寂寂也。

與友人

往者不佞偕友人登馬鞍山，御風而行，遙見落日深處，寺門不掩，山之南，荒祠半圯，疎林一角；時正九月之望，空山葉滿，鐘聲帶秋，山不甚高，石逕紆折，有一抱玉洞，圍以石欄，人不能入，中有古佛，色相莊嚴。寺僧頗好客，款留啜茗，四壁都爲遊者惡詩所疥，寺僧爲拂拭佛閣積塵，指一箋素謂予曰：「此詩當佳。」卽視之，乃覺阿上人作也。因以日暮忽忽下嶺。今茲僻處海濱，無山可登，屐齒不折久矣。生年酷具遊癖，頗與足下有同好；安得幾兩蠟屐，踏遍天下名山也。

與楊三醒述

別來二月，景物已非，溪柳盡絲，岸花如錦，溫風闌雨，芳事正濃；短窗前一株鴨腳桃，不知曾著花否？嘿居幽寂，渺然寡歡，大痛未夷，中心愴惻；卽有所作，無非愁音，輟筆以思，汎瀾盈袖。僻處城北，絕少畸人，帖經而外，置不復道。所居三椽，聊以容膝，老屋多隙，時來黃沙，小窗不明，罕覩白日。冠蓋而過者，未投一刺，襜褕而

至者誰擅清談？

迴憶曩者，夜永燈涼，論文前席，此時已渺不復得；離聚無常，悲愉易狀，而論者猶謂附腥慕羶，兼金可致，蒙污韞垢，故轍頓移。物議沸騰，難以置喙。

此閒商旅鬻至，貨物踊貴，寸椽斗室，月糜萬錢，加以洊更多故，心力耗盡，賣文所入，莫供所需，以原憲爲多財，呼黔婁作豪士，舉世悠悠，亦姑聽之而已。紅蓼花開，碧梧葉落，韜如不歸，足下可來，瀛壖一隅，雖乏山林幽勝，而琴樓絃閣，棟接臺連，亦足瀏覽怡情，登臨豁目也。煙波百里，雲樹萬重，手書尺一，珍重無既！

與楊也峻五丈

天下之所最傷心者，與骨肉長別之後，復有小別。先生解維之夕，雨橫風顛，韜之心魂，隨先生以俱去矣。靈樁返里，定已宵闌，埋香瘞玉，痛何可言！摒擋壹是，惟先生是賴！韜羈雌異地，筆耕硯澆，凜涼飈之刺骨，感秋思之縈懷；熒熒子立，無

可告語。刻猶母子相依，可以自慰。倘初冬北堂返櫳，其岑寂更爲何如？旅燈如豆，影隻形單，旣悲逝者，行自傷也。

憶昔歡場酒地，日就徵逐，慷慨悲歌，適成讖語，迄今已久不見此樂矣！而所遇又若此。詩能窮人，是邪非邪？諒先生必有以教我，使進於道，俾可舒其莫名之悲，而勉以自守之學；非然者，遁跡空山，逃禪野寺，亦足以懺除惡緒，欲作莊子之寡情，偏惹荀郎之多恨，愁悰震蕩，幽景荒涼，其將何以自解也？秋風淒厲，伏惟珍重！旣。

與醒逋內兄

積雨未止，泥潦載塗，爾時楫師，競催解纜；足下亦黯然遽別矣！引領企望，江上風帆，歷歷在目，爲隕涕者久之！屏跡異鄉，塊然無偶，卜築三椽，欲與細君偕隱，不料又更斯變，天之厄余甚矣！亦余之有以累細君也。追念疇曩，歡好依依如昨，

西風窗畔，良夜自淒，銀燭欲施，空幃寂颺，身當其境，誰能遣此？嗟乎！韜也！窮愁日甚，犢鼻已灰，牛衣罷泣，致使細君中道棄捐，彈琴絃而傷別鵠，折釵股而痛分鸞，每念及之，心脾淒惻，欲作數詩，聊寄哀思，執筆嗚咽，不能成語。人已云亡，豈復有心情矜才鬥豔，而爲綺靡之詞哉？庾信之哀，江淹之恨，引而伸之，亦莫能窮。天高地迥，俯仰多感，躡足斂眉，悼惜弗置。秋深木落，時焉疚懷，小病初起，強飯自寬。輒陳手翰以寫愁悵，燈昏酒醒閱之，應一慟也！

再與醒逋

夜潮未生，暮雨正急，暫一解維，西風又起。當此癡雲滿天，殘月無色，不識泊舟何處？水國寒深，曾著木棉否？側身西望，憂從中來，寄身塵中，不過二十三載，而不如意事接踵，以至期年之閒，蓋棺者再；莊生雖達，不能著齊物之論也！自此以後，看花載酒，俱屬無繆，惟是閉門枯坐，諷佛誦經，以澄心見志而已！足下以爲何

如？

與所親楊丈

風雨瀟瀟，揚帆遠去，與君別後，益復無聊，高堂年老，髮垂垂白矣！剪焉孩穉，呱呱以泣，覩斯景者，能弗慘傷？獨居異地，顧影自憐，誰可告語？誰爲慰藉？死者已矣！生者何堪！九原如可作也，何惜以郭璞生花筆易之邪？才人薄命，烈士多窮，焉用文詞自取戾乎？行將披髮入山，長與世絕，采藥茹果，以終其身。不然，詎諧詭倂，馳騁於花天酒國中，效東方曼倩其人。否則枕經藉史，肆志書城，雖貧若長卿，寒如萊蕪，泊然也。

夫文能傷命，情易生愁，岸楓著紅，籬菊鬥紫，一尊濁酒，持奠細君，短榻香銷，閑窗塵網，刻骨相思，豈有了境？返魂乏術，永無見期。嗟乎！雲樹依依，鄉關渺渺，側身孤寄，感喟何多！以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儒者弗取，乃羈縻於此，曠歲累月，迴

憶疇曩，潛焉出涕。昔仲由負米，雖遠弗辭；毛義捧檄，雖屈無媿；然皆不致辱身。以彼絜此，實自慙焉！西風戒寒，木葉微脫，珍重裝棉尺書以報。

奉顧滌菴師

雨雪載塗，忽忽揖別，背春涉冬，彈指閒耳。雲樹蒼茫，莫能觀止，我懷如何，不可說也！憶昔翦燈射覆，鬥酒聯吟，渺若隔世。嘿處海濱，側身孤寄，諸故歡久絕聞。問中秋卜築三楹，絜細君偕來斯土，原欲得家庭團聚之樂，而慰旅人寂寞也。不料至未十日，遽更斯變。辱在異鄉，扶持問視者絕少，稱藥量水，惟恃一人，圓月弗常，空花易萎，吁可悲已！

邇來遨遊於書城酒國中，日夕以淚痕洗面，舉天下之樂事，無足以破愁者。一燈對啼，萬籟全集，雖至無情，要難堪此。嗚呼！噩夢無端，豈因藥誤？夙緣有限，生帶愁來。向冒不韙之名，遁跡於斯者，蓋欲以謀升斗，以上奉高堂，下撫弱息耳。而

今所遇又若此，羈縻異地，祇傷親心。行將改絃息轍，槁餓窮鄉，離腥羶之惡壤，守泉石之素志，慕天隨之不仕，學瑯琊之弗娶，釣水採林，供甘旨於堂上；操鉛握槩，留著述於人閒。閱境多難，性靈殊惻，私衷覩縷，其何於罄！

寄周丈侶梅

不相見者，二十閱月矣。春時海棠初開，放櫂旋里，僅以尺一之書相往復，吳淞一曲，煙雨淒迷。嗣後重掛征帆，忽忽遠去，又不得與長者一見。西風已起，故園黃花又開矣！舍弟從里門來，極道吾丈拳拳之意。嗟乎！遯跡海濱，真如匏繫，駑駘下材，無志騰驥，祇增伏櫪之悲耳！

桐葉已落，槐花正黃，見人家泥金徧貼，功名之念，未嘗不稍動於中；酒酣耳熱，時復潛焉自訕，同學少年，亦多不賤，彼此相形，益覺淚下羈縻於此，勢非得已。滬城斗大，絕無可與語者，安能鬱鬱久居此哉？吹齊市之竽，自慙濫廁；彈田門之

鍊，何日歸來？故鄉可樂，易轍何時？吾里中尚有皋伯通乎？爲之賃春，亦所欣慕焉！

與殷夢生上舍

不見仲文，月十圓矣。遠樹在望，孤雁不回，末由執訊。春杪旋里，墜歡再拾，承足下供寒具，澹清茗，娓娓劇談，深情如昨。兼讀吉溪十詩，寫景幽深，言情靡曼。足下伏而不出，怡情水石，肆志縹緲，遠擬天隨，近方竹素，將見地以詩傳，詩以人傳矣。

竭來寒梅已放，魯酒獨傾，別無所懷，堪以破寂。所與交接者，則皆高談性命，藐視風騷。閒有一二文士，又若劉季緒一流，好妄詆人作，廁身其閒，殊覺齟齬不入。數載屏居，筆耕以供甘旨，人方謂以瘦人而居肥地，必有贏餘，殊不知海濱米貴，居大不易。雖長卿賣賦，歲得二百餘金，而書籍數種，漸以易米，敝裘綈袍，盡質長生庫中，允堪齒冷，無足涎流。

韜精神不逮潘黃門，哀痛有逾庾子山。境遇難比馮敬通，情緒略如荀奉倩；
繩牀經案，祇覺神傷！既棖觸於昔愁，復淒涼於佳夢！芳草天涯，不堪在意，世豈有
蘇蕙左芬乎？絕代嬋娟，同歸黃土，興言及此，能勿黯然？年齒日增，心緒愈亂，詞賦
詩章，久已束諸高閣；曩所著述，盡飽蠹魚，不欲流落世閒。爲人糊窗覆瓿也。

積習未忘，好名之心尙在，寒蛩枯蟬，時復一呻。第不甘汶汶以沒世，何時棲
遲名山，搆老屋四五椽，種修竹數百竿，伏項咕畢，與世無忤。況吾友楊君莘圃，嘗
有結廬西湖之想，倘使他年得與偕隱，攷訂墳典，商榷古今，仰屋著書，並有所表
見，未始非寒儒之退步，詩人之遐軌也。志雖如茲，事難逆料，足下亦有同心乎？請
以斯言，卽爲息壤。

與醒逋

話別非一日矣！自春徂冬，僅以尺書問訊，寒夜坐愁，殘燈欲爇，每一念及，輒

復黯然足下移研吉溪，與萼生上舍晨夕聚首，彼唱此和，所得當裒然成集，不獨消憂破寂已也。

韜挈家遯跡，卜宅海濱，上奉高堂，下教弱弟，阿莒五歲，解覓棗栗，每顧之而泫然流涕。臺芳早謝，墓草垂青，數載歡娛，真如一場短夢。邇來閉置旅窗，益復無俚，花晨月夕，未嘗不憶曩時翦燈聯句，鬥酒藏鉤，此境不可多得耳。嗟乎！悠悠斯世，難索解人，惟是隱耀含光，聊遠塵俗。

韜少時嶄然露頭角，謂不僅以空文自見；今汶汶沒沒五六年，世緣擾之，才亦退矣！何時彈鋏歸來，與足下讀書於吳淞之側，追蹤皮陸，並軌千秋？中心惓惓，竊慕乎此！足下亦有意乎？

上江翼雲明經師

韜頓首：韜吳下諸生，而甫里之逋客也。傭書滬上，四換蟀鷓，垂翅之鵬，不能

奮飛；伏櫪之馬，已無遠志。今春友人書來，規韜致力時文，以圖進取；且高堂屬望，殊殷，不得不以舉業自勵，弗羨介推辭祿，偕母而隱；竊喜毛義捧檄，爲親而屈。

繼因叶笙潘君爲介，得識荊州元亭問字，敢比侯芭，藜閣劬書，遠慙劉向。辱承不棄，置諸絳帷，馬融絲竹，旣得耳聆，毛萇經義，更蒙指授，自可辟咩承教，而學問從此進矣。

然韜簡懶習成，頗同叔夜，幼耽典籍，愧作詭癡！長學詩詞，慙非妍手；至於帖經一道，素非所嗜，焚棄筆硯，已閱五載。況以遭家不造，憂患沓來，深愧太邱兩子，不能刳股以和羹；終傷方朔細君，弗及齊眉而舉案；屢丁轍軻，遂汨性靈。

竊思韜當茂齡，自負奇傑，原非痼癖山林，膏肓泉石；乃劉蕡被放，羅隱不逢；燕頤之相終虛，馬齒之年已長；聲譽不彰，才華頓退；旣無知者，祇自傷矣！薄遊於此，初非得已。歌無魚於館舍，欲賦歸來；嘆羈鳥於樊籠，急思颺去。每有感唱，托諸篇章。

邇來貧逃酒國，愁寄書城；頻搜蠹篋，屢歎無衣；典盡金釵，不因貰酒。寒士之苦，誰還相諒？若吾夫子擅邊韶之淵洽，夙號經笥，具李善之淹通，允稱書籠，扶輪文囿，騰吹藝林，海陬物望，咸推江氏矣！夫役心寵榮，不能一第，努力著述，自有千秋，韜之所慕，如斯而已！非敢放言，聊以素所蓄積，直陳函丈，倘肯憫其愚，更進而教，其不逮也，則幸甚！

與錢蓮谿茂才

一昨江樓對酌，娓娓情深；訪豔河橋，迄無所遇，踟躕四顧，惘然久之。所云春紅校書，早墮平康，頗嫻翰墨，煙花小劫，了此夙慧，良用喟然！顧韜之寄托，別有深於此者。少時竊慕文君之爲人，風流放誕，又喜其從長卿爲能得所天也；雖踰越繩檢而獨具巨眼，是以不揜其爲千古佳話也。

邇年來於花國中，壹志訪求，少所屬意；結緣邂逅，不乏良材，按格品評，竟罕

殊質；閒有秉潔懷芳之淑媛，則又淪落自嗟，適非其偶，大都銅臭熏人，故青衿失色耳。足下亟稱方氏淑貞二女史，可爲葺城翹楚，芳齡已長，待字十年，其志不可謂無所屬也。韜悼亡新賦，玉骨未寒，何忍遽言此哉？旣爲齊大非偶，又值故劍依依，屬在同心，庶幾鑒諸！

寄顧滌盦明經師

西風判袂。北港掛帆，曾幾何時？忽忽歲盡；駒光易邁，馬齒徒增，殊令人輒喚奈何！邇來瞻企之勞，寸陰若歲，獨居異地，觸緒感懷。江上梅花，誰傳別意？鄰家爆竹，徒愴客衷！回憶細君團聚者，不過三載，有奇琴絃乍歇，暮草垂青，遺掛空懸，墮釵猶在！黃門述哀，無此奇痛；蘭成嘆逝，祇益傷心。幽怨填膺，抑鬱誰訴？夫子其何以教我？

韜所著述，略有數種，要不足供世覆瓿之用，遯跡海濱，見聞日隘；詞章之學，

久已棄捐。況燕巢於幕，雉罹於羅，可爲惴惴！吾夫子誼切友生，情深師弟，倘能爲韜畫一萬全之策，使自拔於泥塗，幸甚幸甚！臨風悵惘，輟筆沈瀾，無任瞻依，伏祈自愛！

寄曹禮卿上舍

小桃開後，始旋里門。蒙君留讌，重拾墜歡，韋廚食品，別饒風味；得君家一飯，至今猶甘香盈頰也。艤舟申浦，仍覓舊枝，花放月圓，懷思綦切。當時潑酒沾襟，哦詩題壁，可爲詞壇中一段佳話。令妹少芬女士，作有白桃花詩，情韻纏綿，不媿作者，吾里中多一不櫛才人矣！顧媛慧英，亦嫺吟咏，盈盈競秀，女子多才，未必讓柳絮風流爲獨步也。韜也幽恨茫茫，百端交集，真卿乞脯，義山無題，兼而有之。埋香葬玉，墓草垂青，觸撥冰絃，柔腸欲裂；一種芬芳悱惻之懷，無從抒寫。花晨月夕，黯然自傷！猶憶曩時與足下讀書畏人小築，咕畢之餘，縱譚一切，嘗言：「白頭偕老，

是庸福非豔福也。美人百歲，亦一鳩盤之醜婦耳！必也蘭摧玉折，斯情益深。語雖不經，然足下首肯以爲創論，詎意昔日之譏言，竟作今茲之讖語哉！細君夢蘅，容雖中人，而嫺靜寡語，有大家風焉。倘其潤以文藻，卽不能方軌前秀，亦可與芬蕙比肩；何圖墜雨輕塵，與落花俱謝邪？海上諸友，勸韜權納小星，以替明月。韜以爲名姝才士，曠古難并，欲得佳婦，非數生修不能。況彼造物刻意顛倒，故留缺陷，生平常爲恨事，世豈有霍小玉馮小青其人乎？苟屬非偶，轆琴不彈可耳。吳淞渺瀰，雲樹旒靄，相思不見，我勞如何？伏爲強飯，珍重不一。

寄所親楊茂才

辛歲返轅，墜歡重拾，銜杯翦燭，喜樂無量。一別曠歲，思子爲勞。遞中猥辱手書，略悉近況。籬角黃花，已兩度開；當頭明月，又廿回圓。願見子懷，殆不可任！頃里中人來絮談瑣事，歲月雖更，風景如昨；天高氣爽，涼風生悲；筓角互動，李陵聞之。

愴懷；菀鱸已肥，張翰因而寄興。念舊懷歸，昔人難免，九秋行盡，思將挂帆旋里。故人團聚之樂，勝於浮榮百倍。僻處海陬，閉門訟過。此心幾如死灰槁木，故鄉可樂，長鋏徒彈，新壘未成，一枝莫借。此閒校理之役，已將歲事，去留尙不可知。今茲賣文所入，歲得二百金，尙且以布衾質錢，金釵貰酒；倘一旦歸來，更將何以爲計？念之真堪墮淚！

足下葆素含貞，五年伏處，所儲無十日米，得味惟一囊書；且又陶然自怡，弗改所志，不躁進以干譽，不趨炎以弋名，蒔杞種菊，中藥養神，繞樹巡欄，小詩適性，皮陸風流，復見於茲矣。

韜自悼亡以來，輒欲焚研，生花之筆，已還郭璞；是以庾信雖哀，難續傷心之賦；荀郎多恨，未裁刻意之詞。青琴已斷，玄絃獨張，月夕花晨，徒增悽愴。空作朝飛之操，慣嘗獨睡之丸。每值身心稍愜，寒暑得中，尋花覓絮。閒作綺遊，北里東牆，無所遇。有寶兒者，迹非青樓，閒與士流往還，酒罷茶餘，偶然一詣，特未知詞翰，弗

克供捧硯役也。

足下以繼娶爲言，事非不可，但齊大固屬非偶，而伯鸞則先宜擇對，他年作陸通之歸老，如無德耀之相偕，何以爲隱士光哉？若其孤山處士，對梅花而孤眠，摩詰老人，御繩牀而坐老，高節清風，非余所及。韜竊以爲詩書之秀，難降貧家，而淑慎之姿，要推名族，必也四德麤識之無，中廚能諳井臼。庶幾紙閣蘆簾，不致書籤之顛倒，機聲燈影，長隨夜讀以高低；未必非雅人所慕，清致可風也。不識將來此志能終成否，付之一笑而已！

與錢布衣

昨宵話舊酒樓，深情若揭；劉伶轟飲，康駢劇談，不是過也。白家老嫗，亦能解詩，通尺素於微波，得彼姝之芳訊，陡覺蓬島之非遙，桃源之許問矣。除夕可到我家守歲，圍爐共話，興當不淺。孫君秋棠，更望拉之同來，庶不寂寞耳。

寄顧滌菴師

海上鴻歸，惠我手書，并淚海集一卷；臨風雜誦，亦不自知淚之何從也！嗚呼！
蟬叔竟死邪？始而涪水人來，倡言及此，猶以爲傳聞之誤；今則訛讖凶詞，自夫子
而至矣。嶄然頭角，天促其齡，不知夫子何以自解？歲事將闌，百端叢集，欲作一詩
以哭蟬叔，而鮫眼已枯，欲哭而不成聲，故欲作而猶未果也。除歲夕，當登九成臺
上，東望歔歔，煙波浩淼，爲蟬叔一大哭，淚竭詩成，而韜亦從此返矣。

夫蟬叔以夙慧而殤，韜亦以小有才，至於此極，有同悲焉！然蟬叔雖死，或可
重生，與夫子再結父子緣；如橫山故事，未可知也。卽或不然，夫子刊此集傳世，使
天下之人，共傷蟬叔早殞，則蟬叔亦可不死。若韜者先君卽世，臺芳又殞，作客三
年，親懿閒隔，老母弱弟，棲棲海濱，正不知何時可歸？是更不逮蟬叔遠矣；況吾夫
子學道有成，樂善不倦，必非無子者，雖鳳雖天，石麟再降，亦意中事耳。卜之於天，

卽卜之於夫子，曷敢以無稽之詞，強爲慰籍哉？燈寒漏永，紙盡而止。

與李壬叔茂才

昨夕桂山枉過，納涼閒話，清風颯至，蕩我襟靈。桂山特索西書，弟敬傾筐倒篋而贈之。去後淪茗翦燈，展書排悶，忽憶昨過足下寓齋，足下炫以魯壺，弟豔羨之心勃生，鄙吝之態頓起，夫請帶求劍，儉人之所爲，亦俗士之所笑，弟固非其人也。日前板橋之畔，共吃鱗魚，餘芳尙留齒頰，豈敢再生妄想？然竊自揆，弟待桂山，不謂不腆，諒不徒以肥肉大酒，供我醉飽已也。

桂山言將來當饋我以鼠鬚筆，貽我以鵲尾杯，豔詞徒費，虛願難償，弟不禁一笑置之。弟近患咯血症，子雲吐胃，長吉嘔肝，病日深，壽弗長矣。或者一陌紙錢，酬之夜臺，反足爲實在功德；否則舍近而圖遠，徒令人心痒耳。足下久知此中曲折，決不訾弟爲阿戎一流人；夫投桃報李，朋友之常，故紵衣縞帶，物雖小而情通；

弟豈真欲桂山饋物，不過聊以諱之耳。

弟昔承足下命，卽有以報，弟固不敢居功，然亦不任受誑；食言而肥，不如食蛙而瘦，乞假囊中記事珠，令桂山一捫索之可乎？宵來缺月娟娟，北窗靜坐，藉養沈疴，倘能來作清談，敬當埽逕以俟。

寄孫秋棠茂才

別來半載，疊枉手翰，帶水莫杭，遠鴻未翔，裁答時疎，衷情紆軫。凌价來滬，卽作報章，亮邀洞鑒。尊裘一領，已在雲霄，反覆此案，終成疑竇。徐僕所贖典閣之衣，俱在余舍，少雲沒後，卽轉徙他所，其中不無首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未必彼心如我心，足下默喻可已。

正月元日，官軍克復滬城，流離之眾，復覩昇平。是夕也，賊蹤潛遁，官軍繼入，燒而後走，是其下策，粵首劉逆，幸卽駢誅，斬馘餘黨，不可勝計，人心至是，始得一

快。惜乎西園花木，已成墟莽；東里繁華，變爲瓦礫；世事滄桑，曷禁浩歎？卽足下舊時庭榭，亦付劫灰，有心人聞之，應爲心酸淚落。迴首昔游，徒增悵觸！懽場酒地，曾幾何時？不堪復問！

惟是巖疆雖奠，而黎庶孔艱，或家室仳離，或棟宇焚燬，破巢之下，幾無完卵；集哀鴻於澤中，驅猛虎於邑外，剿撫兼施，在在胥關擘畫，一切善後事宜，非大才人不能猝辦；足下可有訐謔，以蘇此困？若僕者飄泊天涯，有同王仲宣；衰遲門戶，有如任彥昇；買田之願，卜鄰之想，至今未遂，應爲足下所笑。

我家甫里爲陸天隨所隱處，僕嫌其近市，不能避世，未若荒邨僻處，芟茅作簷，剝竹成屋，持玉壺以買春，駕扁舟而捉月；與漁夫樵子，耕童牧豎相往還。煙迷雲遠，林密水深，有呼予爲老農者乎！則諾。悠悠此心，未知何日能成偕隱？惟足下故敢奉告。僕今年頗欲留意詩詞，劍人、壬叔、梅伯咸在此閒，不憂獨唱無和；足下東皋農事之暇，定耽硯筆，遙相贈答，亦可排悶遣愁。倘有南來之雁，幸惠好音，無

寂寞也！

寄曹竹安茂才

話別十閱月，未寄隻字，疏懶之狀，以此概見。臘底旋里，留家僅兩日；倉卒解維，不及一面，紆軫之情，難以言述。弟遭家多故，骨肉淪喪，眷念吾族，涕泗滂沱。竹筠老病，纏綿已久，其死猶可測料。端甫正在壯年，尙望其克紹前業，爲先人兆，何亦遽爾奄忽從乃父於九京邪？聞信駭悼，爲位而哭，弔彼夜臺，汶汶漠漠，延頸以望，川塗迴隔，拊膺而吁，冥冥異途，嗚呼！端甫媚齡廿七，竟爾殂逝，有母已老，白髮飄騷；有妻方艾，青燈黯慘；強榦已折，枯枝詎榮？王氏之衰，於斯而極！

先君之墓，僻在澗村，遠客海陬，缺於祭掃，春閒必增坏土，始可無患。新阡雖築，馬鬣未歸，深爲疚懷！鹿城應試，未識可有定期？弟於桃花放後，當拏舟至家，復與故鄉戚友，一聚闊懷，兼吐私臆。

弟近抱幽憂之疾，離怨填胸，遇物槎觸，庾蘭成無茲哀痛，江文通遜此悲淒，慕長卿之才，守尾生之信，每念是事，輒欲忘生。非真土苴周孔，蔑棄禮法，側聞情至者聖人不禁，義重者烈士所難。足下於此中素有閱歷，自必領略於言外。如能使明月不缺，散沙再擲，不啻生死而骨肉，嗟乎！癡念雖灰，深情未死，尙望足下終始玉成，則身受者淪肌，感恩者頽首。二百里外不能覲止，輒寫往翰，略陳鄙意，惟垂察之！

寄孫笠舫茂才

韜白：寄跡海壖，綿歷歲序，倦遊之翮，凌風不翔。自遭喪亂，裹足不出，日與異類爲伍，暇惟飽食而眠，甕無濁酒，叩門而沽，篋無異書，仰屋何益？年齒日增，歲月云邁。昨已入春，餘寒猶厲，室本近郊，狂飈撼屋，枯條爲摧，林木怒號，夜半夢醒，倚枕而聽，燈寒漏靜，淒戾萬狀。鄉里親懿，尺素久絕，老母無恙，差以自慰。

然惡讖凶詞，一月沓至。竹筠老病，以至奄忽。端甫壯年，竟復短折，言念吾宗，既弱一個，桐枝又枯，隕其長條。惠連不來，時而入夢。阿咸長別，誰與清談？骨肉衰逝，門戶零替，此一痛也！先君殂謝，以華屋作山邱者，幾越六稔。舊歲丙舍龕築，坏土始建，結槿爲籬，短不及肩；植松於旁，長纔盈尺。思欲徙家近冢，爲就耕之計，而此處瘠田，無異耕石。

因念足下曾有偕隱之言，酒闌燈爍，私謂予曰：先蓄買山之錢，早遂卜鄰之約。而今東歸無日，西望徒勞，竊自悲已。伊吾始願，志在歸耕；誰則同心？惟有足下，當復築五畝之廬，買兩頃之田，鳥語怡魂，山光悅性；酒飲鄰叟，詩教牧童；蒔竹滿園，劬筍爲脯；種魚盈池，選鱗作膾；蔬果供客，可以謀醉；雞豚養親，可以承歡。東皋農事之暇，或櫂扁舟，茶爐酒醞，載以自隨。依樹而宿，尋花而語，有得則書，倦則隱几，以此沒齒，聊以云達。身後之名，安問千秋？生前之樂，惟有一醉；辱同嗜好，故以爲言。勉力加餐，無墮宿約。韜白。

寄顧滌盒師

松軒歸里，曾肅寸箋，與梅伯畫扇並呈，亮邀清覽。夫已氏爲人，卑鄙齷齪，不足與談，畫筆惡劣異常，人與錢則作鶯鶯笑，否則睫毛三寸長，斷斷然與人爭。人苦不自知耳，具此庸品庸畫，望有噉飯處，難矣！當束之高閣，至無目世界時，再出可也。

炎暍肆威，赤日當空，如張火傘；嵇生性懶，益復裹足不出。猶幸東園咫尺，尙堪道暑，花木陰翳，泉木潑洄，時與梅伯、于叔、劍人、春水諸君攜酒賦詩，留連其閒。旅窗得此，藉破岑寂。近作消暑集，新詩如束筍，梅伯更有雲霞二仙爲心賞，一雙解語花，雖與十斛招涼珠不易也。夜燈可近，率作此紙，冀作我師一劑清涼散，何如？

與曹潞齋茂才

同客西館，衡宇相望，不能數數奉教。殊自愧也！蕭齋中涼氣拂拂，頗可靜坐，一聲蟬響，萬慮都寂，此佳境也。足下前有清恙，懶於趨問，罪甚歉甚！此時定已痊可，能作廉將軍健飯否？午後得暇，當過高軒，晚涼散步，亦足以漱滌塵襟。偶或興發，則至邨店痛飲，茅柴酒亦頗不惡；所作羹湯，尙堪下箸；趁此迎秋，再作嘉會，母使雨耕在粵，笑我寂寞也。星垣下榻尊齋，翦燈對坐，淪茗劇談，庾公興當不淺。弟處報金一事，乞代索取，供饘粥外，尙可作遨頭一日費也。素性落拓，阿堵物到手輒盡，又好散率，不喜竿牘，寧向典庫質錢，不願於他人手討生活，星垣略知鄙意，用敢布其區區。

與孫惕菴茂才

自耳盛名，已非一日。同居里閭，不能執經問字，載酒談奇，殊自愧也！韜自二十歲卽棄諸生而不爲，留意詩古文詞，稍有所得，然未敢出以示人。中閒飢復驅

我，丐食海濱，七年於茲，未見一士，出城入城，但聞浩浩雅雀聲耳；以是閉戶日多，罕與人通。曩者令弟秋棠在滬，日與之游，問柳尋花，銜杯煑茗，殆無虛晷。嗣後紅巾竊起，秋翁亦歸耕故鄉，一片繁華，鞠爲茂草，珠簾碧瓦，蕩作飛灰，無復問此中人矣。逐臭已久，益覺寡味，所賴與梅伯、壬叔、劍人諸故交，詩酒留連，稍破寥寂。

今月下旬，忽得手書，欣然色喜，如奉九天玉詔！書中獎譽過分，神沮色慙！猥以薄植菲材，何堪爲大匠賞識哉？承索拙著，但此餽窗覆瓿之物，亦復何用？徒供噴飯耳。此邦人士，躡等而進，纔知字義，已矜著述，秉筆者半屬落魄商賈，餽釘末學，欲求其通，是亦難矣！

足下云欲來此一游，不識何時可來？容當下榻翦燈，共作西窗雅話；夜涼人靜，燈火青熒，敲枕相對，時於此閒得少佳趣。世上庸夫俗子，終日碌碌，至夜酣眠，安識此樂？足下雅人，諒有同心。倘有便鴻，更冀良訊！

一昨奉示手畢，推獎逾分，愧何敢當？猶憶丙午中秋，應試白門，於矮屋閒，得見一面，其時足下翦燈安枕，作煙雲供養計，忽忽未及快譚。今此話已荏苒十年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恃，中年哀樂，最易侵人。韜托跡海陬，爲謀升斗計，以上奉高堂色笑，初非不得已，諒知我者必能鑒我。

令弟秋棠已作老農，儘可避世逃愁，青鞋布襪，雨笠煙簑，無世俗齷齪態，亦復佳耳！足下小住茸城，已歷數年，想所交必多知名士，如嘯山、筱峯、公壽、約軒輩，可與往還否？西風已起，故園黃花又開矣。想足下持螯對酒，定有一番高詠，決不爲催租者敗興也。

此閒無可與語者，安能鬱鬱久居？行將買田歸耕，從令弟於邨莊，作近世之沮溺；特惜蘆簾紙閣之閒，不能著個孟光耳！癡願難償，俟諸他日。

與楊墨林太守

日來疲於奔命，體中不懌；值此炎熇如蒸，烈日當空，若張赤蓋，恐不能如襪。臧子觸暑往還，再詣旅窗，翦燈夜話也。薤菜一槃，聊以貽贈，是非肥甘，不足當屠門之大嚼，惟差可領略異鄉風味耳。爲物薄，用情厚，竊比宋人獻芹之意。

韜家貧親老，欲爲祿仕，苦無汲引之人；旅食京華，居大不易，況烽煙未靖，道路堪虞。此事尤未易言。吳下近無皋伯通，飢來驅我作海上游，吹竽乞食，蝨我其閒，亦大寂寞。所與交者，皆非通人名士，黃墟酤飲，與屠沽爲伍，海山蒼蒼，海水茫茫，誰可與語？嘿爾而息！

今遇執事，甄拔于儔人之中，特加拂拭，知己之感，浹髓銘肌！本欲賃廡下咫尺地，以作遠隱之計，無如事有所阻，不克相從，詩酒之約，當俟異日。韜于海天一角，覓此鷓鴣之寄，夫豈初心？有田不歸如江水，請執事爲我詠之！

壬叔所貽圍棋二盒，本我家故物，擬欲向執事乞之，未免年少不廉，第青氈爲王子敬所守，前爲壬叔以晶章易去，輒復耿耿；今物歸執事，敢作發棠之請，倘

不呵其貪，持以賜之，則清簟疏簾，自有一番佳趣也。張君南坪，攜來書籍，或留或否，悉聽淵衷裁斷，韜不敢強置一喙，惟有敬俟玉音，服之無斃而已！

執事揚帆有日，相見不遠，不必讀文通小別之賦，請爲吟杜老重游之詩，吳江蒹嫩，淞水蟹肥，黃酒行樂，正在此時，請以斯言卽爲息壤之盟可也。謹祝眠餐！奉報萬一，鷗歌載道，擲筆惘然。

與許壬釜

憶自去年判袂，彈指之閒，歲已一周。景物都非，襟懷益惡，時因西風撼戶，涼月入簾，輒復念我故人。弟於杪秋應試鹿城，閒道旋里，極欲一謁蕭齋，藉談別愫，而留連僅二日，竟無須臾之暇，作鄉愿之過門不入，未識憾我否也？自崑返滬，日抱足疾，藥鑪經卷，獨遣良宵，以致筆墨疏懶，無尺一之書相問訊。

授書西舍，絕無善狀，局促如轅下駒，筆耕所入，未敷所出，平仲之書，漸以易

米；蔡澤之釜，時復生塵；倘非知我者，必以此言爲河漢也。楚氛未靖，杞憂孔大，而東粵又復告變，西事方殷，海疆多故，聞經兵燹之後，穗石繁華，蒼涼瓦礫，珠江風月，慘淡煙波，殊令人爲之浩歎！將來正未知若何了局，此豈肉食者所能遠謀，而草野布衣所私心竊慮者也？

前求椽筆，替花鳥傳神，想良工研鍊，動必十年，抑豈能事不受迫促，已得我家王宰衣鉢邪？倘有南來之雁，覓便馳寄，以慰鄙懷。里中故舊，如劉誦我、陳遜齋、曹桂林輩，皆化爲異物。劉丈素有儉德，今日一杯酒，不能澆墳上土，亦可悲已！陳曹二君，與弟文場角逐，頗以微名爲重，茲者山靈無恙，而暮草將宿，思之不禁腹痛！念逝者之如斯，而知見在之交，得一聚首，亦非易事。莘圃詩愈佳，境愈窮；吾鄉米貴，居大不易；研田之水，安濟涸轍？弟亦愛莫能助，徒呼負負而已。入冬奇暖，諸惟珍重！

呈滌菴明經師

酸齋花木，睽隔經年，鹿城歸來，僅得一見。懷想哲人，如侍函丈；江天相阻，鴻雁未通，竟無隻字奉訊，疎懶庸劣，概可想見。韜拋棄世緣，皈依空門，貝葉禪燈，消遣昕夕，且藉送窮破悶，不復生諸妄想。繙經之暇，頗留意倚聲，讀遺山玉田諸詞，悲憂哀感，悱惻纏綿，繭絲自縛，又墮一重障礙，何必如法秀大師所云：要墮泥犁地獄，然後懺除口業也。

近爲仇家涉訟，以事株連，雖蒙當事剖析，然殊懊惱人意；兼以左足生疽，潰爛數處，如狡兔三窟，以此堦戶不出。茲雖稍痊，然柴門跬步地，須杖而行。醫者云：濕毒爲患，想南吳卑下之地，非有麴窮之呼，不足以禦之也。

海濱人情，亦覺不惡，僑寓八年，頗與相稔，特以鷓居蚊睫，眼孔不大，行年三十，悠悠無成。迴想授書絳帳，一剎那閒耳。前塵昔影，一切都如夢幻！故鄉親戚，絕少以片紙聞問者，甚或以齷齪語相詆；世情如此，益復寂寞，不必參透枯禪，始能打破羅網也。

承委扈庭畫扇，此老尙在滬中，以殘冬晷短，案頭畫債，尙須料理，今年必先了宿逋，明春始能報命。渠云：元旦試筆，當以此爲黃巢開刀樹也。一笑！歲暮囊空，百費蝟集，徒張空拳，輒喚奈何，眞閻浮提中苦惱眾生也。寒夜坐愁，時在折腳鐺邊過活。想吾師紙窗竹屋閒，燈火青熒，另有取樂妙訣，天龍一指，相悟於無言而已。以雪山旋里之便，奉瀆數行，伏維垂鑒！臨楮曷勝瞻戀！

與韓祿卿孝廉

欽遲隆名，匪伊朝夕，承風遙羨，時切溯洄。引領於九峯三泖之閒，曰庶幾惠然肯來乎？去冬文軒至滬，藉挹芳徽，惜以殘臘忽忽，未及暢訴衷曲。然晉接周旋之際，藹然可親，覺和厚溫穆之風，浸淫大宅閒。別後輒思作書，奉訊動止，繼聞公車北上，不果。昨於壬叔處得見手書，知近刻幾何，已將蕝事。天算之學，西人精于中土十倍，幾何又爲算學之淵源。第利氏有繙譯未全之憾，今偉君爲補成之功，

當不在利氏下；足下爲之鋟板傳世，功亦不在徐李下。況足下博雅好古，於格致一端，已窺其奧。凡見測天儀器，不惜重價購求，是以動析物理，窮極毫芒，傾吐之餘，佩服無量！

粵東近事，備載六合叢談中，不日定可奉呈，作荊州下酒物也。餞歲杯盤，定多清興，燈明罨靄，帖寫平安，自然百事如願；以視王戎齷齪態，相去天壤矣！近得五茸逸志二十餘卷，載松郡軼事頗詳，未識此書曾鋟板否？暇當細加校覈，去複刪繁，證以他書，參以勝跡，務使鼉山鰲嶺之閒，可以臥游而得之。倘能付之手民，得償心願，卽當馳寄台端，請如椽之筆，一爲釐正也。

與朱癯卿茂才

鹿城話別，睽隔經年，春樹暮雲，輒勞慨想。比維文祉清嘉，起居住勝，甚善甚善！去歲足疾劇發，經久未瘳，遍謁名醫，皆窮於技。江南之人，固多輭腳病，然不應

如是也。方疾劇時，屏人獨處，藥鑪茗碗，經案繩牀，耿耿良宵，誰爲伴侶？此中況味，有不堪領略者耳！五月上旬，家母舍弟都來申江，特遣一舸，以逆予歸，故鄉風景，又於病中領取；杜門養疴，伊鬱寡懽；日則啓北牖披襟，夜則就東床坦腹；米鹽瑣屑，概置不問，坐臥欠伸，了無一可，只索飽則攤飯，倦則攤書耳！

茲將匝月，尙未克痊，曹丈友石許以用藥有喜，苟如斯語，尙可不作廢人。他日青鞋布襪，逍遙山水閒，亦生平之大幸也！委題焚香讀易圖，海上諸君子佳作林立，以拙詩廁其閒，猶佛頭著糞耳！久病之後，頗思逃禪，易理淵微，最難會悟，總之懺綺情，歸空寂，旨則同也。炎暑方張，小年正永，紙窗明淨，圖史縱橫，時於此閒得少佳趣。聊因便羽，謹附尺書，諸惟珍重，彊飯爲佳。

呈滌齋師

養疴旋里，息影敷門，足音聳然，聞聲色喜。高軒枉過，兩奉教言；輿論敷詞，殊

發深省。坐臥一室中，無異參禪證佛，昕夕諷經，稍自懺悔，足疾已求友石三丈醫治，謂可不日收功；然腫尙未消，毒或內伏，恐將來潰爛決裂，不可收拾。友丈以盧扁之才，療癰疥之疾，當必裕如，何容過慮？所異者，每至月杪則劇發，是中有鬼，與科名作祟，斯言洵不誣矣！

吾師詩藁，邇聞已付手民，不勝欣躍！他日流傳萬本，嘉惠千秋，鈔囊陽播搢之詞者，一時紙貴；不朽之業，良在於斯！病中無可消遣，陳編舊帙，不能使耳目一新，欲乞吾師數十年中所作，一一賜觀，俾於鑪香燈影之間，可以消愁排悶；昔人讀枚乘七發，陳琳一檄，宿疾霍然；吾師之詩入於情者深，其感人也至，敢以爲請！幸毋吾隱！

與補道人

見道人來則歡然，與道人別則悵然，此殆夙根粘滯，於聚散因緣，未能勘破。

也。病中無事，好弄筆墨，亦是一重文字障礙，顧雖好作詩詞，獨不能爲題圖酬應語；蓋此中空洞，不著一物，何得強無爲有也？譬眼內一著金玉屑，便成盲子，惟道人具大智慧，隨感而通，應物不滯，真大自在。癯卿索題焚香讀易圖，蔣李二君，經年未報。雖此種物，百年後爲拉雜摧燒之品，題與不題，等歸諸盡，然見在究不得以一空字了之；道人可代捉刀，一結此公案。佛家最忌打誑語，暫破此戒，何如？

與郁丈泰峰

自患足疾，閉門日多，罕與通人名士相接；性本拙懶，不喜竿牘，故於當世名公鉅卿，不敢妄有攀附，以希獲見顏色。卽長者之門，亦未敢數數進見，懼瀆也。

因病坐廢，頗得留意詩詞，今夏道暑歸里，息影故廬，殊有閒靜之致，嘗自嘲云：半人將作習鑿齒，惡疾幾同盧照鄰，遍謁名醫，皆成束手，阮囊錢盡，剩欲鬻書。不得已重來滬上，作舊生活，幸遇西醫合信，細加療治，漸復痊可。然行二三里，輒

欲小憩，雖難涉遠，不致跛行，亦姑聽之而已。

吾丈爲海濱物望所歸，門無俗客，家有賜書，婚嫁旣畢，米鹽無擾，了向子平之素願，爲宗少文之臥遊，儒林清福，以此爲最近！日讀吾丈所刊宜稼堂叢書中附筭記，備見吾丈讀書得閒，讐校之精，雖近時之盧召弓學士，顧澗濱茂才，皆不逮也。至所刊九章算術數學九章，搜奇采軼，集祕羅珍，繼周髀之古經，探泰西之巧法，誠足以紹述絕學矣。

海昌李君壬叔，當今歷算名手也，見譯幾何原本，以續徐氏未竟之緒，俾成完帙，斯亦海陬之嘉話歟。李君急欲得此二書一覽，吾丈處倘有零印本，祈以見賜。聞吾丈所藏多黃蕘圃瓶花齋中祕籍，此誠希世寶也！暇日當來縱觀，以資眼福。

上顧滌菴師

歲序忽易，景物鼎新；春日昌昌，花本競媚。宿疾頑疴，霍然若失。回憶酸齋揖別，懊惱西風，布帆遠掛，渺爾天涯。寒驛雁至，孤山梅香。屢賁手書，高懷下注。每於燈爓更闌，酒邊愁裏，時一覆展，感激涕零！韜浪跡春申江上，已閱十年，處境愈窮，詩境愈塞；稽生本有懶癖，庾信將結愁癥，猶幸書冊披吟，朋儕酬酢，藉以陶寫襟靈，跌宕風月，尋花問柳，非敢爲豪，亦欲一關生趣，采爲韻事，客慧狂花，藉圓舊果，幺絃脆管，別作新愁。蓋自是迷香洞中，重有王郎跡矣！新詩五什，略見近況。

至於夫子之詩，日供案頭，每於無事時，焚香展卷，如相晤對。偶摘訛字幾則，另繕別紙，想係手民誤刊，并乞再賜數冊，以廣流傳。昌黎及門，固以劉義爲野；元亭奇字，亦惟侯芭敢問。特是韜深有疑者，夫子少以詩名，長而益奮，上追靈芬，平揖秋水，吳江一語，早工五字；秋柳四章，已足千秋。乃是集所登，於己酉年後者爲多，平泉吟社之篇，鷗夢倡酬之什，概從擯棄，寧不可惜？豈以杜陵獻賦以後，詩始可傳，黃門述哀之言，文足自見邪？然斷句零章，付之詩話，亦足以傳，幸卽檢諸敝

籠，賜韜寫作副本，庶使一腔心血，不隨秦火同燬也。

韜足疾已自能行，緩步可五六里許，習鑿齒不憂作半人矣！第海上一枝之寄，年復一年，殊覺寡味；萊蕪生有窮骨，阮籍不名一錢，息轍歸耕，何時可得！少時於蒔花種魚之事，極所心慕。思欲買書五十卷，築屋三四椽，徜徉此中，不作世外想。不謂飢來驅我，此志不果。至今心灰才退，不可鞭策，想彼蒼成就人才，亦有定數也。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時因南風，乞賜良訊！春寒伏祈珍重！

寄應雨耕

一別三年，素心人遠，思念鬱陶，結於寤寐，途遼勢阻，覲面未由，胸中千萬語，非寸楮尺幅所能盡，是以并不寄書。非屬唐棣寡情，木瓜闕饋也。臨風懷想，良用喟然！天末墜歡，渺焉莫拾；不知何日重與足下翦西窗之燭，開北海之尊，前席談心，聯牀話雨，而一罄別來積愫也。猶憶乙卯夏五，足下行有日矣，淒然謂予曰：「

此行不知作何地人。一言之極爲沈痛。臨歧執手，依依有不忍之色；相見恨晚，相離恨遽，豈僅江文通所謂黯然魂銷，爲足下盡此時別況哉？韜來海上，以文字交者，故不乏人；以意氣交者，足下一人耳。十載瀛壖，媿無知己，自得足下，差謂無憾，不料又舍我去矣，何命之窮緣之慳邪！

自君別後，益復無聊，酒闌夢醒，燈爇更殘，忽忽若有所失。丙辰秋閒，以張君至粵之便，曾附一書，不識可作殷洪喬故事否？嗣患足疾，敷門不出，遍謁良醫，罔能奏效，藥餌所費，箱篋一空。跬步之地，不能自主，幾無復有生人之樂。丁巳四月，養疴返里。不遇折肱之良技，將作鑿齒之半人；自分槁餓窮鄉，淪落朽壤，九死餘生，無所冀望；然白髮高堂，紅顏弱婦，皆今生未了之緣也；況復米珠薪桂，家食殊艱，不得已重來滬上，作舊生活，幸遇西醫合信，特出良劑，治此頑疴，數月之後，霍然若失，殆天猶未欲死我歟？

居停麥君，於丙辰八月返國，冬盡得抵倫敦，至僅三日，溘焉而逝，聞信駭悼，

潛然出涕，此海外一知己也！銜悲刻骨，抱痛銘肌，精契所在，存沒無閒，人琴之感，幽顯迥殊。

粵氛不靖，時切殷憂，烽煙滿地，炮火殷天，我良友出入其閒，能勿心悸？想時與章君、區君磨盾賦詩，下馬草檄，蹴劉琨之舞，徒奮雄心；著祖逖之鞭，難舒壯志；時事至此，尙復何言？昔者李陵得當報漢，王猛乃心歸晉，足下所懷，此物此志，定能發抒義憤，宣揚國威。足下在滬時，眷屬久無消息，聞經大水，郵筒不通，此時想俱無恙；當必遷居香海，得家庭團聚之歡，敦琴瑟雍和之好，其樂何如也！

近況無善可述，依人作計，學道無成，稽叔夜疏懶依然，阮嗣宗窮愁如昔，僻處海陬，欲歸不得，家有八口之累，室無半年之餘，種橘武林，難償素志；買田陽羨，徒託空言；卽欲舍此他適，而此閒無可謀者，鬱鬱久居，殊爲寡味，俛俛何往？誰則多情？亦惟付之一嘆而已！

此番公使至滬，滿擬足下同來，乃使節雖臨，而玉音竟渺，因歎友朋聚散因

緣，冥冥之中，皆有定數，不可強也。三月中旬，途遇參贊戚君，翌日往謁，已從公使北行，聞有手翰在章君東耘處，亦未之得。噫嘻！一見之緣，既不可致，而一紙音書，又難得如此，真令想煞人悶煞人也！現在和局大定，新議已成，想粵東不日可以撤兵。公務稍閒，幸賜回示，諸維珍重！

呈江翼雲明經師

一昨偕孫君次公、李君壬叔，竭誠晉謁，道經梅衝，知夫子在輔元堂中，公事旁午，不揣冒昧，毅然入見。豈意化雨所潤，尙及枯井，春風所嘘，弗遺朽木。獲聆訓言，頓發淵悟，彗星之見，所以除舊布新，蓋否極則泰，理或有然。

今者狂寇未梟，捻匪又肆，所過之地，血肉膏於原野，性命等于蟲沙，殘殺之慘，耳目不忍觀聞！上天垂象，或將厚其毒而殲之，未可知也。

邑志之修，誠爲盛舉。然立體必純，務去駁雜，敘事必絜，毋取冗複。措詞必當，

弗尙浮濫，孫可之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難。故所貴有三長之手，如椽之筆也。

韜前著瀛壖雜志，曾經訓正，許爲有裨於世道人心。後以會匪搆亂，奔命俗役，心緒埋塞，筆墨遂廢。今館務之暇，稍加編綴，閒有增損，倘得續成，當繕寫定本，藉呈清誨。不材之木，必待大匠而裁成，躍冶之金，尙賴洪爐之鼓鑄。以夫子掉鞅詞壇，領袖瀛海，問字之車，突過揚子；及門之士，不少劉叉；四方名彥，噬肯來遊；皆願獲見顏色，以爲光寵。今之次公，卽其一也。

次公道不偶今，學爲媚古，遠擬逋翁，近方竹垞，凡有羣書，靡不泝覽，出其緒餘，乃爲詞章。所著始有廬詩十卷，謹塵几席，欲以就繩削，親指授，非敢妄擊布鼓，自珍敝帚。然詩雖小伎，亦見一斑，性情之用真，而學問寓其中焉。次公在滬所往還者，如壬叔彝、李小瀛，皆詩酒交也。已采其所作入同人詞選中，而獨以未識夫子爲憾。昔者子由入都，急謁廬陵，居易作詩，先投顧況；豈僅欲通聲氣，廣名譽哉？蓋以桃李之門，雅流所萃，蘭臭之言，欣賞必真耳。

外呈詞選四冊，意欲鬻去，寄存夫子囊中，定當發篋而售，自可不脛而走矣！次公近將刻同人百家詩選，欲集剗之貲，以付手民，鬻此佐之，亦不得已耳！捨書徙宅，未可笑杜老之窮，冒雪求詩，或不媿灞橋之雅，惟望夫子玉成終始，不標諸門外，所深感也！入冬煦煖，節侯殊乖，崇護維時，詞不宣備。

與賈雲階明經

自我旅此，於今十年，出入城市，初無相識，竊揆行詣，遠遜今賢，不敢與之敷衽接席，抗手論心。自悅野性，尙友古人，百里之長，不通筆札，再命之士，久絕苞苴。雖處氛雜之場，不損淡泊之志，天寒夜永，時復一燈自怡，稍理舊策，奈年月遞增，心緒愈亂，境遇堙塞，才華零腐。犬馬之齒，僅少潘岳三歲；雖二毛未見，而引鏡自照，精不澤膚，氣不充骨，銷鑠之驗，始已見端。況復傭書西舍，賤等賃春，閉置終日，動遇桎梏。學蒙莊之牛呼，爲史遷之馬走，因此曹曹自甘，惘惘不樂，每一念及，行

坐都忘，猶幸海內名流，不加擯棄。昌黎之車，枉道及門。子猷之舟，冒雪維岸。詩酒流連，譚諧閒作。惟此二三朋好，相爲性命，聊以自慰，差勝羈孤。

孫君次公，固樵李之詩人，執騷壇牛耳者也。茲從浙西來，道過三泖九峯閒，見其友張嘯山先生，詢以海陬物望，特舉執事以爲古之風流，今之謹飭士也。其詣則詩文峻絜，其人則肝膽輪囷，蓋海上之首領，早爲雲閒所心折矣！然次公方且以李膺之門，有願莫攀，孺悲之見，無介堪虞；苟貿貿投刺，或將訝其何來，僕僕求知，甚者詆其自貶，而視若今之所謂名士者矣。韜與李君壬叔，獨曰否否，以爲松柏具相悅之性，苔岑有結契之緣，氣加磁引，言同蘭臭，昔孫崧方覓於邠原，休源見訪於顧雲，類皆素蓄欽遲，深其欣矚，是以叔向之於驪蔑，能知其心；季札之於子美，如識其面；兩賢之合，異地之知，可操券而必者也。次公聞言，奮然晉謁，先覩爲快，豈知室邇人遠，望衡徒歡，雲白山深，迴車靡樂，徒切心期，猶虛手握。

夫次公爲學，固非今之名士也，所爲幽拙，大與時闕，顛首頽面，不虧貞素，近

欲刊同人百家詩選，倣南宋江湖羣賢集之例，立體必純，摭言必高，不分朋甲，貴集眾長，搜牢殫其深心，遐訪虛其雅尚，極知執事稿未斷手，書已等身，欲乞所作，以爲弁冕，深憾昭明所選，不登蘭亭，豈有有唐一代，竟遺李杜？復著申江米舫錄，志惟法古，事異獵名，豈僅揚絕學於丹青，務必擯虛聲於朱紫，一材一技，有聞必書，某地某人，按譜可索，是亦詩家表彰之微旨也。

此閒禺筵駢羅，華彝互市，車轂摩擊，金氣熏灼，有心者方且興極盛之思，懷過盈之懼。韜曾撰瀛壖雜志一書，略道其意，僅得二卷，會赭寇搆亂，業遂中輟，然於滬城掌故，略稔一二矣。大抵乾嘉之閒，人才蔚起，學問文章，抗衡宇內。近則驚洲學博，子治明經，亦一時之雋也。左映鼎彝，右陳書畫，契賞必古，精鑿入神；四方都士，停車其門，踵趾相錯。而二君者，皆虛懷若谷，延納拂拭，惟恐弗及，閉門投轄，殆無虛日。是以學盛當時，譽流眾口。今繼起者，舍執事其誰哉？因次公相托之雅，聊布所懷，詞不宣意，伏惟起居萬福！

奉顧滌盦師

暄寒旋易，四序已去其三；歲月不居，百年又少其一。值此嚴霜殺物，萬象皆悲，枯葉隕條，孤懷獨覺，意想所寄，彌淒惻矣！然而舒慘殊時，神交宛如昨日；川陸異境，夢涉不出故園。別雖久而情通，書雖疎而念摯，軫結精誠，曾無隔闕，翦裁比興，半寫幽離。吾鄉江蟹已肥，叢菊猶媚，秫酒正熟，秔稻初登，想與及門諸子，鬥心兵，排筆陣，問奇必答，講藝入微。且復閒情自娛，雅興斯逸，鬪朮采苓，補養生之論，遺榮慕道，作言志之書，其樂何如，定多勝也！

韜胸有秋心，身無媚骨，坐此貧困，已累歲年，少園一里，未邀鄉曲之知；長游四方，罕識諸侯之面。加以文章憎命，科第無名，今茲秋試，欲往未果，將爲仕邪？則不能隨行逐隊，學南郭之濫吹；將欲隱邪？則又爲問舍求田，被北山所騰笑。窮通皆失，左右都非，吁其悲矣！心滋戚矣！

前命以無我相圖，遍徵題詠，此閒人多於海，士集如雲，然皆提三百刺投趾侯門，求一紙書買聲豪族，膏脣拭舌，謬詡名流，說有談空，妄希厚潤，韜心鄙之，以爲得其片詞隻字，適足以汚牘耳！此外非無佳士，而一至旋去，僅傳五字之吟，素乏半面之雅，其有性情相洽臭味無差，久著名篇，能爲佳札，則又皆迴隔樹雲，罕通箋素。以故歷日雖久，而得詩殊稀。韜觀近來題圖之作，絕少可傳，其故因登收太廣，略似外篇，酬應多紛，遂無傑構。

茲有張廣文丁上舍二君之詩，久存韜所，乃臨發書時搜諸祕笈，竟訝靈蹤，檢徧殘書，翻成疑竇，此莊子所以設覆蕉之夢，長康所以有通神之想也。書空咄咄，如何如何！附呈詩窩筆記數葉，雷君約軒所著者，中採巨製，兼及鄙詩，連類並載，不免著糞佛頭，假光生色，可爲附蠅驥尾矣。

韜素有書癖，深愧詭癡，顧家貧力薄，難得善本，異書之借，誰爲荊州？鴻寶之儲，難尋福地。邇時購置稍多，而泛覽罕暇，偶思執筆，晨鐘已催，纔欲繙書，暮窗就

嗔。依簷覓食，不免隨人。嗟乎！購書難，讀書尤不易！儒林清福，誰是修來？名墮神疲，頭顱如許！此所以掩卷而興悲，廢書而生感也！同學諸子，想俱不寂寞；許叔潘郎，必多述撰，或休神家術，或射策金華，並能入砥文章，出交賢彥，鸞鳳高騫，各有飛騰之樂；魚蝦久侶，獨爲江海之人；擲筆洑瀾，何能已已？

與周弢甫比部

申浦西風，布帆遠去，江天在望，思念爲勞。比者陰雨浹旬，重寒襲裘，伏想君子攝養維宜，福履康豫，定多勝也。韜識足下，于今六年，見未嘗銜杯酒接餘歡，別未嘗速一札抒積愆，天下奇士，交臂失之，豈盡頑鈍無知，疏陋自域哉？以韜托跡侏儻，獲罪名教，羞與雅流爲伍，敢廁通人之班？日惟閉置一室，玩愒歲時，每有所作，動遇桎梏，形神俱廢，生趣寂寥。豈復敢仰首伸眉，侈然論天下人才談千秋著述哉？自惟不肖，文章小技，猶且未底於成，學難饜於己心，名不挂於人口，三十之

年，忽焉已至！精神意興，迥非昔時！兼以病足三載，備極輻軻，世味益淡，酬應愈懶。屢欲息影蓬廬，潛心邱素，迫於飢寒，困於衣食，欲罷不能，所懷未遂，良用喟然！

昨于壬叔几案，獲見手書，得稔足下，金閭留滯，延訪維殷；近將稅駕京口，返轅里舍，且言若游鄧尉，願作主人，行李往來，無憂乏困。憶弟去年束裝不果，梅花笑人；今東道無虞，游蹤頓決。命呂安千里之駕，留平原十日之飲，其樂何如也！小異嘗云：其地山水絕勝，可以築廬偕隱；何年擺脫世慮，遂我初衷，置五畝之宅，買半頃之田，葆真養素，共樂邕熙，擷蔬粟以供賓客，潔雞豚以娛慈親，人生得此，亦復何恨？徒托空言，爲可歎耳！西書五種，藉塵惠覽，略布鄙意，多不宣悉。

與孫次公明經

江干判袂，月已兩度圓矣；新詩定如束筍。鄧尉探梅之行，又成虛語；屢屢爽約，不獨山靈騰笑，卽閣下聞之，亦爲齒冷。今年餞臘迎春，殊乏佳致，酒券書逋，積

幾如山，惟少登九成臺上避債耳！寄上餅金，乞代購張鑪一具，寒夜長宵，聊以消遣，酒闌夢醒，茶熟香溫，亦一樂也。閣下吳門之游，未識何日？小桃放後，弟當放櫂返里，此時或可圖良覲也。呵凍捉筆，不盡覲縷。

歲暮干人書

竊聞丐潤者不飲於細流，求豐者不爭夫塊壤，好賢之門，素士慕義而集；濟艱之心，仁者因人以施。在昔韓愈之謁宰相，書三上而不譏其躁；李白之見荊州，面一識而卽以爲榮；此蓋士有所持以求夫上，上亦有所應以待夫士也。是故酬太穆之所須，于司空之所爲豁達大度也；奇書生而不罪，張燕公之得以緩急用人也。竊以爲古固有之，今亦宜然，韜之於閣下卽其一也。

韜吳郡諸生，瑣旅下士，鮑防之孤窶徒嗟，北郭之單寒孰贍？名譽不騰於里巷，文章未抵乎公卿；然而伏櫪之馬，所志常在千里；垂翼之鳥，暫息不過六月；有

類毛遂之自薦，不甘馮驩之無能，倘寬其羈縲，便欲凌飈，試以鈞鎔，卽能躍冶，公如有意，則請自隗始。使萬閒廣廈，得盡庇之歡；九種慈雲，有偏沾之樂；將見後日之所以頌禱閣下者，皆韜一人爲之先也。

今者節逢送臘，時值迎年，賈島祭詩，亦須棗脯；杜陵守歲，尙辦酒漿；酌鄰款客，非空廚之可延；折券償逋，必障簾之始舉。野人禦寒之裘，將取諸質庫；山妻耀首之飾，欲贖於酒壚。凡此皆有待盧牟，而實深欣矚，仰惟閣下盼接之殷，凡士皆感煦嫗之被，與春俱融；減太倉一稊之米，已飽侏儒；注大海半勺之泉，卽蘇涸鮒。是以前者不揣繆妄，干冒尊嚴，用呈西書六冊，拙著一編，爲羔雁之先，祝篚車之獲，豈其以書換羊，老饕當戒；亦惟分俸與鶴，清致可風。猥荷帡幪之下，竟忘欺欺之嫌，復泐尺書，爲茲再瀆，幸勿指取求爲瑕疵，而訶干請爲多事也。敬俟玉音，服之無斃；馳企之誠，必不虛望！

與郁丈秦峰

經年睽隔，寤想爲勞；久未作書，奉詢動止。鄧尉寒梅，又著花矣。回憶贈贖束裝，風雪解維時，猶昨日事耳。今日綠卿韓孝廉從雲閒來，以所刻幾何原本相餉；幾何之學，莫重於泰西，自利瑪竇入中國，與徐文定公譯成此書，其學乃大明；然原書十有五卷，所譯僅得六卷，有未全之憾，定九梅氏，謂精奧處皆在後九卷，前數卷略備軌法耳，匿其所長而不以告人，猶有管而無鑰也。今西士偉烈亞力，與海寧李君壬叔，不憚其難而續成之，功當不在徐李下。先生素講西法，獲之必喜，況藏書之富甲一郡，歷學之書，亦不可不備一格。敢爲芹獻，幸勿卻焉！天寒伏冀爲道自重。

慰郁泰峯丈失子

寒雨微零，閉門愁坐；走使初回，述令子深甫孝廉，怛焉殂化。聞信駭悼，感歎彌襟！聞山陽之笛，因以出涕；過黃公之壚，於焉愴懷；斯人察惠，竟不永年，嗚呼傷

已猶憶今夏，獲見深甫於樵李于君寓齋，初挹冲襟，卽知雅尙。猥詢西法，非等侯
芭之好奇；兼問異書，早識張華之能博。惟韜觀其體本清羸，宜時攝衛，而不虞其
榦遭蓬脆，遽爾溘然，悲如之何！實廬我心！豈其中醫乏術，上藥無功，蓋死生難料，
修短有數，不可強也。

先生以情傷哭子，偶抱微疴，空庭枯本，無非紉感之枝；舊篋遺箋，盡是傷心
之字。雖顧橫山日暮悲吟，庾蘭成銜哀作賦，無以過焉！然韜竊有所言爲先生勸，
夫人非太上，誰繫無情？而善遣哀衷，尤當達識。況當黃髮之歲，煩憂恐易傷人；青
陽之時，伊鬱或將乖節。伏願斂痛蠲憂，早從佛懺，空諸煩惱，悟徹因緣；人生百歲，
等歸於盡，露電泡影，隨幻隨滅，家庭骨肉之閒，哀懼離合，亦至無常耳。昔者卜氏
呼天，澹臺棄尸，悲痛或疑過分，曠達流爲不情，不若冥心學道，澄志誦經，皈依空
王之足以自解也。

顧或者謂淪喪大故，父子至性，豈有能愀然置者？而韜則謂逝者不可復生，

死者當思不朽，或廣徵名流，作爲傳誄；或哀其述作，授諸手民；庶使魂魄雖去，不隨秋草同零；芳烈常留，弗與曇華俱隱；九原不泯，良在於斯。

韜年來歎逝傷離，多愁善恨；史遷之腸，日迴九曲；潘岳之髮，時元一莖；年已三十，尙復無子，無以付囑琴書，時自戚戚耳！以先生值境外感，處心不怡，故相與言愁，非強爲慰藉也。燈寒漏盡，呵凍磨冰，率爾作此。想遺文尙在，時追悼乎孔璋，恐解痛無能，深有慙於枚乘。先生其俯採所言，萬萬達觀自愛。

與朱癯卿茂才

揖別高齋，涼暄已易；吳淞瀟渺，企望爲勞。伏想履絢安吉，侍祉暇豫。定多勝也。去歲冬閒，沙溪柴孝廉持手書至，臨風展誦，如覩良朋。柴君年少，卽獲高第，才藻耀而人玉立，固翩翩名下士也。近又致力詩詞，爲傳世之學，所造正未可量。承命爲其說項，極聲而呼，迄無應者，有幸盛意，殊耿耿爾！此邦但識金銀之氣，不辨

文字之祥，苟得觀察名柬，尙易爲力；否則閉門拒客，如韓昌黎之見辭於闍人耳。弟觀柴君有田可耕，家足自給，何必爲秋風鈍秀才，僕僕侯門，貶節求利哉？柴君於郁丈泰峯處，稍有所獲，弟以鄧尉探梅之行，泰翁亦貽以薄贖，然束裝仍未果也。想青山竦，綠萼含，譏必笑弟爲俗士矣！天寒諸惟珍重！不旣。

奉顧滌盦師

自睽懿範，又換春風，翹矚雲天，彌深眷戀。慕知懷德，爲生平之一人；誦詩讀書，抗懷抱於千載。自昔師門結契，謬託淵源；而今滬曲棲遲，遂嗟離索。憶在弱冠，志銳氣壯，自以爲可奮迅雲霄，凌躡堂奧，講學則摧鋒折角，譚詩則祧宋宗唐，初不料憂患乘之，而竟至於斯也。

今者春回臘盡，除舊布新，凡夫小草，靡不向榮，屬在羈人，偏憐失職，譬簫吹於吳市，羞竽濫於齊廷，青箱後人，恐墜詩書之緒；葛衣公子，難免風雪之嗟。加以

年逾三十，意致乖舛，長夜輾轉，所憂非一。欲攀鱗翼於龍鸞，則交無許史；欲附鳧蘿於松柏，則戚少崔盧。故里倫好，誰相諒者？怫鬱之懷，良不可任！

溯自去年，三奉手畢，肅叩台慈，亮垂惠覽，聞問雖疏，衷情彌軫。所恨者，波路阻深，時日閒隔耳。至於憶念之私，非道里歲月所能限也。鹿城科試，聞在春杪，此時當謀歸權，少息勞薪，聯床翦燭，得與老友縱譚，逐隊隨行，復理阿婆生活。功名之心，正如死灰，噓而重燃，伏念家貧親老，不得不爲祿仕，寒燈咿唔，時溫舊策，少之所習，盡已消亡，及此追尋，了無心得。已當潘岳早衰之年，復遲毛義捧檄之喜，冀欲消獲尺寸，以博庭歡，而徒戀此卑棲，竟乏遠志，殊非計也。

嗟乎！羈旅在外，一星終矣！學問則愜心之境少，朋儔則曠面之日多，壯不如人，自慙燭武，世而知我，惟有鮑子。茲值遠鴻忽翔，寒漏將盡，墨凍手皴，率作此紙，意在縷陳苦臆，不復飾詞。但願崇護道體，以時珍攝，想草堂人健，題成七日之詩，而驛路梅開，望作一枝之寄！

奉朱雪泉舅氏

寒江雁遠，古驛梅香，心曠望以爲勞，書修阻而莫達。昔在淞濱，日飲碧水，今居海曲，時餐黃沙，意境所歷，迥不同矣。竭來西風正勁，冷月又圓，因思故鄉，又得春新穀以供餐，釀醇醪以謀醉，加棉勸食，攝衛維宜。先生以古稀之年，應聖明之詔，三徵不起，十辟徒殷，抑然退下，如逾素分，晦不圖榮，辭非邀譽，求之當代，實罕其人。況乎家庭之閒，棣棣穆穆；幼穉之輩，秩秩怡怡；固已極人生之真福，而得天倫之至樂者矣。邇維頤養優和，起居康豫，定多勝也。

憶違杖履，于今五年，迴隔懿範，時塵素心。去夏以病足返轅，蹇臥蘧廬，旣益頑痾，洊更多故；承先生拯拔於垂絕之時，厚施於不報之域，飲德銘恩，銜感何極！冬閒曾泐尺一之書，拜十千之貺，跋鳥迅兔，倏已歲闌；道路旣乖，聞問又隔；非季布之諾不踐，郭重之言竟食也；蓋以遡風之鴻，經泖峯而輒回；識字之犬，過洛川

而不辨，設或急於郵遞，托非其人，則將爲殷洪喬之寄書，供其投水；顧長康之取畫，托爲通靈；慮雖過當，事則或有。故韜思於鹿城試文之時，親詣錦溪，藉以完璧，以此遲回，幸勿爲罪！

自來海上，綿歷歲序，雖亦時命之限，初非意計所料；第事已至此，不得不安之而已。視阨境爲亨衢，等秋荼於甘薺，其近況略可述焉。托跡侏僂，薰蕕殊臭，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飲食者欲固不相通，動作語言，尤所當慎。每日辨色以興，竟晷而散，幾於勞同負販，賤等賃舂；疏懶之性，如處狴犴，文字之閒，尤爲冰炭，名爲秉筆，實供指揮，支離曲學，非特覆瓿餽窗，直可投之溷廁。玩時愒日，坐耗壯年，其無所取一也。

同處一堂，絕少雅士；屈身謀食，豈有端人？本非知心之交，不過覲面爲友，廁身其閒，時有牴牾，不得已呼聽馬牛，食爭雞鶩，隨行逐隊，竽濫齊庭，問舍求田，簫吹吳市。至於出而訂交，品類尤雜，久溷勢途，面目都變，一溺利藪，談吐可憎，性情

既殊蹤跡斯闊。其有稍知筆墨，攀附雅流，則又若郭李之徒，震盛名，季緒之妄，詆人作。更有自稱名士，謬託通人，詡勢矜才，分朋隸甲，入其黨，則裸壤炫爲龍章，逃其門，則琳瑜等諸燕石，徒高標榜，無當學問，反不如卻軌潛修，閉門枯坐之爲得。其無所取又一也。

此邦氛濁之場，肩輶摩擊，腥羶萃附，鴉雀之聲，喧訇通衢；金銀之氣，熏灼白日；聆於耳者，異方之樂；接於目者，優雜之形；每值熟梅釀潤，枕簟皆濕。當秋吼風，窗樵欲飛，祇堪下箸，已費何曾之萬錢；聊欲容身，僅勝王尼之露處；伏處一室，嗒焉若喪，前塵如夢，新雨不來，偶欲豁目雲羅，潛心邱素，則阮屐不蠟，無十仞之山可登；鄴籤未儲，無一紙之書足借；幾於桎梏同楚囚，閉置如新婦矣！其有鈿車曲巷，飛塵散香，繡榻紅燈，銷金若土，則皆裙屐少年，鄉曲猥子，所遨遊耽好者也。馳逐之遊，素非所樂；鳩毒之嗜，尤爲深疾；其無所取又一也。

況乎睽違故里，留滯遐方，良夜自淒，殊愁頓起，寒潮春枕，祇攪鄉心，落葉滿

庭，皆含秋意，密親離逃。懿好日疎；或經年而不通筆札，或數歲而未覲容顏；歡慶喪故，皆不可知。欲翦蔬剥果以拾墜懼，饋脯牽牲以敦夙好，幸團聚之有期，庶形骸之無閒，思之思之，了不可得。且也老母則波路往還，伯姊則吳淞閒隔，荒園花木，含淒而待歸人；遠浦煙波，入夢而悲遊子。每念羈孤，動增淒楚，所以常觸景而歔歔，臨觴而太息者也；其無所取又一也。

凡此四端，皆由一誤；使當日者，卻三聘之金，以爲汚我；嚴一介之義，不妄干人；雞林之使，標諸門外；烏涇之行，絕諸意中；決然辭謝，舍之他圖，養素邱樊，葆貞衡泌，劃粥斷壘，安之而不悔；質衾典研，視之而如怡；安見脫粟不甘於梁肉，韋布不耀於絲羅，破屋壞牀，不適於棲遲異地；貧交素友，不樂於徵逐浮榮？娛閒情於簡素，奮逸志於雲霄，上可以博功名，下可以垂著述。計不出此，悔焉已晚！不知事不及己者，口易騰其嚶嚶；身當其局者，情獨傷夫默默。況其時以全家之仰事俯育，曾無大力之左提右挈，困苦交攻，鹿思走險，寒餓所迫，燕慣依人，所以遽爲慕

之巢，而不爲蔭之擇也。

今者已沈苦海，久困焦跼，去之愈遠，反之愈難，朋情皆曠，戚誼全疏，外無膠漆之交，內少松蘿之託；任昉之子，不見憐於故人；劉峻之文，反被斥於到溉；深恐退居窮隘，更益顛連；好事難遇，誰爲送米？學書未工，詎肯換羊？將雀去紇干，覓窮簷而不得；魚思江漢，求涸轍而且難；我知援手者無人，而姍笑者隨其後矣！且目論之士，以此爲獲罪名教，有玷清操，或則肆其妄譚，甚者加以醜詆，苦衷莫諒，初志誰原？舉世悠悠，憐才者殊不可得耳！此韜所以顛首頽面，倒行逆施，經十載而靡怨者也。嗚呼！留則百喙莫辨，歸則半頃未置，名譽不立，誰停侯芭之車？汲引無聞，孰賃伯通之廡？左右都非，進退維谷，坐是忽忽若忘，懵懵不樂。

思先君子見背以來，締搆門戶，艱劬倍至，析桂炊玉，裹鹽乞醯，瑣屑之事，惟恃一人；中閒築曠營葬，爲弟授室，心力耗瘁，是以阮籍不名一錢，仍嗟垂橐；劉備空繞三匝，猶欲覓枝。所謂耕三餘一，捐益積贏，爲他日退步者，僅成虛願耳！兼之

舍弟讀書未就，學賈不能，呼吸煙霞，已成痼癖，迷津難返，凡百堪憂，墳簞乏迭唱之歡，手足無交推之雅，三十之年，又艱舉子，無以遂老親含飴之弄，退處閨闈，左顧眇愉，命也何如！要難相強。境遇之阨塞，既如彼，家門之所值，又如此，人生樂趣，泯然盡矣！

何時遺棄網羅，逍遙隴畝，煙蓑雨笠，跡溷老農，月夕花晨，簡徵近局，與風月爲知己，以杞菊作比鄰，出則與燕許爭文章，抗蹤一代；處則與皮陸同志趣，並軌千秋；此固恆情之所慕，而吾生之大快者也！曰歸曰歸，實獲我心，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矣。罄此委瑣，略盡所懷，想亦先生所樂聞也。伏願時賜訓言，備加崇護，引領企矚，無任主臣！

致郁泰峰書

泰峯仁丈先生足下：自春徂夏，聞問缺如，彈指光陰，倏已逾半。久雨生涼，北

窗多暇，日惟拈弄筆墨，頗不欲聞戶外事；乃客有以近事來告者，聞之憤懣，西氣甚熾，杞憂方深，草莽下士，無位小民，不能叩九闈而達之，惟有著杜牧之罪言，效郇模之痛哭而已。先生世之有心人，不妨略述顛末，以溷清聽。

津門和議五十六款，舊歲已行酌定，當時韜以爲至難者，莫如在京置員設館一條，星使駐節海上，遲遲不去，正爲是事。前月初旬，英酋卜魯氏抵滬，不欲與星使相見，文移往還者，再迄無定論；星使知勢難勸阻，卽馳驛奏聞，請皇上別簡大臣，在津會晤，而已則由陸詣京覆命，是桂沙二星使，早已身居局外矣。桂公又致書英酋，請其抵津時，當輕騎減從而入，是明知必出於戰，故爲此言。

韜近閱邸抄，知析津日籌守禦，佈置嚴密，僧王晝夜在工，弗憚勞瘁，恆福勸捐集事，瑛啓解餉備急，戰攻利器，無不周至，如是則和局必將中變，不知在廷諸臣，何人爲之謀主？忽戰忽和，漫無成見如此。論者旣以委曲從順，爲失國體，必欲大張撻伐，以振天威，則但當戰於未和之先，而不當戰於旣和之後。大抵虜有所

欲寧難之於初，不可悔之於終。難於初，彼自見理而止；悔於後，彼反得以歸曲於我。夫在京設館，不過仿昔俄羅斯故事，於國家並無所損，而揆之泰西各國，皆有此例，當今日而言馭外，要當通變達權，不拘一格，故必先備覽西事，熟諳洋務，詳稔要荒情俗，深揆事勢緩急，而後可以謀國。

制之之方，亦惟是恩威信義而已矣！必也威以駕馭，以折其氣，恩以撫柔，以結其心，明信畫一而示之以不欺，牢籠羈縻而予之以無閒。其在我也，足食強兵，練卒講武，厲精器械，籌備險阻，以先自立於不敗之地，而又必防之於未然，禦之於無形，而後彼乃不得以因疑我。行之若無事，處之若固有，而後彼乃不得以隙抵我；此數者，今皆未也，則如之何其出於戰也？夫西人以信自負，而崛強乃其天性，遏之不行，勢必反噬，況既許之於先，而復拒之於後，是直在彼而曲在我也。

韜方冀在廷諸臣之必不出此。乃今者至京尋約之英酋，聞已敗而歸矣。西兵死傷者如積，統兵頭目二，水師船長一，著名員弁數人，均彼國之貴官也，並皆

戰沒。一時之昧於國是者，遽聞此耗，無不動色相慶，以爲此一役也，小懲大戒，正足以褫其魄而奪之氣矣；不知其心則忠，其意則快，而未爲國家計安危者也。夫惟能措己於安，而後能制敵於危，今此次之戰而倖勝，豈國家之福哉？恐兵端必自此始，雖明者不能料其終，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西人之至京，曰以尋去歲之約也，原在議和而不在索戰；我之覆而敗之也，則彼自諉曰：「以兵少無備故。」誠如其言，議和之使，無備之師，雖得而敗之，亦不足以爲榮；況旣已受創，豈無報志？始而驕兵，終而憤兵，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若其蠢動，濱海之區，先受其害；江浙諸處，皆有可虞；此又不可不先爲之慮也。

尤可恐者，洩忿他邑，煽誘賊黨，以與我相角而相凌，事變多端，勢難兼顧。吁！可危哉！然則我之欲圖報復者，其道何在？在乎勵精強忍而已！歐洲中之強國，未有三五十年而無變者，俟其變而圖之較易耳；而今日又何遽出此也？此正坐不能強忍之故也。故天下之能成大功者，必有遠慮，出之愈遲，成之愈固。我之所患

者，除之勿太速，速則恐折，一折之後，遂至意沮志喪，終身不敢復談。

試觀宋自高宗議和之後，孝宗欲用兵，而任張浚則一敗；開禧欲用兵，而任韓侂胄則一敗；理宗欲用兵，而任賈似道則又一敗；此無他，不能先事綢繆，而臨事蹶張故也。夫兵者危事，至不得已而應之，而後始可以逞；此三役者，其閒豈無小勝？而素無所備，急於見功，遂至一敗而不可收拾！誠能盡其在我，勵精自治，則可以不戰而屈人。是以善用兵者，未爲宜有以養其氣，旣爲宜有以堅其志；尤貴在審時度勢，知彼知己，然後奮發有爲，有攻必克，所向無前。苟漫焉嘗試，輕於一擲，必至速而折，折而沮；非惟不能成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敢貢狂談，聊資太息。聞警之後，日惟狎麴君以解憂；倘有良醞，宜遣白衣，請於醉鄉日月，月中作生活也。秋意方新，伏計珍重！

與邱翁

同客海陬，不得時相過從，稽生性懶，概可知矣。近日炎官溺職，宜暑偏涼，小雨斜風，漸有秋意，服食起居，尤宜自玉！昨舊校場人來言井邊一角地，爲眾姓所出入，且此井素供羣汲，食其利者不少；乞爲言之貴居停，略讓咫尺，藉以便民，是亦爲善之一道也。

令公子雪汀投筆從戎，不減宗慤之壯志，知祖生必先我著鞭。聞婺源一帶，已就肅清，生民塗炭，庶幾復蘇，當此烽煙滿地，鼙鼓喧天，淮海津梁，皆成盜窟；金陵一隅，陸沈久矣！攻持曠日，克復無期。憶昔丙午之秋，載酒尋花，留連匝月，今則珠簾碧瓦，蕩作飛灰，無復問此中人矣！言之黯然，良友久闊，何以爲懷？公事稍閒，請作茗譚何如？

與張嘯山

清徽藉甚，久癩若雷，企首雲閒，何日不眷？以波路迢隔，人事錯迕，良覲莫申，

彌懷紆軫，此閒如蔣李二君，每及執事，輒盛口不置；中心藏之，未面已親。乙卯戊午，曾兩過葺城，山環水抱，蔚然深秀。每指曰：此中有人。其時執事居鄉養靜，卻軌辭賓，未及一見，惟有溯三泖以馳思，望九峯而結想而已！形留心往，積有歲年，屢欲拏舟剪燭，一吐宿懷，了不可得。

海陬屏跡，閤陋無聞，抱瑟挾竽，隨行進退，是中生活，殊不堪以告人。是以每思自通於左右，而轉念及此，背刺顏泚，慙沮輟筆。然而韜竊聞之，鐘動而霜，理有遙應，蒼生於岑，性或相通。昔者孫崧德重，邗原渡海而求；顧況名高，居易投詩以謁；矧兼此二者而有之者哉？斷不可失矣！所慮者，韜垢累於穢壤，執事孤秀於神崖，韜知執事，或執事未必知有韜也。

乃者郭君友松，適館於此，譚經之暇，偶述執事曾道及韜；輒加心許，未嘗口疵。載聆斯言，馳惶無地！是真指燕石爲珍璠，飾龍章於裸壤，朽木散樗，而尙將引之以規墨也。執事謬獎虛譽，當不出此。雖然，因是知執事不棄韜矣！執事薄功名，

捐嗜好，耽玩元理，擯斥塵囂，矯然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可望而不可卽，何幸濫及鄙人？雙情交映，辱一言爲知己，結異地之神交，吾生所快，尙復何恨？不自揣量，願附縞紵之末，儻蒙惠許，庶幾不負夙心。率作此書，聊明吾意。春寒多雨，仰願珍宜！翹企芳音，想無金玉。

上徐君青中丞

韜聞山有猛虎則威生，國有賢人則敵懼。是以郭代公之在安西，繫安危者二十年；王忠嗣之鎮隴右，服控制者一萬里；富弼作相，契丹因而動問；韓范在軍，西夏爲之膽寒。誠以伏乎中者耀乎外，施於近者震於遠也。伏惟中丞閣下作鎮巖疆，移旌吳會，爲帝心所倚畀，聞黔首之歡呼，胡威之清，早結主知，寇恂之借，屢從民欲，著名望於中朝，重鈞衡於外相。此時秉鉞金闈，小試鹽梅之手，異日宣猷綸閣，大彰燮理之才。

特以吾吳險扼三江，勢連兩浙，久稱敝俗，難革澆風。矜文辭而士趨末技，閒有本肄麻沙，鬥服食而民尙浮華，遂至戶嗟彫劫，未免危冠是好，皆以大布爲羞，況乎哀絲脆竹，靡邁流音，喝雉呼盧，擣菹作戲，僭侈在細微閒，而流漸遂成風會矣。至於通問之際，頗尙苞苴，夤緣爲奸，惟肥囊橐，然犀不照，參鶴輒飛，以致錢刀有靈，作橫鄉曲，簠簋不飭，或玷清聲，此小吏之淄蠹，亦官方所排迨也。

乃公之撫吾吳也，治民飭吏，別具經權，默運潛移，獨深陶鑄，人以改革紛張而多阻者，公以從容坐鎮而有餘。不動聲色而政行，不設科條而民悅；下車則豪族懾心，望旄則強梁革面；紅紫之服，在笥不御，鄭衛之音，至境卻迴；盜牛者咸恥聞名，飲羊者無敢飾僞。且公又廉爲官箴，儉爲吏治，過犯必懲，敢戴二天於蘇章；饋貽立卻，早凜四知於楊震。羣無害馬，庭有懸魚，秉實心以孚惠，而羣吏不忍欺，先已躬以懲貪，而下僚罔弗肅。量則泰山表其高，心則秋水同其澈，是以五蠹之奸胥盡剔，而三吳之弊政全捐也。

惟公猶歎於一心，倍諮於衆口，片言偶合，卽推人善，匹夫不獲，遽引己愆。文饒之訓民，以農桑孝弟爲先，卻穀之講武，以禮樂詩書爲本，兼又培養元氣，涵育儒林，夏屋廣被，寒士皆歡，慈雲徧噓，羣生咸暢。於是有道之歌騰於野，來蘇之頌載於衢；班伯之治定襄，人號神明；文翁之化巴蜀，學比齊魯；此蓋中丞閣下德所感者深，教所被者廣，抱宏濟之志，操活民之符，以致有此也。凡夫稟氣，咸荷旃幪，屬在品倫，實深仰矚！

韜忝以故里，快覩嘉猷，曠千載而難逢，實一辭之莫贊。繼思欲竭愚衷，豈狂夫之足擇？而不恥下問，實聖賢之用心。明知涓流益海，撮壤崇山，無當堯羊，祇爲遼豕；然芹曝堪獻，未必非宋人之微忱；葑芻可遺，或足助智者之千慮。聊資撫掌，藉作笑談。

竊以全吳形勢，襟江而帶海，扼要則首重防慮，堵陸則先宜備水。金焦乃長江之門戶也，天開險塹，以限南北；鎮常乃吳郡之屏藩也，地設奧區，以控淮徐。崇

邑彈丸，自內出者必據其腹；寶山絕地，自外入者必扼其喉；吳淞一口爲要津，狼福二山爲重鎮，或以爲在德不在險，要屬迂言；惟有備始無虞，斯非陳說。況乎白彝赤狄之俱來，狐疑屢起，閩粵藩遼之畢達，彪雜難稽；雖非可虞也，要不可不慎也。若夫僻壤窮陬，賊蹤易匿，鯨波鱷浪，奸窟爲多，惟茲游手之民，實作萑蒲之盜。淫博亡命，遽肆鷓張，流散官兵，遂眈虎視。雖漁戶皆吾赤子，鯀匪盡屬蒼生，而一旦有事，則揭竿便作前驅，裹額卽能越貨。今欲詰姦以清其源，除害而務乎盡，則必密探巢穴，痛拔根株，飭練巡丁，嚴編保甲，寄腹心於縣令，授指畫於營員，緝弭有方者，擢以不次；包容賄庇者，黜無徇情。此在乎甄別才能，考察勤惰，操縱在我，張弛得宜而已。務使估舶之宵行不禁，任掛蠶帆；蓬門之夜啓無虞，聽疏魚鑰；埽復島爲淨土，變盜藪爲樂鄉，豈不盛哉？

至於海禁大開，西氛日熾，議者遂以爲事機有待，彝性難馴，急郁模憂國之心，著江統徙戎之論，必欲挫彼跋扈之鋒，使苻秦終懾，晉抗其無厭之請，則回紇

乃尊唐。不知時有今昔，勢有緩急；茲者形爲聯絡，事屬羈縻，足跡雖至通都，心志不過互市，走南販北，意在金縉；跋浪衝風，利非土地。姑容此輩在域中，非置遠方於度外，俾其食牛羊，知唐帝之畜生，飲江河，沐堯天之雨露，不必劃成兩戒，自圍一隅，卽所以垂示盛軌，光昭大度也。況乎理至焦爛，勢所必有，匈奴知漢物之無用，自然告絕；突厥見牧畜之不肥，豫識將亡；而在斯時，惟有以慈祥消其桀驁，禮義折其雄猜已耳！凡此三者，妄爲前箸之陳，敢望下體之採。夫以遊大匠之門者，枯木朽株，咸歸雕飾，入名醫之籠者，牛溲馬勃，並見甄收。

韜，三吳之鄙人也，學業未成，行能無取，瀛壖十載，空負歲華。白下重游，仍憐罷耗，慨功名之不遂，嗟少壯之已非，自恨識公較晚，不獲受絕學於璣衡，猶幸我生未遲，竊願望後塵於旄仗！

伏讀公所著務民義齋算學，闢千古不傳之祕籥，連一心獨得之新機，垂日月以不刊，合中西而極致。竊念此道，振古爲難，於茲獨盛，東西兩浙之士，類皆承

稟於公，以爲模法，獨繭自抽，元珠屢獲，糾繆同夫埽葉，後勝譬於積薪。而公則清香畫戟，作天上之風流；官燭唐書，豔人閒之仙吏。當朱墨圍之錯置，猶平糶園之推求，蓋篤嗜之在斯，自樂談而無倦。公之政治既如彼，公之文章又如此，滄溟之北獨出，斗極以南一人矣！

韜讚歎莫名，追隨恐後，倘蒙高聽，願效微能。憐下士之無聞，念小人之有母，惠風所被，雖小草而均榮；曦景之臨，卽寒谷而必照。有藉吹噓，長其聲價；納頑礪於洪爐，或有躍冶之效；處鈍錐於囊底，非無脫穎之期。仰凜台慈，統希尊鑒。若其槩戟門高，容書生之長揖；蓬萊山近，許濁客之同登。卽當舍此卑棲，以圖遠志。是則羈鳥脫籠，尙可期於振翼；駑駘負輓，不終困於摧輪。禱望孔殷，銜戢何極。不勝區區延企之誠，謹奉箋以聞。

與孫澄之茂才

愁霖匝月，泥潦接天，雖有鬼兵百萬，亦不能掃此癡雲也。吳興蟻聚，聞漸渙散，以勢揆之，彼烏合之衆，事事皆因民所有，利在速竄；今官軍扼要阻守，彼進無所資，退無所據，情見勢詘，斷難久支，雖竄走餘杭，亦不過強弩之末而已。訛讖沸騰，於茲稍息；或者海濱一角，尙可羈棲邪？前日薄暮攜屐來訪，淖深石滑，足力告瘁，乃廢然中返。今晚擬造高齋，效康駢劇談，風雨過從，亦最難得事。連日幽窗悶坐，殊敗人意，屈久必伸，靜極思動，欲與足下豁此懷抱，一破寂寥。昔者元直訪水鏡而呼餐，楚元爲穆公而設醴，敢援此例，以告足下，但當目爲酒人，幸勿訶爲惡客也。矧乎翦燈聽雨，幽賞斯愜，析輿譚元，清致可風。吾輩之於酒，原不過藉以供諧笑，怡性情，非如市儈屠沽，以歌呼鬪飲爲樂也；十觴爲率，二盞可享，酬酢惟簡，主賓相忘，言盡意足，醺然竟去，斯可謂忘形交矣。先作此紙，以當酒券；客來不速，敬之終吉，願勿戛羹於釜中，標使於門外也。

與周公執少尉

愁霖空賦，望日徒殷，悶坐閉門，岑寂萬狀。因念足下冒雨開帆，忽忽遽去，黯
然魂銷，惟別而已！其時寇氛甚熾，訛讖日騰，安吉長興，相繼陷沒。令弟眷屬，都在
縣齋，雖先機遠害，可決其無虞，而足下停觴而不御，買舟以遽歸，良由惶懼情深，
骨肉念切也。自別之後，倏更晦朔，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想足下舟楫抵里，則僮僕
候門，行李入室，則全家笑顏，諸弟無恙，羣姪趨前，怡怡秩秩，可樂爲甚。足下又與
之陳黃歇之舊蹟，譚袁公之故壘，火齊木難，異方之奇珍；蜃婦蠻娃，海外之妖豔，
誇此郢說，且可忘彼杞憂也。

入春已半，寒氣逼人，伏惟興居多豫，攝衛咸宜，甚善甚善。令弟弢甫，已辭皇
都之顯辟，將首入閩之征塗，未識曾否束裝？鞞已奉三書，未見一字，引領金闔，彌
深眷戀！豈其值境之窮，筆墨疏懶邪？抑以時事杌隉，未遑念及故人邪？足下倘作
回書，乞爲一道其近況也。

昨郵局中送來漢書二十四冊，想係弢甫遞寄。牘面字跡，惡劣異常，且書弢

爲泰，音近而訛，必捉筆者之誤耳！百朋之錫，拜領爲慙，窮繩展帙，悵然若失；麻沙之本，細讀殊難，燈暗日昃，昏然欲睡，不待飲濁酒而心先醉矣。雖然是猶愈於無漢書者，饋貧以糧，烏有不感？而所以云云者，忝與弢甫附紵縞之末，愛深交久，故敢作此戲言，或不至於詆訶也。

浙西赭寇，蟻聚蜂屯，以勢揆之，必不能久。今者城無宿儲，畝無餘糧，但當堅壁清野，積日曠時，則彼進退失據，情窮勢促，渙散之形立見。若容其出沒山谷，聯結徒黨，此爲滋蔓，未易圖耳！時方多事，相見未知何日，萬萬爲道自重！

答徐君青中丞

竊以愛才下士，固無期報之心；而知己感恩，要爲難兼之數。乃今一尺之書，忽自九天而降，捧函跪發，銘縷奚言？伏念韜未著行能，敢談經濟；卽竭囊底之智，詎補鏡中之明？涓流塊壤，曾何當於高深；而蠡測莖撞，偏不訶其狂躁；復垂下問，

彌仰盛懷！登燕石爲席珍，望飛蠅之千里，此蓋伏遇中丞閣下厚德如山，虛衷若谷，憐其粗疎，飾以眇矚；蓋其陋劣，納於鈞鑄；因有片語足褒，遂詔盡言無隱，降之以心顏，推之以惓款，豈不以獎進者論弗惜乎齒牙，裁成者材不遺乎拳曲？鶴僅麤氈，已譽其解舞，駒初鳴奮，卽望以識塗。并蒙諭示以爲防海弭盜二大端，必有成見之在胸，以佐嘉猷於藉手，令其略具條陳，將施采納。此何異詢旭日於矇師，訪韶音於聾俗？舍于莫百淬之利，而責效於鉛刀一割之功也？

然而念豫讓之言者，不憚報主以國士；感伯樂之顧者，卽思效命於長途；以副望之難，彌切酬知之懼，矧博采旁求，極承咳唾，菲才薄植，獲附雲霄，古所罕逢，今幸身遭，惟有雕刻肝腸，心庶同夫傾日，揣摩螢燭，智聊竭乎助光，容俟繕寫真本，續呈鈞覽。

伏讀來書，以爲小人有母，慣嘗穎叔之羹，辱子無能，難負仲由之米，故厚惠並溫言交至，宏獎與慈賚俱來，賜以呂宋銀三十餅，非恆寵貺，拜領爲慙，願揆盛

帽所在，非以此爲饋貧之用，而爲養親所需，是以辭受均難，感媿交作。竊體毛義捧檄之喜，弗爲介推辭祿之矯也。慕德懷知，爲生平所僅見；均榮分潤，欲報稱而無從；頂踵可捐，恩私難答，無任感激依戀之至！

與龔孝拱上舍

前數日天稍放晴，地漸燥可行，惟積淖處尙溼，陷足猝不可拔。屢欲奉訪，而聞有遠戚至，兼以先生悲深故國，懷抱惡劣，韜以無事，矚之殊覺不近情耳！緒寇雲擾，蒼生鼎沸，臨安一隅，紛然瓦解；雖旋踵收復，而民物塗炭，花本灰燼，剩水殘山，不堪寓目。屬有人心，能無感憤？怫鬱之懷，良不可任！

夫浙之籌防守者素矣！一旦有事，潰敗至此。上有將軍巡撫藩臬數大員，不可謂無官；援卒四方，集不可謂無兵；城中富戶，十未徙二三，苟能動之以利害，惕之以身家，罔有不肯括貲餉士者，則不可謂無財。乃徵之於人，有殊駭聽聞者；

賊至城下，未嘗加遺一矢，閉關靜坐，束手待斃，萬民憤請，抑止不行，賊入則走，不知所之。堂堂天朝，巍巍天子之大臣，而不能禦此么麼鼠寇，半籌莫展，一死不能，平日之南面臨下，厚自享奉，果何爲者邪？

夫所謂大臣者，值多難以見才，寧身殺，無名辱，城亡與亡，誓以死守；下哀痛罪己之言，冀收忠義一得之效，鼓厲將士，激其恥心，以身爲之倡，安見賊不可退，城不可保？譬如家長遇盜，先戒其僕曰：「我所以參若者，正以今日，我往若必繼之。」執梃先驅，以爲僕率，誰無一時激發之良？而安有忍視其主之死者？

古者上下信孚，民以官爲足恃，賊至徙避城內，堅壁清野，曠月累年，卽至矢亡援絕，不敢貳心。今則訛言自上，官眷先行，民有離心，士無鬪志，無怪乎畏賊駭竄，如雀之趨叢，鹿之投林也。顧前軫旣復，來軫方適，莽莽乾坤，幾無一片乾淨土，吾輩何處得死所耶？

時事至此，何從下手？只索痛飲耳！信陵之醇酒婦人，自戕其身；周伯仁之過

江，無三日醒；劉伶之荷鍤便埋，此皆中有所鬱結，托麴君以自晦，謂世上無可言，醉鄉有真知己也。然韜豈真能好酒哉？偶過飲，胸膈便覺不快，晨起頭卽涔涔然，加以體素患熱，痰灼脣裂，與酒甚不宜，而猶不肯輕放杯杓者，以羣公袞袞，不堪醒眼對之耳！

少好交遊，茲焉日寡，以爲廣則僅通聲氣，寡則可養性情，且標榜之興，尤悔之來，皆由此起。橫覽四海，人才渺然，知希我貴，聊自慰已。

平生亦喜著書，而內之則憂患攻心，外之則荆棘塞路，傭書丐食，卒卒無須臾閑，未嘗一日伏案滌硯，懷鉛握槧，插架千萬卷，凝塵厚數寸，亦未嘗一拂拭，疏嬾廢讀，以此槩見。且今何時也？尙欲雕琢文字以自娛邪？前作二書，妄以獻之先生之前，是猶重覲之謁大巫，雷門之擊布鼓，對璞而嚇以腐鼠，入寶山而炫以碲硃也。先生不察，遽加謬獎，謂直不能作答，是先生謙抑過甚，愈以媿我也！主臣，入春已半，天氣尙寒，惟冀珍重眠餐，爲道自重，不宣。

與醒逋

醒逋執事：閉置一室中，一百三十五日矣。坐臥飲食之外，了無所事，儼然獨居；惟與廝養相親，卽欲憑几把卷，而愁痛全集，每不能竟數葉；此生已矣！分與世辭矣！昔中散養生，終摶禍網；平原遠里，遂被讒言。韜志在巖阿，心於邱素，苟得二頃田，萬卷書，卽欲杜門謝事，采芝餌朮；天特厄之，致斯奇困，此寢寐中未及料者也。

疑生投杼，冤至覆盆，不思從中之或有嫁名，反以局外者居爲奇貨；當路勢位烜赫，固無難指龜而成鼈，淆素以訛緇，欲戮一細民，亦何求而不得？茲雖西官力爲周旋，爲之請於彼國駐京公使，而當事者轉益其疑，獅搏兔以全力，犬委虎而無生，輾轉籌思，分無免理，後其所先，急其所緩，措施如此，事可知矣！嗚呼！卽使韜銜冤斧鑕，飲恨刀鋸，正典明刑，徒成殺士之名，自取忌才之實，此堪憤而又堪

笑者也！

韜今年三十有五，已逾一世，才淺識寡，生固無補，死亦何恤？況復慈親棄養，骨肉漸凋，於世無所冀戀，買地建塋，卜壤歸骨，身後之事，於君是託，相知有素，想不負我。阿莒君之自出，俾得所歸，尤爲無憾！韜所憾者，生逢亂世，死被惡名，不能早自建立，以身殉國；登陣荷戈，則裹尸以馬革；渡江擊楫，則沈骨以鷗夷；等一死耳，相去遠矣！每念及此，輒裂眦揮淚，椎心嘔血也。二百里外，所言如此而已，哀翰痛墨，愴恨何窮！

寄楊醒逋

醒逋執事：閏八月十有一日，郵舶啓行，倉卒登程，阮郎則不名一錢，王粲竟孤行萬里，傷心此別，豈第黯然魂銷而已哉？十有八日，乃抵粵港，風土瘠惡，人民椎魯，語音侏儻，不能悉辨，自憐問訊無從，幾致進退失據。承西士授餐適館，貺我

旅人；無奈囊橐羞澁，面目遂形寒儉，踽涼窘困之況，難言萬一。終日獨坐，絕無酬對，所供飲食，尤難下箸。飯皆成顆，堅粒哽喉，魚尙留鱗，銳芒螫舌，肉初沸以出湯，腥聞撲鼻；蔬旋漉而入饌，生色刺眸；既臭味之差池，亦酸醎之異嗜；嗟乎！韜得離危地，幸獲安居，豈宜溫飽是求，復生奢望？處心難隨遇而安，人情鮮止足之境，固如此哉？

韜在旅中，顧影無儔，對燈獨語，枕不乾通夕之淚，篋未攜一卷之書，山風海濤，終宵如怒，因此哭親之涕，綆縻，思家之心，縷結，側耳傾聽，悵然魂越，眷屬在滬，終慮誰依？擬於十月閒招之來此，韜以舟資房值，費至不貲，薄蓄殆罄。所云買地卜葬，築室廬墓，恐難如願，只期暫附舊墳，聊安窀穸，尙冀他年別筭高原，復占吉壤。

韜之書籍物玩，均未得來，皆由執事過於遲迴，憚爲郵遞，苟或罹於兵燹，則執事實職其咎！乞寫書目，經今百八十日，亦未見至；善忘多懶，執事更甚於嵇生

焉！五千里外不勝悵悵者此爾！

至於親墓在里，理無久離，歸耕之計，要必不遠。從此潛心晦跡，隱耀韜光，不復出而問世。席帽櫻鞋，荷鋤擔槥，與野夫樵叟，課雨占晴，酬歌答話，以畢此餘生而已。儻有南鴻，幸惠尺一，吳鄉天氣，想已新寒，體中佳否？萬萬自重！

寄穗垣寓公

韜白：韜弁鄙小材，羈棲下旅，王粲之託荊州，已嗟得所；敬仲之奔他國，能勿傷懷。屢欲一游粵垣，以擴眼界，重訴心期。緬吳漢之舊疆，覽尉任之遺跡，講學則仲衍甘泉，其人也；談詩則梁屈陳三家，固嶺南之大宗也。經白沙之邨，而想其高風，讀赤雅之編，悲其身世之與我同也。及游羊城，一無所遇，靈氣不鍾，流風貌絕，豈翁山海雪輩，求諸今日而已難邪？

至香港一隅，蕞爾絕島，其俗素以操贏居奇爲尙，而自放於禮法，錐刀之徒，

逐利而至，豈有雅流在其閒哉！地不足游，人不足語，校書之外，閉戶日多。榕坊包孝廉避跡來此，茗酒留連，談諧閒作，異鄉荒寂中，聊爲消遣。

眷聚已附海舶而來，皆滬上友朋爲之摒擋。萬里羈人，感極涕零！嗚呼！韜自經竄逐，久已無意於浮榮，豈尙撻懷於進取，但得飽喫青精，閒親黃卷，了此餘生，歸來故里，亦云幸矣！聊塵短札，以寫款懷。韜白。

寄吳中楊醒逋

天南懶叟書問醒逋道人足下：別久路隔，相見無期，贈之詩不足，復以書問，嗟乎！道人殆能以道自守者邪？當此濁世獨醒，而卒免於禍亂，伏處窮鄉寂寞之濱，而蕭然自得，與物無忤，固懶叟所不能者也。懶叟亦嘗有志於歸隱矣！始以貧終以亂，卒至遭罹奇禍，名辱身放，逋竄於萬里之外，荒域異民，淒心愴目，其窮何如邪？固欲求爲道人而不得者也。

今秋道人書來，以東坡竄居儋耳，曠懷順處爲解。嗚呼！懶叟豈能望東坡萬一哉？懶叟遯粵一歲有餘，雖值境未亨，而處心漸豫，每思咎戾之由，痛自檢責，刻肌刻骨，流極之運，有生共悲。懶叟無昔人之才，而有其遇。顧念一日罹大辱，蹈明科，輕比鴻毛，徒貽恥笑；反不若遠徙幽裔，猶得偷息人世，仰視日月光，雖溷跡下隸，潛形密林，亦不辭矣！以此問心，差能自遣。歸來之望，此時非所敢言。北顧舊邱，羈魂隕瘁，結廬先壟，瘞骨故山，其可得乎？嗟乎！道人夙知我心，故以爲言。

又懶叟所慮者，尤在嗣續，已逾潘岳之年，將逼商瞿之歲，膝下蕭然，顧對誰共？我家七葉相傳，二百三十七年中，僅存三男子。從姪二人，長者清狂不慧；次者蕩越繩檢，不可教訓；世亂家貧，年壯無室，我之所遇，則又如此！嗚呼！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弗可冀也已！

吳門收復後，脅從之老弱男女十萬餘人，悉遣還鄉，閩萃二生，得消息否？使尙在天壤，或有復歸之日。粵人漏網至此者，頗不少，聞悉由撫軍資遣，則殺降之

說未可盡信。以粵人在吳之虐，尙獲生全，則哀茲鞠子，何至遽殞？天意夢夢，要可決也！嗟乎！道人伏處窟穴，不免饑寒，前時身創屋焚，妻殉子攜，亦極生人之至艱，今日追思，應同塵影，寓形宇內，作如是觀可也。

顧道人雖窮，二十年來，未嘗跬步出里巷，所見則故鄉也，所交則故人也，瑣屑米鹽，嘲弄風月，室內餘殘書，膝下餘季子，房中之琴，則絃重膠焉；賊去民安，重覩昇平，歲時伏臘，對妻抱子，其視懶叟相去何如邪？嘻！如懶叟天高地迥，舍此已無可適，作盛世之罪人，爲聖朝之棄物，安得藉口於隱遯哉？

懶叟於十月中曾有詩札附郵舶寄滬，旋聞此舶溺水，則是書已付波臣，書中所諄諄者，惟以書籍爲念。黃君春甫，誠至可託，烽煙劫靖，舟楫路通，能專權捆載而去，尤爲便捷。異鄉岑寂，惟書可娛，道人之寄，弗可緩已。吳邨稻熟，田舍翁可多得十斛粟否？伯姊無恙，想不啼饑。捉筆翫縷，心輒爲碎！書疏幸勿怪，足下但自覽觀，勿出示人，此外惟萬萬自愛！

與徐子書

艱難險阻之中，幸蒙足下周旋捍禦，彌篤風義，感激之私，淪浹肌髓！別來二年，屢執訊以詢動止，拳拳之懷，始終無渝；何圖此志不諒，未有一字及我，似若有懟於鄙人者。反躬自省，惶悚交深！恐僕之負罪於足下也深矣！素性拙直，出言每多疎忽。論交十有餘載，亮知此心，僕之論交，不在文字而在意氣；足下待我之厚，我與足下相契之深，彼蒼昭昭，可援爲鑒。江氏乾沒一項，曲在江氏，不在足下，蓋足下能料之於生，而不能料之於死也。丈夫視錢刀無足重輕，況此倘來之物哉？是何足以閒我兩人之交誼也？嗣後請勿復言。

僕遭罹憂患，竄逐海涯，詩書道窮，親朋訊絕，已無復生人之樂。靜伏之中，萬念灰冷，日惟追悼前失，生平行事，蹉跎實多，坐誦之時，拍案驚呼，中夜以起，吐嗟環走，想之不可復爲人矣！念自弱冠以來，先君見背，徜徉海上，十有餘年，不知自

奮，以稍博慈親之歡於萬一；栖栖弱弟，不能教育，以致早殞；室人夢蘅，轉徙道路，遽爾傷生，實痛於心，徒呼負負；猝遭此禍，幾至殺身。

嗚呼！我母憂虞危迫，竟以奄世，養不逮生，痛以促死，問視含殮，俱未循禮竭意，何以爲人？何以爲子？每思及之，摧腸裂胃，根本之地已虧，人世之榮何冀？天之厄我，仍俾我於困頓悲憂，窮竄廢棄之中，潛心自憐也。辛酉冬杪，母病在里，倉皇奔視，雪窖冰天，道途梗塞。春融路達，方欲束裝，而有媒蘖其閒者，遂更斯變！嗚呼！天奪之魄，昧於一歸；茲之淪廢，實由自取！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夫僕之初心，人所未喻；南行一詩，稍見厥志，所謂置身豺狼近，殺賊先結賊者也。豈料敗壞決裂，至於如此，舉世不諒，聽之而已！嗟乎！方事孔棘，誰爲吾策？惟足下咨嗟籌畫於急難之閒，歷半載如一日；先慈喪葬諸劇務，均足下爲之襄辦，日昃不食，弗辭其瘁；如此氣誼，何後古人？此身尙在，必有以報，銜結之忱，死生靡替，他年幸邀天佑，得賦歸來，與足下再能握手言心，則胸膈閒物，當掬以相示也！

去歲書籍來粵，披覽之餘，實深銘泐！僕素以書籍爲性命，今屏居海曲，無以自娛，寄儲甫里楊氏之書，尙求設法取至。入春逾半，此閒天氣已如夏首，丹荔黃蕉，又得飽啖；惟故鄉風味，不可求耳！言之殊黯然也！足下奉母教子，努力自愛！萬里之外，懸企回翰，擲筆洩瀾，悲來橫集！

與英國理雅各學士

雅各先生執事：韜生不辰，以非才而值亂世，橫被禍災，竄流絕嶠，鄉關遙隔，北望悲來，歲月不居，西歸何日？每一念及，未嘗不輟箸而歔歔，廢書而嘆息也！竊念韜少時稟承庭訓，十八歲入邑庠，十九試京兆，一擊不中，遂薄功名而弗事。於是敷門息影，屏棄帖括，肆力於經史，思欲上抉聖賢之精微，下悉古今之繁變，期以讀書十年，然後出而用世。不意天特限之；己酉六月，先君子見背，其時江南大水，衆庶流離，研田亦荒，居大不易。承麥都思先生遣使再至，貽書勸行，因有滬上

之游，繆廁講席，雅稱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閒若一日。麥君返國，仍與讐校之役。

庚辛之際，江浙陷賊，焚戮之慘，所不忍言。辛酉冬杪，母病在里，倉卒奔視，旋以兵阻，雪窖冰天，道途梗絕。韜里去吳門，尙四十里，蓋皆民居，而非賊窟，固滬蘇之通道也。壬春方擬回滬，忽聞官軍緝獲賊書，指爲韜作；當事不察，竟論通賊，忌毀者衆，百喙莫明。然而韜竟冒危往滬者，誠以區區之心，可白無他，蓋進甘蒙隕首之誅，而退不甘附賊之罪；退則猶可緩死，進則必無一生，而韜竟舍生取死者，其志亦斷可識已。

幸而麥領事慕西士，曲鑒其愚，力爲斡旋，不至徒死，而被愚名。逃死南陲，得逢執事，授餐適館，禮意優崇；俾羈旅之人，弗至失所，感激之私，淪肌浹髓！韜遭罹巨釁，淪落異方，已同沒世之人，并少生人之樂，去家萬里，欲歸則無可歸之家；避地一隅，欲往則無可往之地；舊朋無一字之來，新知乏半面之雅；所恃者，執事一人而已！執事學識高邃，經術湛深，每承講論，皆有啓發。於漢唐宋諸儒，皆能辨別

其門逕，決擇其瑕瑜。

茲也壁書已竟，又將從事於葩經；不揣固陋，輯成毛詩集釋三十卷，繕呈清覽，庶少助高深於萬一，始於去歲五月，而成於今歲三月，將周一載；凌晨辨色以興，入夜盡漏而息，採擇先哲之成言，纂集近儒之緒語，折衷諸家，務求其是。韜承知遇之恩，於束修之外，餽以兼金，辭受均難，感愧交并！耿耿於心，未有以報。伏思世閒一切食用服御，皆先生所固有，且貧者不必以貨財爲禮也，惟此筆墨之事，貢自愚衷，或可少爲先生所許耳！臨書竦仄，無任感懷！

與吳子登太史

瀛壖揖別，曠歷寒暑，未稔動止，無由執訊。赭寇縱橫，江浙淪陷，蕞爾滬濱，危警萬狀。中閒奉母避亂，偵賊遭讒，顛踣困厄，惛而獲免，竄跡粵港，萬非得已。其俗侏儻，其人擾雜，異方風土，祇益悲耳！耆好異情，喧涼異候，一身作客，四顧皆海，誠

足以悽愴傷心者矣！僑寄兩載，閉戶日多，孟冬朔日，始作羊城之游，覽尉佗之舊跡，訪劉龔之遺蹤，慨然想當年割據之雄，而弔其子孫不能守也。懷古興悲，觸目生感，殊令人意盡矣！

前曾得見黃大中丞少君幼農，述及足下自楚來此，不赴徵辟，屢辭榮祿，高尚厥志，超然物外；而反以西法影像游戲人閒，古之所罕，今乃僅見，求之儒林，豈可多得？至省之時，曾一奉謁，適值他出，閣者固未識爲何人，卽足下亦不及料我至此也。

江南戎事，雖曰勢盛力集，揚沸沃蟻，捧海澆瑩，殲埽之機，跼足可俟；然揆其所恃，惟在西人，往往並出先驅，未見偏攻獨搗，近聞卻師之舉，微有違言，駐崑之兵，勢將議撤，大帥有懲於心，姑藉頒餉不繼，權詞以謝，而西人亦以方將有事於東瀛，調兵集禦，未暇兼顧，中西之交或離，則軍力單矣！俾賊之亡，猶得稍緩須臾，非計之得也。夫借師旣知非策，則當時不應出此，以取救於目前，旣已借之於先，

而欲卻之於功之垂成，無怪其有所歉也！此諺所謂騎虎遺蛇者也。

今天下處處橫流，幾無一片乾淨土，閩粵遠介海嶠，非走險跳陸者，驟能飛渡，或者可冀無虞，蒿目時艱，撫膺世事，有心人固不欲見，并不欲聞也！韜遭是流離，豈敢怨懟？麓材薄植，自分放廢終老耳！特以僻處蠻荒，欲歸不得，先人墳墓，遠隔萬里，懿好日疏，密親蓋寡，每一念及，腸爲之九迴，淚因以並下！此閒山赭石頑地狹民鄙，烈日炎風，時多近夏，怒濤暴雨，發則成秋。危亂憂愁之中，岑寂窮荒之境，無書可讀，無人與言，曠難爲懷，逝將安適？然所以戀戀而不去者，不過隱身絕島，稍遠禍機，留此餘生，或能飽齧黃齏，閒酌白墮，撫紅爐之近事，續赤雅之舊編，以聊自排遣而已！

滬上故人，聞皆無恙，黃君春甫，音問時通；日昨書來，拳拳以足下是否旅茲爲問。足下偷惠尺一，郵遞良便，寫曠年之積愆，寄遠道之相思，固有連箋累牘，而不能盡者。嗟乎！回憶昔時徵逐之游，文酒之懽，已渺如夢寐矣！所有同心夙好，皆

已雲散風流，星沈雨絕，或榮辱異致，或存沒無聞。

管君小異，始逃警於山陰，復驚魂於鄧尉，奔竄道路，竟以憂殞其生。弢甫周君，長揖戟門，運籌戎幕，或謂庶得展其經濟；而命不副才，遽化異物。祝桐翁倉卒爲江北之行，去春又挈家寄漢口，漢口爲自古戰爭之地，度桐翁未必久留。李君壬叔，獻策軍中，談兵席上；茲在皖南，未聞奇遇，豈火器真訣，不遑一試其所言邪？他若華氏笛秋父子，徐茂才雪邨，並作寓公，無改素嗜。凡此諸子，皆足下所關心者，故爲略陳梗況，不辭觀縷。

嗚呼！天下人才衆矣！交游廣矣！以韜所繆相知者，或翱翔仕路，或偃息邱園，雖隱顯不同，出處攸異，而上者並能爭飾事功，次者亦得競心述作，以後先取名於時；獨至於韜，遭罹奇禍，禁錮遐裔，蹤跡自晦於明時，姓名不騰於流輩；言念諸子，用自悼也！聊布所懷，妄塵清聽，儻不以垢累賜之寸緘，實所引領。裁書代面，詞不宣心，足下其祕諸篋笥，勿出示人。炎方風物，百不足言。飲食起居，伏惟自愛！

與潘茂才

自別以來，於今三年，海北天南，想同感念。春秋迭代，人事變遷，既剝必復，惟否斯泰。戎裔效順，將帥奮威，巨寇桀逆，電掃煙滅。海宇清宴，黎庶又安，中興之烈，庶幾可覩。韜屨跡南陲，不得躬逢休美，歌詠昇平，北望揮涕，徒增於邑！

竊聞元凶既翦，偃武修文，中冬之月，舉行賓興盛典，大江南北，雲涌波臻，觀光之士，咸欲同享天衢，丕揚邳治。而足下獨高尙其志，不事王侯，福音孔昭，道腴宅體，淡榮懷於纓紱，貞雅尙於邱園，求之儒林，疇其匹哉？

韜之書籍，遠儲甫里，重以楊君罕暇，曠歲不得，幸賴足下捆載來滬，春子哀聚寄粵，雅誼高情，上薄雲漢，重展舊帙，如覩故人，特是河東書篋，來者僅十之三，尙望再勞馳取，藉慰遠懷！春時歲試，定歸里門，載書之便，無逾於此！楊君書中，亦以爲言，蓋斯事非足下莫屬矣！建塔者合尖於七級，爲山者收功於一簣，他日鑿

楹永皮，撫卷長謠，未嘗不念足下之勳也！

錄示新詩，纏綿感喟，字句之閒，自開蹊逕，筆墨之外，別具性情，不難直躡劍南之室矣。韜邇來壹志詁經，無暇旁涉風雅。十月中閱逸瀛孝廉反權吳興，偶觸鄉思，遂成七古一篇，聊以送行，此外竟爾擱筆。始知毛鄭李杜，分道揚鑣矣。郎君授劉向之經，設馬融之帳，束修所入，或可爲堂上甘旨之奉歟？海隅岑寂，隔絕見聞，如有便鴻，乞賜良訊！

與補道人

嶺海飄零，四年於茲，生還之望，非所敢言。郵船來粵，得奉手書，反復展誦，彌覺涕零！韜遭罹罪譴，放廢南裔，靜言思之，惟有自悼！以道人疇曩雅契，迴越恆流，不以垢累見斥，故敢屢以尺牘塵溷清聽，至於詞意之閒，似有缺望；則以海隅荒陋，無書可觀，北望翹首，睠懷彌摯，憤懣之情，輒形楮墨，揆厥初心，中實無他。道人

來書，意似深有不悅者，母乃未諭鄙衷邪？七千里外，胸臆閒物，不能掬以相示，吁！可悲已！

韜一端不謹，萬事五裂，尙冀晚節以蓋前愆，故留意著述，思以空文自見；此間南北隔絕，人事簡少，旅蹤孤寄，相識殊稀，得以韜影滅形，窮膏繼晷。十年之後，然後出以問世，雖世猶以爲口實者不顧也。天之雷霆，窮秋則遏其怒，人之好惡，沒世則見其真；一星旣終，時事亦變，此時正當四十以外之年耳！苟齒髮未衰，尙可歸耕隴畝，荷鋤種秫，抱甕灌園，充識字之農夫，納太平之租稅，潛心邱素，伏項林泉，卜居莫釐林屋之間，與道人扁舟相往還。

甫里一隅，雖爲天隨子所隱處，而近數十年閒，絕無山林泉石之勝，堪供眺覽，人士亦少可與談者。二百年來，誰爲崛起？乾隆初禩，許竹素先生以詩鳴一時，頗尙唐音，此外無聞矣！至於窮經好古之儒，更不概見，風流闐寂，殊可歎已！今得道人足以抗手竹素，接踵天隨，非偶然也！如韜者何足掛人齒頰，當置此一席，爲

道人獨據耳！

來書瑣述里中近事，聞之感喟，顧師滌盥，騷壇老宿，曩在里中，歸然爲魯靈光矣。晚際亂離，不能遠引，終遭肘篋，遽致殞星。木壞山頽之感，於我獨深！嗚呼！此韜生平一知己也！而今已矣！曹君竹安，身後蕭然，白髮青燈，辟纊易米，其景況亦殊可悲！路遠時艱，愛莫能助，徒喚奈何！湘澧昆弟，俱赴玉樓，雉友先生一支，至茲中斷。友石三丈之後，亦止景卿一人，詩能窮人，不謂又厄之於身後，抑何天道之難問也？眷屬至此閒，頗稱健適，惟多燠少寒，四時皆夏，歸心徒切，鄉味難求，用是悵悵爾！裁書當面，擲筆惘然！

代上丁觀察書

某聞難易者時也，遲速者機也，匡濟者才也，經營者智也。才與時相會，智與機相乘，則皆可以有爲矣！是以時不可失，勇者在因時以圖功；機不可忽，明者貴

先機以謀事；苟非其時，苟無其機，則鄧禹頓師於柁邑，馮異垂翅於回谿，馬文淵不能奏壺頭之功，周尙法不能定遂州之亂，岑彭以久持長寇計，朱崙以固壘緩天誅，甚至才略無施，智勇並竭。以視今日中丞李公之平吳，抑何難易之相判，遲速之不同哉？抑知其待時蓄機者久矣！屬者小醜將亡，大勳俄奏，以疾雷猝電之行師，收近擊遠攻之捷效。如吳漢之在廣都，八戰八克，如孔明之渡瀘水，七縱七禽，月獲十二城，日降百萬衆，四牧八伏，深入長驅，譬猶決迅湍以沃燼灰，鼓洪爐而燔落毳，其爲殄瘁，跼足可幾。功莫烈於斯時，事莫速於今日，用兵以來，未之有也！然何以前者武牢之險，竟爲建德所乘，興洛之倉，復被李密所據？赭冠霧集，黃旗氛屯，脇兆衆作前驅，立三分爲犄角，坐使奔狼奪隘，駭兕觸鋒，江左一隅，幾有莫支之勢。而議者方將曠我時日，坐俟其衰，分我甲兵，多爲之備，蓋王守仁不統銳卒搗桶岡，則藍廷鳳鳥集之勢愈橫，高仁厚不總雄師下峽路，則韓秀昇蟻聚之膽益張；於是朝廷懲前帥之無功，以棘門爲兒戲，命王翦以代舊將，詔裴度出

護諸軍，而後元會一旅，浮淮以來；亞夫之師，從天而下；颯奮霆擊，迅遏嚴鋤，遂有今日之捷；併師西嚮，三軍躍呼，露版北馳，九重色喜。故知才非時不生，智非機不出；不世之功，必待不世之略而後濟；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而後成。晉有王導，乃能造東南，天生李晟，原以安社稷，卓哉中丞之勳烈！超邁邃古矣！而閣下適值此極盛之遭逢，難求之際遇，職居謀幄，躬佐戎機，姓名邀當宁之知，勞勩爲列營之冠，則尤某所喜而不寐者也！

夫以閣下旣膺國家拔擢之榮，又荷中丞倚畀之重，識足料遠，學足達今；聞鐘而壯心忽生，投筆以從軍爲樂，願致澄清於天下，毋容此虜在域中，此固閣下之志也。抱經緯之略，具折衝之風，祖述是真健者，先著雄鞭；邠超但作參軍，詎工蠻語？下馬草檄，盾鼻墨濃，橫槊賦詩，弓衣句滿，此固閣下之才也。張良前箸，大帥動容，賈誼獻書，上公側席，元康固快吏，藉爲左右手；許歷多雋功，上其前後勳，言從如水石之投，情契若沆瀣之合，此固閣下之遇也。閣下得乘此時，耀洪伐，樹隆

猷，奮志風雲，銘勳金石，何讓古之定遠？直爲今之終軍，豈不以身撓虎鋒，而後懸印紆紱，則材非忝矣！身入虎穴，而後食肉封侯，則達非倖矣！此固大丈夫之志尙，軍國不朽之盛業。鄙人在遠，時爲臨風而竦跂，逃聽以增愉者耳！

乃何意過蒙不棄，遠辱存問，忘其陋劣，謬加揄揚，策其贊襄，竟登薦剡，幸托紵縞之末契，益垂桑梓之深情，景宗之知韋叡，喜屬同鄉，常何之舉馬周，稱其至行，伏念某南越一布衣耳！才非敬仲，虛慙鮑叔之知，略豈淮陰，猥辱鄼侯之薦，心顏罔播，竦懼交加，竊思屬望之已深，轉覺酬知之無具，顧念豫讓報主之心，士爲知己，而繹燭武答君之語，壯不如人，此所以將進而旋辭，欲前而復卻者也！一昨家綽卿返自吳中，備述閣下在軍，入參擘畫，出授指揮，唐永握兵，處分自如，賀拔臨陳，神色不動，兼以監制砲局，動悉淵微，范土揚標，鍛鑛去滓，畫圖新創，授匠速成，資水火之神機，運剛純之妙用，凡昔所謂百步廿四件之法，一母十四子之奇，不容墨守，別有心傳，鱗生何人？敢贊一詞哉！然側聞洩勃，賤品也，醫師收於藥籠，

樗櫟庸材也，工匠登諸樸斲；山海不借益於流壤，而適成乎山海之高深，日月不假光於螢燭，而可煜乎日月所不及；是以不揣冒昧，自貢蠢愚，譯成火器略說一書，茲已脫藁，繕寫呈上，聊爲芹曝之獻，無以葑菲而遺；并望上塵中丞，賜之訓勵。所上中丞書，亦別錄副本呈覽。

昔者元宴作序，三都遂傳；士衡一言，覆瓿以免；敢援斯例爲請，若獲以鴻詞弁冕，則固拙著之光寵也。來書盛道中丞拳拳垂注之懷，而閣下又轉相勸勉，欲其奮壯志於戎行，勵麤才於幕府，列諸手版，獎以頭銜，知遇之恩，淪肌浹髓！夫功名之際，孰不羨哉？某非敢遜藏聖世，槁枯一時，蔑推轂之盛心，守閉門之固節；誠以性有喧寂之異，才有短長之分，不可強同者耳！若夫紬繹西書，抽其祕慮，馳驅絕域，破其奇懷，則倚李白之馬，日可萬言；乘宗慤之風，時逾千里；某雖不敏，未遑多讓。至於暗合韜鈴，妙授機略，閣下固習見中丞之用兵矣！豈假某一二談哉？

況在今日，我師有方張之勢，彼逆有必滅之形，正如奮銛戟之摧枯，揚沸湯

以沃雪，揃茲壓禍，如拔犛毫，雖前書有常郡小挫之說，此猶駭鯨之觸網，困獸之逆阱耳！果以今月上旬，舉其堅城，遊魂假息，蹶角面縛，草薶禽獮，積憤始快；從此直指建業，殲厥渠魁，獻馘泮宮，告捷太廟，彰犁庭之罰，伏釁社之誅，此乃某之所謂可乘之時，難遇之機也；尙望早歲宏功，丕揚駿烈，抑某更有進者，沃炭必徙薪，否則燭火可以燎原，治河必塞漏，否則涓流可以潰防，彼夫張角殲而流禍尙烈，孫恩沈而餘氛猶煽，小波奸兵，狄騷四應，盧循入海，肆橫無常，卽如有明以來，徐汪未戮，倭禍弗戢，闔獻未臬，寇燄不熄，此亦遠鑒之堪思，近事之可驗者也。所以某之私計，尤在弭禍於全消，練兵以守勝。此言也，爲閣下告，卽可爲中丞告。

夫李光顏不肯與賊同日月，所以卒擒吳元濟也；耿伯照不欲以賊遺君父，所以終服張步也。今者萬不至於養賊縱寇，而能因此得爲之時，已振之機，一舉而平之，則天下幸甚！蒼生幸甚！凡夫血氣之倫，疇不頽首仰矚，奮足抃舞？矧乎灞上父老，咸思晉室，關西羸弱，並望漢軍；人心之求治已切，卽天心之厭亂可知。所

可慮者，寇尙張弧，而兵思釋甲，時將舞羽，而人憶止戈，武功旣耀，屯守旋撤，妄謂道德可以弭凶氛，詩書可以銷兵氣，此迂儒之陋識，非達人之遠謀，不知高羅咩命，雖無損貞觀之盛隆，而回紇助師，詎不徼唐宗之酬賚；一生德色，或有覺心，是以惟戰止戰，我之所以鋤凶也；以兵弭兵，我之所以威敵也；時乎機乎，惟智者明者，能因而用之耳！此某所大有望於中丞，而并以言之於閣下者也。

至乎事定之後，散勇遣降，尤關措置，但當布之以信義，結之以恩威，棄劍戟而爲民，使耰鋤以歸業。劉裕不加戮於叛俘，張說不盡誅夫黨項，未嘗不見其仁，推赤心以撫降人，卒定銅馬，收牙卒以安反側，克平淮西，未嘗不見其權；故宜死者死之，所以彌衆憾；可生者生之，所以予自新。某罄此瑣言，或非目論，如有可采，伏乞賜聞！瞻旌旗於江上，佇運籌以成底定之功，聽鐃吹於軍中，願濡筆而獻昇平之頌。

代上丁觀察書

五月二日郵舶已駕，海帆將揚，時小史繕錄火器略說，亦卒業矣。兼聞是役也，有省垣局吏送砲至吳，書郵之便，無逾此者；因裁尺一，併附拙著一冊，上李大中丞；書正副本各一通，由蔡君處遞呈。書去之後，又值令兄從吳門來，出示手畢，相知之雅，相招之殷，雖古人無以多讓；循諷再三，感荷無量！某不揣禱味，前書妄有所陳，片蠡測海，寸莛撞鐘，自知見哂有識之士；然而不敢不告者，恃惠子之知我也。

旬月以來，未奉翰教，方深企止，忽聞閣下有觀察蘇松之命，聆音歡忭，距踊三百竊！上海雖介在瀛壖，固江左之劇邑，天下之重鎮也！其地居南吳盡境，去海不百里，吳淞其門戶也。全疆險塹，實在於此。自吳淞至黃浦，估舶雖可直達，而能據其隘以扼之，固可縋而沈也，築其淺而阻之，勢固不能飛越也。宋末設市舶提舉，及摧貨場，百物輻輳，元明以來，遂成壯縣。國朝乾嘉而後，益增繁庶，近得西人通商，稅務日旺，貨物充物，財力富裕，幾甲天下。數年之閒，所繫於江左者尤重。

進兵於此，籌餉於此，一舉而收翦寇之功，亦於此。苟無上海，是無江左也。是上海一隅，幾握江左全局之關鍵，此固由地勢。今昔之不同，而治之者，亦既事繁而任劇矣！

論其財賦所出，全倚於商，地雖瀕海，物產遠不逮閩浙，魚鹽之利，兩無所居，古所稱窮海也。其民多以種棉織布爲恆業，居奇者多涉瀋遼燕齊，逐什一之贏；今其利藪已失，恐土著無常富者矣！此亦如溝澮之盈，不可久恃者也。他若外來之民，踵接趾交，肩輿摩擊，金氣熏灼，巨商遠買，望羶而附，官斯土者，輒象肥鶴飛去，顧利所在，則人爭趨，任既重則爲之益不易。中外錯處，倨侮習成，殊州羣鬩，獷悍標疾，柔則褻體統，剛則生事端，急之致變，寬之釀禍，此難於撫馭者一也。南北人才，近以此爲孔道，持溫卷，挾薦書以干者，日不知其凡幾，酬之則爲無益之費，不應則生失望之心，此難於接納者一也。城外東北兩區，西人之居日廓，藏垢納污，詰不勝詰。近時劫奪頗聞，其盜無可蹤跡，實皆粵浙莠民，倚西人爲逋逃藪。

也；我往捕之，動輒掣肘，是以益肆然無懼，此難於擴清者又一也。

某謂此皆小焉者也，所重者在悉西人之情，而爲我所用；顧今日所以待之者，惟有畫一以示之信，寬大以示之禮，或是或否，以行我之權，無詐無虞，以布我之誠；與之行事，必簡必速，與之相接，不亢不卑；師其長技以失其恃，明其所學以通其意，如此而猶有或乖者，吾弗信也。宣尼有言曰：「忠信篤敬，行乎蠻貊，誠爲萬世馭外不易之要法也。」閣下邃於西學，而務歸諸實用，固非譚天察地，空言格致者所能，茲當此有爲之時，得爲之權，不得不爲之勢，則凡昔日閣下所有志欲爲者，今皆可次第舉行之。苟有所問，某不敢以不敏辭。

抑某鄙願所在，以西人入中國所譯之書，如偉烈氏之秣算，艾氏之重學，合信氏之醫學，皆無可議。若慕氏之地理，裨氏之國志，均嫌疏略，未臻純備。近人作者，如徐繼畲之瀛環志略，魏默深之海國圖誌，彬彬乎登述作之林矣；然核其時地事實，不免訛脫。竊不自量，欲以一生精力，輯成續海國圖誌一書，以備國史四

齋志之采錄。能遂斯志，而總其成者，在閣下而已。猥蒙厚愛，敢貢愚忱！并抒欣賀之私，以頌升遷之喜。溽暑方蒸，伏維爲國自重！不宣。

與法國儒蓮學士

吳郡王韜再拜：震鑠隆名，十年於茲，願見之懷，無時或釋。特以韜居震旦之東，君處歐洲之北，地之相去，數萬餘里，雲水蒼茫，徒深馳慕！韜昔至上海，獲交於艾君約瑟，偉烈君亞力，繼旅香港，獲交於理君雅各，馮君約翰。此四君子者，皆通達淵博，好學深思之士，時時稱述閣下，盛口不置；則閣下之窮經嗜古，壹志潛修，可知矣！今者應理君聘，航海西邁，道出貴國京師巴黎斯，未悉所居，末由奉謁，紆軫之情，難以言狀。

側聞閣下雖足跡未至中土，而在國中譯習我邦之語言文字，將四十年。於經史子集，靡不窮搜徧覽，討流泝源。嗚呼！此豈近今所可多得者哉？始見閣下所

譯有臘頂字孟子，想作於少時，造詣未至；其後又有灰闌記，趙氏孤兒記，白蛇精記，則皆曲院小說，罔足深究。嗣復見所議太上感應篇，桑蠶輯要，老子道德經，景德鎮陶錄，鈎疑抉要，襞績條分，駸駸乎登大雅之堂，述作之林矣！癸甲以來，知閣下潛心內典，考索禪宗，所譯如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師傳，大唐西域記，精深詳博，殆罕比倫，於書中所載諸地，咸能細參梵語，證以近今地名，明其沿革，凡此盛業，豈今之緇流衲子，所能道其萬一哉？竊慨梵學之失傳久矣！一日經旨，一日音韻，今中土之披雍者，類不能誦讀原文，而印度之黃教紅教，佛皆擯之爲外道，卽錫蘭一島，爲佛祖始生之地，不佞嘗過而游覽焉，見其人皆蠢然如鹿豕，慧光將燿於支那，而淨土又滋以他族，盛衰之感，豈有常哉？則佛所謂象教三千年而滅者，或在是歟！

曩知閣下以西域記前後序文，請艾君西席麗農山人，細加詮釋，其人固嘗祝髮爲僧者，頗工詩詞，特序文奧衍，詳核爲難，或恐不免空疎之誚。夫西域一隅，

在前代以爲絕徼者，在今時已屬坦途；我朝於乾隆年間，平定西域，擴地二萬里外，龍沙葱雪，咸隸版章，列戍開屯，畫疆置郡，每歲虎節往來，雁臣出入，耳聞目見，爲得其真。欽定皇輿西域圖誌，賅括融貫，談西域掌故者，當奉爲依歸。然於五印度之俗尙風土，猶未之能及也。自昔以來，兵力之強，莫如元代蒙古成吉思可汗，始居阿爾泰山麓，出師征伐中亞西亞，颯飛電掃，直搗裏海，經窩瓦河，於是兵威所至，如俄羅斯、波蘭、匈牙利、西里西各國，莫不震懾，爰遣使臣，通問於元。

以大利人加比尼約翰，奉羅馬教皇之旨，實始是行，道由裏海，而北謁帝於行帳，其經裏海東陲也，觸目蕭瑟，鬻饑塞空，蓋卽元太祖用兵處，可見戰功偉焉！嗣後貴國皇帝路易第九，詔遣比利時人路布路幾斯前詣蒙古，講好修睦，中開渡敦河，環烏拉周遊朔漠，經歷阨隘，往返二載，有奇，繼此而往者踵相接，而威內薩人波羅馬可曾仕於元，洊升顯宦，後興首邱之思，解組隱遯，計其在中國，歷寒暑二十有四。此三人者，各著有成書，備述聞見，惜韜未能得而讀之焉！苟得有心

人輯譯出之，大可補元史之闕。

蒙嘗謂前朝幅幘之廣，莫元代若，而史官之闕略疎謬，亦以元代爲最。中國篤志之士，未嘗不思起而爲之，而參之他書，紀載寥寥，無可考證。至其疆域所暨，尤多茫昧，邱處機西遊記所載，略見元太祖師行之遠，若元史所稱遇角端而班師者，則徒貽西國博學者笑耳！前寶山毛嶽生，著有元史后妃列傳三卷，近仁和龔公襄重輯元史，藏於家，顧其卷帙轉損於舊，韜亦有志而未逮，若得閣下采擇西國各書，裒集元事，鉅細弗遺，郵筒寄示，俾韜得成元代疆域考，更次第其事實，仿厲鶚遼史拾遺之例，爲元史拾遺，匡謬糾訛，刪繁去複，書成當列尊名，此千古之快事，不朽之宏業也！閣下豈有意哉？

抑韜更有請者，自泰西諸儒入旅中國以來，著述彬彬，後先競美，如天算、格致、地理、律法，以逮醫學、重學、化學、光學、電氣、航海、制作、機器，靡不輯有成書，言之有要，而其中尤切於事實者，則若慕維廉之大英國志，裨治文之聯邦志略，卽以

其國之人，言其國之事，不患其不審，而實可以供將來考索。特聞西國，向無史官，半出私家紀錄，故往往識小而遺大，略遠而詳近，且其作史體例，諸多未備；是草野之私書，非朝廷之實錄，然遷革源流，實賴以明，不可謂非史家之鴻寶也。邇來之志歐洲國乘者，如徐繼畲之瀛環志略，魏源之海國圖誌，西洋瑪吉士之地理備考，英國慕維廉之地理全志，非不犁然昭晰，而終惜其語言不詳。貴國之列在歐洲，不獨爲名邦，亦可稱古國，而千餘年來紀乘闕如，俾中國好奇之士，無以鑒昔而考今，良可慨歎！閣下宏才碩望，備有三長，曷不出其緒餘，纂成一史，以詔後來？蒙雖不敏，願執鉛槧以從閣下之後，是所望也！諒無哂也！韜今偕理君譯訂春秋左氏傳，斷手之後，繼以易、詩、禮。大抵三年，厥功可葺。返棹時，當經貴國，藉挹芳徽，一吐悃款，願作平原十日之留。

春秋中有難以意解者，一爲朔閏，一爲日食，必朔閏不忒，而後所推日食，始可合古。顧羣儒聚訟，莫息其喙，不獨論置閏者不同，卽言日食者亦各異，非得西

國之精於天算者，參較中西日月，而一一釐正之以折其中，不能解此紛糾也。不佞實於閣下厚期之矣！幸垂啟示，用豁愚蒙。邇來專力譯經，頗鮮暇晷，倥偬之中，率作此紙，詞不宣意。倘獲鱗鴻，殷祈覆我。此外惟萬萬爲道自愛！

寄錢昕伯茂才

遠道書來，歡喜無量，反復讀之，如聆笑言而挹丰采也。外附別紙數行，以孔孟所言，諄諄相勸，貺我良多，感慙交併！顧僕狂士也，其行不合乎中庸，任臆率真，唯我意之所欲吐，往時詩酒徵逐，興酣耳熱，輒與諸故人抵掌論天下事，至無可如何處，眦裂髮指，或爲阮籍哭途，或作灌夫罵座，以故禮法之士，嫉之如讐。放廢以來，久爲時流所唾棄，境遇堙塞，氣概頓盡，不復作此態矣。然憤懣抑鬱之氣，時鳴諸筆墨，不能終嘿，是我咎也。今果來足下之規誨，吾知過矣！

生平又喜作諧語，偶一落筆，便爾斐然；曼倩淳于，竊無多讓。當夫酒徒在列，

妖姬旁侍，縱談無禁，惟取解頤，緣斯口孽，徒叢輕薄。念僕老矣！藐茲科名，置不足道；兼以少有隱志，長無宦情，淪廢之來，伊由自取，槁木死灰，要難榮燃。年已四十，戚戚寡歡，繞膝猶虛，撫心孔悼。長行異國，永隔故鄉，吁其悲矣，尙何言哉？差幸者獲附絲蘿，無殊縞紵，談詩問字，賞奇析疑，可得遙相倡和。他日卜居苕雪之閒，蓬茅在望，杞菊爲鄰，偕隱可期，耦耕有伴，是亦一樂也。

小女苕仙，昔爲小草，今屬簪花，（承賜以佳名爲簪花樓主。）容可匹乎孟光，而才竟殊於蘇蕙；猥蒙雅愛，教以詩詞，近誦唐詩，想已琅琅上口。小女來稟，有云：環堵蕭然，晏如自樂。此足見其守道安貧之趣矣！非得夫子之雅化，曷克臻此？閨房樂事，固有甚於畫眉，而家室歡心，乃亦榮於紵紱。惟念其命名之際，已具前緣，問郎浦已近仙源，指壻鄉適逢苕水，允符佳讖，合有夙因。

承示瑤章，十讀三復，愛不忍釋，幾欲蹈足上天，不禁頰首至地。囑命指其疵謬，初何敢當？僕不足爲足下師，而足下反可爲僕師。足下詩體雅飭簡潔，雅似吾

鄉朱西生孝廉知止堂集，視僕之喋喋千言，下筆不能自休者，相去何如哉？

猶憶曩者客於春申浦上，朋輩往來，日有讌詠，時人爲之語曰：吳門王胖，其才無雙，豪具北相，聖壓西方，牛馬精神，猿纓品概，日試千言，倚狗可待。此雖一時惡謔，然頗足見僕生平，附聞之以博一笑。僕於歲杪，當抵倫敦，來歲春明，掛帆旋粵，日歸伊邇，相見匪遙。聆此佳音，當亦色然喜也。此時團蕉可摘，香荔將丹，未知足下能否來此，與我一尊共話，聯襪閒吟，嘗此異鄉風物乎？率復數行，惟希鑒察。水國初寒，素秋將晚，伏冀自重！不宣。

再寄錢昕伯茂才

僕老矣！晚境頽唐，頗不得意，況復遠客異國，意緒寡歡，心瘁目眊，百凡多病。偶欲作書，忽忽若有所忘，搦管伸紙，不知何語之從，言不能文，幸勿爲罪！十月初旬，僕將有蘇京之行，當作旬日勾留。此時頗得一豁眼界，處杜拉二載，跬步罕出，

其地在英土北隅，少煥多寒，重陽節後，氣候驟冷，重陰慘沍，已霏雪霰，山巔皚皚，浮於雲端，旅人見之，益增淒戾！冬杪春初，定當掛帆旋粵，溷跡塵中，了無足樂。嗟望故山，曰歸曰歸。

吾鄉莫釐鄧尉之閒，與茗雪一水可通；聞道場山下，頗有園林池館之勝，僕思卜居其中，躬耕自得，灌園荷鋤，優游林泉。此僕生平之樂，未識造物者，肯畀我以清福否？想足下此時方欲珥簪筆，紆紱纓，自奮於功名，求作邯鄲道上之夢，豈屑與衰殘廢棄者，同此見解哉？付之一笑而已！江南九月，木葉初脫，計時將寒，伏冀珍重！

代上丁中丞書

舊歲秋中，猥辱寵招，留連瀟瀟者兩月有奇；中閒以私事牽率，未獲久羈，曾肅寸箋，達此微忱，仰叩台慈，亮垂尊鑒。自是以來，家術栖遲，自春徂夏，轅轍南北，

魚雁參差，翹首金閨，彌深馳企！茲月下旬，王軍門手翰下頒，轉述盛愜，令續譯地理西書，俾蕙全功，用成完帙。聞命駭越，無任竦惶！

竊以某濠鏡之鄙人也，才不足爲世用，學不足爲衆式。而閣下遽欲以一得概千慮，片長掩百短，則恐其必不能耳！夫譯書，誠未易言也；選例必嚴，取材必當，摭言必雅，立體必純，搜牢殫其深心，去取徵其獨識，遠追往古，近溯來今，苟筆秉者乏三長，將索瘢者叢衆喙，此其難者一也。況乎前之譯者，皆班范史才，燕許手筆，勢不可以犖豪爲貂續，魚目爲珠聯，連類並載，則爲著糞佛頭，假光生色，則爲附蠅驥尾，雖集狐有志，而疥駱貽譏，此其難者二也。卽使用短舍長，置工就拙，棄干莫百淬之利，而責效於鉛刀一割之功，則才如庾鮑，清逸分鑣，學若淵雲，張弛異尚，離之雙美，合之兩傷，祇可自怡，難娛衆目，此其難者三也。雖然，某豈可憚其難，而不爲哉？

蓋嘗仰窺閣下之用心，若以某略通語言文字之學，繙譯之事，必所勝任；倘

或固辭，卽爲自外，是以不敢不勉副盛懷，敬執鉛槧，請卽從事。特是某來滬就譯，則恐勢有所不能，亦情有所不可，敢借前著，代畫下情。小人有母，年七十有三矣，菽水之歡情有限，桑榆之晚景無多，穎叔之羹，必閱晨昏而徧嘗；仲由之米，非隔吳越之可負。兼以老人情性，尤愛少者，苟倚閭望遠，則形影皆孤，必繞膝承顏，斯夢魂俱適；當喜少懼多之日，正難進易退之時，倘竟再賦遠游，未免有乖素志，某所以躊躇而不敢遽決者此也。若夫籌簿糾紛，米鹽凌雜，徵租索債，問舍求田，付之旁人，俾了斯事，早已不足嬰吾慮矣！然某雖不能來，而書則可以郵遞，變通之計，在一轉圜閒耳！

所譯地志，原係亞墨利加之本，初非祕冊，早有成書，設可寄至粵中，命加紬繹，事半功倍，告成良便。倘以此冊爲可珍，浮沈爲足慮，當爲代購別本於嘉邦，價亦不奢，郵舶往還，三月可達。至於商榷文辭，規模體要，則有王君紫詮在，王君向固同譯火器說略者也；王君助撰是書，別出心裁，多由手創，其閒增損竄削，儘有

出自英文之外者，凡所論說，動合竅要；蒙雖主譯，僅觀厥成，是則其才亦可略見一斑矣！曾膺西儒聘，往英二十有八閱月，茲已歸自歐洲，縱橫三萬里，周歷四五國，泰西汗漫之游，足以供其眺覽，極北蒼涼之境，足以蕩其胸襟；飈車電馭，逐日而馳，火艦風輪，衝波直上；所見奇技異巧，格致氣機，殆不可以僂指數；曾觀書於英京太學；及其歸也，以所攜書萬一千卷，置之博物院中，太學諸儒，無不同聲嘉歎。其旅居於蘇格蘭境者最久；地處英倫之北，界當冰海之偏，四時則少燠多寒，一歲則常冬不夏，杜拉一山，最爲勝地，林木葱鬱，泉水滌洄，顧未逮杪秋，雪霜陰沍，枯樹寒鴉，淒戾萬狀；在其國中，著有春秋朔閏考辨，春秋日食圖說，乘桴漫記，三書屬藁甫定，遽爾言旋，以故未及繕錄真本。王君雖未能深究英文，而頗肯鉤抉情僞，探索問學，以成西國一家言，飢驅四方，卒未輟業，是則其志可憫，而其遇亦可悲已。

抑蒙更有請者，地志一書，體例所繫，原無區於中外，原其流變，可得而言，凡

所紀載，亦惟是圖方域，具山川，考風俗，詳物產而已；皇古所傳，不可得窺，而如夏書禹貢之篇，周禮職方之紀，揆厥大較，斯近之矣。自是而降，則若宏憲元和郡縣志，樂史太平寰宇記，或涉勝蹟，或葺藝文，踵事增華，濫觴於此，後之作者，等諸自鄒無譏焉爾。海外輿圖，詳者實罕，漢唐以來，聲教漸訖，然自葱嶺之北，身毒而西，珥筆所及，卽多茫昧。有明中葉，歐境始通，於是職方外紀，坤輿全圖，相繼並興，頗稱徵實。此外非無綦輯，而非瑣屑小言，卽荒誕不可致詰耳！

逮夫近代，光氣大開，琛賚遠來，梯航畢集，名碩留心於掌故，西儒喜述其見聞。因是徐君松龕，輯瀛環志略，魏君默深，著海國圖誌，而西洋瑪吉士，則有地理備攷，英國慕維廉，則有地理全志，英志，合衆裨治文，則有聯邦志略。巨帙宏編，網羅繁富，彬彬乎登大雅之堂，入著作之林矣！後之言西事者，必於此取資焉！然閒嘗得其書而徧讀之矣，大抵瑪氏三子所作，則失之俚，去華存實，質而不文；其甚者，述今稽古，俱乏新知；隸事分門，如出一轍；記一國而半篇可了，閱千載而數事

僅傳國都而外，莫著名城；邦君以降，罔聞人物；表政治則不繫廢興，志疆域則不詳沿革，系譜牒則不溯淵源；疎略如斯，不無缺憾。徐魏二君，一簡一繁，削膚存液，逞祕抽妍，並極其長，各有所主，然或記載爲多，竟同實錄，摺撫太廣，有似外篇；此史乘之兼官，非地輿之專志，循名核實，尙待補苴。今之所編，似宜變格。

不特此也，方今西學大昌，卮言日出，如偉烈亞力之天學，艾約瑟之重學，丁韪良之律學，格致學，合信氏之醫學，瑪高溫之電氣學，標新競異，幾於美不勝收，若使徧加搜採，則篇帙驟贏於舊，必當數倍；此所謂創始者難爲工，繼起者易爲力也。

蒙又嘗嘆中西文士，各有所蔽，坐令歐洲各邦，遺聞故事，莫可考求；西士之蔽，則在詳近而略遠，通今而昧古，識小而遺大；其所著書，圖逾徑寸，地已千里，概無論列，初乏名稱，是非盡窮荒未闢之區，沙漠無人之域，祇以少名流之潤色，缺風雅之搜羅，遂致湮沒弗彰耳！間有名山勝水，佳墅廣邱，足供遊屐，可入詩筒，而

爲記述之所不詳，方輿之所未備，非身歷其境，不能周知，是則不好事之咎也。士之蔽，則在甘坐因循，罔知遠大，溺心章句，迂視經猷，第拘守於一隅，而不屑馳觀乎域外。不然者，當魏默深撰海國圖誌時，西事之書，無可採擷，甚至下及馬禮遜之每月統紀傳，修辭飾句，蔚然成篇，其用心亦良苦矣！

今日者，遐邇貫珍，刊於香港，六合叢談，刊於上海，中外新報，刊於寧波；其他如七日錄，近事編，日報郵傳，更僕難悉；雖言非雅馴，而事堪考核，然未聞有抽豪寫牘，截貝編璫，甄削繁冗，鉤稽簡要，彙成全書，以備他日輶軒之采者。有志罕邁，良可悼惜！王君紫詮，嘗以爲言，又以西國事蹟之詳，莫詳於郵報，輿地之備，莫備於雜記，必須薈萃衆籍，摺注羣言，參之以訪諮，益之以閱歷，然後斯成大觀矣！所懷未逮，良用耿耿，能集厥事而剏斯舉者，非閣下其誰與歸？

蒙向者伏讀閣下前後奏議，愷切敷陳，軫惜民隱，恩頒赤緊，功在蒼生；太傅時務之書，宣公奏進之筭，無多讓焉！國門可懸，都人爭寫；履任以來，振飭冶局，鎗

砲機器，務求新製，別探奧突，自闢機緘，而尤留意於地志，親加論斷，摘謬指訛，集思廣益，當朱墨圍之錯置，猶經緯度之區分，美哉盛矣！閣下之政治文章，照耀江左，逖聽之餘，曷禁怵舞？蒙欽遲恐後，讚嘆莫名，猥以愛末，妄有所擬，倘蒙許可，幸賜訓言，不勝區區延企之誠！謹奉箋以聞。

寄余雲眉內翰

時屆九秋，路遙萬里，暮雲遠樹，能不依依！重陽節近，籬角黃花，已能笑客，鬢頭白酒，亦解醉人。懸想行旌，言離滬曲，邁返粵中，當在斯時。敬爲闔荆扉，埽花徑，下徐南州之榻，潔孔北海之樽；惠然來游，嚙肯適我，執手披襟，此樂何極？我友馮君，已爲執事斫蓮池之鱸，擷笠澤之蓴，虛講席於花閒，借行廚於竹裏，問字勝十年之學，翦燈盡一夕之談，固足以發遙情，娛雅集也。此閒爽氣當空，秋光正麗，香海浮槎，別開人境，層巒列屋，時入畫圖，每值宵中，涼月如珪，平波若鏡，樓居風景，

殊豁遠懷；執事於此，興當不淺也。普法戰紀十有四卷，已付郵筒，想登記室，卽求荔秋比部，轉寄金陵幕府。

來書述及湘鄉相國見賞鄙文，殷垂顧問，令韜以著述上呈，夫釋投杼之疑，燭覆盆之枉，是在當事者，韜何敢干以私也？嗟乎！韜逃死南陲，已將十載，雖身淪異域，而志在名山，冀述撰之可傳，惜光陰之已晚。北望闕河，徒增涕淚，南遷歲月，半託詩歌；然而飄零已慣，轉依異域作故鄉，即使昭雪無時，敢借名山爲捷徑？亦惟聽之於命，安之於時而已！豈敢妄有所希冀哉？每念及此，輒爲歎歎。今者獲逢執事爲之翰旋，奚啻石父之遇晏嬰，何殊容若之救季子？玉關生入，等贖蛾眉，燕臺望高，猶憐駿骨；迥哉執事，意良厚矣！情孔殷矣！至於出處之閒，籌之已稔，蓋其中自有默主之者，非人力之所可強也。聊塵短札，佇望還轅，此外惟萬萬爲道自愛！

與方銘山觀察

薄游穗石，得挹清徽，猥承不棄，殷然垂問時事，博詢旁諮，屢虛前席，復荷雅意寵招，飫以珍錯，郇廚食品，齒頰皆香，感泐之私，非可言喻！忽忽返權，條已兼旬，瞻企喬雲，如在天上；知己之感，正初溯洄，忽奉瑤華，歡喜無量！

越南近事，略有所聞，請爲閣下前箸陳之：越南在今日，內擾於流寇，外迫於疆鄰，幾於國不可以爲國，其故良由於人才疲薈，不克自振，地瘠民貧，賦不足以養兵，官吏俸糈寡薄，僅能自給；遇事因循，罔知遠大，雖法人日逼處此，亦不思爲自保計。近者髮匪餘孽，竄踞從化，四出蹂躪，幾無寧宇；而法亦復乘機窺瞰，志圖唐外。（卽越南人所稱東京。）自局外者觀之，髮孽假息游魂，除之固易，譬猶癬疥之疾耳！惟法人則真心腹之患也。以越南此日之兵力，萬不能與之構釁，顧束手不校，則勢將坐以待亡。

夫法，虎狼之國也，蠶食鯨吞，乃始饜其谿壑；今欲沮其貪謀，非以力折則以理諭，近則借重中朝，遠則遣使西國，恃萬國公法與之周旋，泰西諸雄國，素不以

滅人之國爲己利，而事有關於一洲大局者，諸國皆得以起而議之。爲今計者，內和法人，外則與歐洲諸國通商，保疆禦侮，即由於此。其次則莫若聯與國，暹羅、緬甸、地同牙錯，勢等輔車，以利害動之，未嘗不可收指臂之助。至於我朝，苟有使臣入請，固未有不力爲之所者也。處今日而爲越南籌國是者，要不外乎是耳。用貢鄙臆，請恕其狂。近日北風凜冽，天氣驟寒，伏冀順時攝衛，珍護眠餐，萬萬爲國自重。不宣。

與懶雲上人

浪跡穗垣，賞音寥闕，塵霾俗障中，但聞浩浩鴉雀聲而已。一昨獲從潘任卿太史，得叩禪關，荷聆塵教，覺粹然其質，藹然其容，迥非近今蔬筍中人物。臨風欽挹，感佩彌襟！駐錫之地，素稱粵中名利，蘭若精嚴，疎寮深邃，城市喧闐，別開靜境；雖孤花片石，彌有會心。韜少時頗喜內典，一燈永夜，聊以自怡；憂患餘生，此事遂

廢。然旅篋中所攜，尙足充兩牛腰也。

竊謂吾吳方外之可傳者，莫如覺阿（法名祖，俗姓張名京度，吳縣諸生。）
通隱梵隱兩集，直躡古人之室，登作者之堂，足續宏秀詩壇而不祧矣！上人蹤跡
半天下，閒雲野鶴，來去自如，杖鉢所至，觀聽一傾；其眼界之空闊，胸襟之曠遠，已
臻最上一乘。前日清談，已窺祕旨，是何難與吾吳覺阿相抗手邪？或謂覺阿未出
家前，詩似和尚，既出家後，詩似秀才；今上人亦釋而儒者也。與上人爲世外交，轉
恨相識之晚耳！拙著普法戰紀，敬以一分上呈，伏乞留置几案，暇時閱之，作蠻觸
觀可也。

與黃捷三副將

薄遊穗石，旬有五；日雲萍聚合，自有夙因；揮塵縱譚，歡喜無量！猥蒙雅意殷
拳，招游畫舫，珠江風景，別有人天，波光月色，燈影歌聲，殊足令人消魂蕩魄，尤足

樂者，豪士名流，美人俠客，合并一時，放櫂歸來，餘香尙留齒頰，而么絃脆管如盈耳也。

前日所擬上馮子立都轉書，立言無奇，樹意未當，亦遼東白豕類耳！乃蒙謬采聽聞，索觀原藁，於以見閣下虛而能受，謙而彌光，而於措置天下之事，度量卓越，已不啻舉重若輕，求之今人，良所罕覩！謹錄副本呈覽，乞賜指南。

此外竊有所求，乃代黔中丁訪廷少尉作乞米帖者，訪廷窮途落魄，幾類伍員，吳市吹簫，韜亦非與之一面之雅，特憐其在困阨中，聊借一箸耳！閣下可稍濟涸轍，俾其得歸故鄉，此恩當銘肌骨，環草之忱，自有所報。貴同寅中多樂善好施者，稊米勺泉，各隨所予，正不必強求。

方兆軒軍門昨來此間，銜杯話雨，翦燭談兵，殊不寂寞。閣下何時惠臨，作平原十日之飲，一吐胸中塊磊也？天氣嚴寒，北風凜烈，伏冀爲國自重！

寄梁志芸茂才

屢欲作尺一之書，奉訊動止，而貧愁困迫，羌無好懷。日者作穗石之游，滿擬剪燭聯吟，銜盃話舊，天涯萍泊，重拾墜歡。乃室邇人遠，徒愴我心，眷望停雲，彌深淒戀！嗟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耳！足下與予，交雖淺而言深，地雖隔而情摯；文字因緣，關乎性命；率投短簡，略見一斑。追維疇昔，詩酒流連，談諧閒作，亦可謂極一時之歡。雲散風流，思之腹痛。

今歲硯田一席地，決意堅辭，藉以敷門養疴，稍有餘閒，獲理舊策。擬將十數年著述，略加編輯，付之手民。非敢以之問世也，誠以平生精契所在，不甘同於草亡木卒耳！覆瓿糊窻，一惟聽之而已。足下名山事業，自有千秋，而既爲帖括，不得不俯就有司繩尺；矧今當大比之年，遐邇人士，雲湧波臻，莫不摩霄奮翮，同享天衢；國家甄拔人才，自當以科名一席位置足下。

外呈遞窟讎言，乃邇來遊戲之作，酒罷宵闌，或者可供消遣，筆墨稍暇，求撰一序，以爲弁冕。此時已畀剞劂氏者，則有瀛壖雜識，瓊牖餘談二種，均欲奉乞一

言，俾得重於九鼎，感且不朽。嗟乎！飢來驅人，居大不易，米鹽凌雜，形役心勞；時復惘然出門，杳無所詣，徵逐而外，誰可與言？同心合臭之友，則又遠隔山川，鮮通繒素，而足不謂我樂否耶？館事如閒，請來此間作十日游，敬當以一石酒爲淳于解醒也。天氣漸暑，伏冀慎護起居，萬萬自愛！

與李壬叔

有相識自都門來者，無不奉訊動止。而歲月如馳，瑤華弗嗣，頰首停雲，如在天上。燕粵遠隔八千餘里，南北相左，存問鮮通。迴憶曩時徵逐之時，渺如隔世矣！往晤鄭玉軒太守言，執事曾患風痺，憚於行遠，咫尺之遙，須人扶掖，是殆晚歲體肥之故歟？近在長安，頗多故人，如潘編修任卿嶧琴昆季，皆金石交，魯芝友太史，童子俊延桂山黃霽亭三比部，俱辱有尊酒文字之雅。前吳春帆觀察之至柝津也，盛口道執事不置，出示代數學諸解，已探奧窔，可棄筌蹄，蓋其服膺於執事有

年矣！至都想必修士相見禮，天算精微，定如沆瀣。

惟是韜也，濩落遐裔，栖遲異域，先人邱墓，遠在勾吳；自睽故里，星霜十有四閱，東望徒勞，北歸未得，每一念及，泣下霑襟！粵中名宿，如鄒特夫徵君，陳蘭甫學博，推爲巨擘；特夫久作古人，同人爲之刻其遺集，必當有以不朽，蘭甫好爲舉世不爲之學，如訂水經，辨古樂，並有成書，執事想俱見之。蘭甫云：與執事書札往來，歲恆不絕，其有之邪？抑何不及鄙人也？今因豫章文雲閣，桂林于晦若應京兆試之便，率作此紙，妄塵清聽，雲閣晦若喜爲疇人家言，已能自關門戶，望更進而教其不逮。北地多寒，伏冀爲道自重！

與彭訥菴司馬

一雨浹旬，敝門不出，狂飈撼屋，懸溜摧簷。每夕孤燈坐對，振觸鄉懷，惟有舉酒消愁，讀書排悶而已！不通尺素，又匝月餘，正切心期，忽奉手筆，十讀三復，感愧

交并！既忝桑梓於同鄉，重結苔岑於異地，此中自有因緣，當非浮寄。韜性情迂拙，生世不諧，放廢南齋，靜言自悼；乃逢執事拂拭於閤，淡閱寂之中，獨加諄勉，策之以康莊，期之以遠到；望深意摯，浹髓淪肌，敢不勉竭疲駑，仰勸光采，用副盛懷。嗚呼！怪鄧禹之笑人，恃惠子之知我，舉世悠悠，得一知己，可以不恨。

伏讀所示鉅製，議論透關，識見宏遠，夫豈時賢所能望其項背？因是知執事胸中包并靈彙，涕笑萬端，豈屑亟亟焉求合於世哉？嗟乎！執事入山必深，入林必密，遐舉孤蹈，欲覓桃源，夫桃源固相距咫尺耳！求之不遠，即在寸心。四大洲中，皆一片爭名奪利場，斷無乾淨土，爲吾輩立足地，執事以爲然否？

遞窟讎言，一時遊戲筆墨耳！故不敢以溷清聽，辱承齒錄，謹獻四冊，藉供消遣。如相識中有嗜奇者，不妨代韜作換羊書也。刻書牟利，得毋亦蹈俗士恆態？然藉其貲以付剗刷氏，俾他著述，流傳世閒，雖爲人下酒，亦無所悔。執事當亦笑其用心良苦耶？聊酬短簡，用寫款懷，伏冀攝衛咸宜，爲道自重！

與友人

大千世界無量衆生中，而有一我蝨於其間，雖至愛如父母，至親暱如妻子，不能喻我心之悲憂慘怛，代我身之疾痛困苦也。所堪自喻者，耳目口鼻知想意識也，天地間有一我，人不爲多，無一我，人不爲少；朋友交遊親戚昆弟中有一我，不足奇，無一我，不足異；卽知我喜我者，亦不過爲我悼惜數日而已；卽至愛如父母，至親暱如妻子，亦不過痛哭喪明，哀慟失聲，呼天搶地，願隨泉下而已；我在世閒見人，忽而生，忽而死，忽而長，忽而老，或漠然置之，或有時動於心，一哀而出涕，我於人如此，人於我可知矣！我父母死，我不能與之俱死，飲食衣服如故也，遊戲徵逐如故也，而光天化日之下，已無我父母之聲音笑貌矣！卽索之幽冥杳渺，亦不可得。

人生則氣聚，死則氣散，旣死後之有無不得而知；佛氏所云輪迴之說者，謬

也！我妻死，我不能爲之不娶，琴瑟好合如故也；閨房宴笑如故也；而茫茫萬劫，永無相見之期；悠悠廿年，并無入夢之夕。命絕緣盡則死，天殤短折，亦數之莫逃；佛氏謂人深於情者，可結再生緣，亦妄也！人生事事可以身親嘗其境，獨至死之一境，斷不能親嘗而告人；見人死，則幸我之尙生，而又懼我之必死；自生人以來，死者不知其幾那由他，幾恆河沙，從未聞有自死重甦者；卽有之，皆言如大夢初醒，言或至冥中者，則由心所造也。

蓋一切幻境，都由心造；佛氏入中國，有天堂地獄之說，世閒無智無愚，皆堅信不變；生時常存此境於心，病劇時卽現此境，故爲冤孽索命而死者，非真有鬼也，平時餒氣之所乘，良心之所發也。人生行事，善惡不能自知，但有歉然於良心者，卽爲惡；盜竊姦殺，其始皆知其不可，而易一念仍爲者，良心昧也！然昧者必有時而明，死時卽以其良心自訟矣！一切刀山劍嶺，餓坑血湖，皆其良心自刑也！

人生不能無死，壯歲而死，與百年而死，等死耳！快哉東坡之言曰：「豬羊蒜

非逢着便吃；生老病死，符到便行。」此老胸中，固空洞無一物也。世閒自促其死者，多矣！非順受其正者也。每念人生忙迫，一場便休，爲之三嘆。嗚呼！世之營營不息，奄奄旋沒者多矣！殊未達耳！愚人以死爲悲，聖人以死爲休，夜臺冥漠，我與共息！

與楊醒逋明經

寄跡粵海，一星終矣！歲月如馳，所思不見，我懷如何？不可說也！韜境遇頽唐，精神疲薈，迥不如前；讀書偶竟兩三葉，便已昏然思睡，見客問姓名，一揖後卽已忘之；衰態如此，亦復自笑！惟是良友之思，縈於夢寐，懷人憶遠，頻有所悲。

猶記曩者課童江村，頗相砥礪，佳節歸來，槃桓小築，酒杯旋放，詩句互賡，亦可謂極翰墨之閒情，盡友朋之樂事。遠至滬濱，閒歲始歸，各以人事，輒不得閒，十餘年閒，始如一瞥。忽遭亂離，慘罹禍患，一別萬里，無相見期。鄉關迢遞，消息茫昧，經年之中，始通一札，可抵萬金。追思前後，悲樂不同，升沈迥異。

嗟乎！人生殆同幻寄，昔也意氣並雄，今則齒髮俱衰，再閱二三十年，宇宙中必無我兩人矣！言之亦大可哀也！功名不立，文字未成，石火電光，遽爾云逝，揆諸寸心，目終不瞑；顧韜終思一歸耳！卜居太湖之畔，淞水之濱，匿跡銷聲，儕於樵牧，數門讀書，以沒吾世。姑妄云云，未識能償斯願否也。秋風淒厲，萬萬自重！

上豐順丁中丞

蠖屈海濱，見聞日隘，北歸無日，西笑徒勞。自分老死粵中，飄零海外，不復敢生妄想矣！顧念先人墳墓，遠在吳鄉，霜露淒其，肝脾隱惻！但得頭白還家，重瞻故里，亦今生之所深幸，此乃韜寢饋以祝之，旦夕以望之者也。而舉世名公鉅卿，所謂感恩知己者，惟閣下一人而已！湘鄉曾文正公，合肥相國，皆由閣下一言加以推許，他如馮觀察竹儒，黎觀察召民，陳比部荔秋，鄭太守玉軒，並由閣下爲之揄揚，得以識面。伏念當代偉人，而愛才下士之心，有如弗及其於韜也，顧惜拂拭之，

惟恐不至，求之古今，誠罕覩已！每一念及，未嘗不感激涕零！凡有驅策，雖赴蹈湯火，有所不辭。

近者伏處山中，側聞閣下應詔復出，天下之人莫不想望丰采，額手交慶；誠以閣下一身，繫於天下之安危，中國之盛衰；此一出也，正中外樞機之所在。方今合肥相國，整頓吏治，澄汰官方，埽除積習，崇尚西學，所有練水師，製戰艦，講兵法，裕財用，通商賈，無不欲次第舉行；而舉朝之人，或有以成法不可驟更，故例不可驟廢之說進者，惟閣下則可力排羣議，共濟和衷，以底於有成；此固時之不可失也！逃聽之餘，距踊三百！

自慙在遠，無補高深；顧竊有所知，不敢不告。羈旅香港十有四年矣！所識能於西國語言文字，而具有深識遠慮者，未嘗無人，如陳藹廷，張芝軒，皆其矯矯者也。張君明於歐洲情勢，能見其大，著有馭外芻言，略加刪潤，敬陳左右，以備採擇。陳君之學，不名一家，弱冠即在英國衙署，律例尤所深知，近爲西字日報，以華人

而作西報，向所未有，非其西學稍有可觀，西人安肯傾倒若是？伍君秩庸，不憚久遠，學律英京，固一時有志之士也。邇來肄習西學者雖衆，而出類拔萃者甚少，如三君者，皆出西人之門，而爲其所用；韜以是深惜天下之才，盡爲西人牢籠搜括耳！如能用之而使奏其效，斷在閣下而已，伏冀少留意焉！

與唐景星司馬

昨蒙文旆枉過，知有福州之行，上謁丁大中丞，聞之喜甚！惜以韜小病甫瘳，不獲追附驥尾，殊悵悵爾！今歲日報一役，已延洪幹甫茂才代爲捉刀，擬以閒中日月，將生平著述略爲編輯，見在已付手民者，計得四五種，暇惟留心於歐洲掌故，擬將十餘年來事實彙成一書，亦職方氏之所不廢也。

中丞鎮撫百越，綏靖八閩，慶海水之不揚，知巖疆之有恃。韓范在軍，強鄰相戒以動色，龔張出治，諸島自遠而來同。特近日所繫尤重者，則在臺灣一郡，內之

關地理財，外之治兵講武，生番狡悍性成，久外王化，恃其巢窟，遂肆憑陵。必當勤撫兼施，寬嚴互用，使其畏威懷德，乃克就我範圍。以中丞辦之，綽然有餘裕，此韜所喜而不寐者也！

韜也不才，揣摩洋務已二十年；不揣謏陋，於近今中外交涉之端，微闚其利弊所在，而歎隔閡之爲患大也。中外語言文字，判然迥異，不能自通，而情意遂以之不孚；其國執政大臣，又遠隔重瀛，惟憑其使臣郵傳之疏牘而已；而於我國之往來文移，應答辭命，則未之見，未之聞也。鄙意以爲宜設西文日報，每歲彙刊中外官牘，俾傳遐邇。

滇南之役，所索七款，當日卽宜以西文刊布，議者謂請入紫禁城一款，疑非出自英廷之命；雲南貿易，或由英廷所授意耳！然英京日報，猶或非之，謂與和約之旨攸乖，蓋以乘滇事苛索，未免意存挾制，道近窺伺，無怪中國之拒之也！英京日報，但謂請中國嚴辦兇手，力守和約，將滇事宣示於邸報而已。日報所言，與英

使所請，抑何不符？豈彼由英廷之密寄，此由民間之清議邪？使以當日英使所請，與節相辨論之言，譯寄歐洲諸國，當必有主持公論者，竊議其後矣！

見在泰西通商，各口岸駐劄領事，奉公循法者，雖有其人，而僭分越權者，殆亦不鮮；推其弊之所從積，蓋由總理衙門，與各直省官員，未能壹意相敷也。且也，外官但知揣摩上官之意旨，小事未敢遽以瀆聞，故王大臣於外省西情，猶未盡洞知而灼見。夫西國之所以上下相通者，每歲將地方官往來文牘，彙輯成書，頒示外國使臣，由此各省人才吏治，可觀一斑；我國家亦宜倣而行之，則通商各口岸領事之優劣，公私瞭然如指掌。

側聞朝廷特欲簡拔賢才，登崇俊良，以備出使泰西諸邦，將來駐劄使臣，設立領事，由此其選，誠千古之盛舉，當今之急務，特恐一時未易行耳！近日出洋人員，學習藝術，采訪見聞，因時得與紳士辨論，納交其賢豪長者，如伍君秩庸，得預禁煙公會，發議抒詞，亦非無裨國是者也。所言雖小，所繫者大，敬敢略言之，乞爲

代陳中丞之前，以作愚者之一得。韜年來多病善忘，精神漸鑠，氣體不充，潦倒頹唐，日形晚境，壯不如人，自慙燭武，老猶作客，敢比馮唐？深懼將來不能供知己驅策耳！南雲遂遠，意與俱馳！

與梁志芸茂才

老病頹唐，百事俱廢，異鄉風物，百不足遺。舞席歌筵，尤視爲畏途，非復曩時徵逐之歡矣！平生意氣，至此消磨殆盡；黃土埋愁，青山瘞骨，卽爲生前之結果，安問身後之浮名？嗟乎！志芸！能不爲我悲哉？館事賦閒，可來此閒作十日游，藉以傾吐胸中鬱積。

半身著述，已刻者僅五種，其纂述經義者，以卷帙繁重，繕寫爲難，尙遲付梓，未知將來誰爲定我文者？履甌糊窗，付之一笑而已。寄呈拙著甕牖餘談四帙，聊供酒闌茶罷，作消遣計。所索泰西和約，已遞郵筒，亮登記室。滙事已妥，所不可知

者，後日事耳！漆室之憂，正無已時。病中捉筆，不盡醜縷；天氣已寒，伏計爲道自重！

上鄭玉軒太守

久違懿範，恆曠訓言，堦莫莢周，驛梅花發，近望南雲，遠思北雁，未嘗不引領而企光彩，竦懷而念德音，側遲之誠，無閒晨夕！韜自撰日報以來，境比絲棼，事同蝟集，終日握管，手爲之疲，幾於萬言倚馬，笑李翰苑之仙才，三券書驢，作郗參軍之蠻語；雖筆墨之閒，不求刻畫，而才盡之歎，因之。今歲意圖舍之他適，無如一枝未借，四顧多虞，貧士之苦，誰還相諒？不登先人邱壟，已十數年矣！北望揮涕，益增於邑！曰歸曰歸，未識何時？猥以閣下素有文字知己之感，故不覺其言之切也！伏念韜行無一能，技無一長，而閣下屢欲爲之拂拭，惟恐弗至；感恩懷德，浹髓淪肌！

邇聞豐順丁中丞已詣京師，作出山霖雨，沾被蒼生；天子思龔張之治外，賢於長城，契丹聞韓范之在軍，隱若敵國。竹儒召民兩觀察，望重當途，遺大投艱，定

可宏施其抱負，承風遙羨，無任瞻依！翹矚江天，良深延企！竊維閣下任事竭忠，審機知變，九重知其篤行，四海欽厥隆名，略分忘尊，愛才下士，於遐陬窮窟之中，而不廢分爨嘘寒之惠，求之當今，伊可得哉？

潘君鏡如，吳門望族，需次穗垣，茲者自粵至滬，奉大吏檄，規覽吳淞礮臺，擬將摹其形圖，以爲矜式；潘君心思縝密，巧慧環生，悟入虛微，而徵諸實用，剗作翦圓，窮極分秒，於西人機器諸學，壹志講求，具有心得，今之所謂奇材異能之士者，或可屈一指矣；閣下見之，定相沈潛。礮局中所譯西書，韜均擬購置一分，用窺全豹。惠風在遠，小草向榮，率作短絨，仰希慈鑒！

上文樹臣都轉

傾倒隆名，十載於茲，懸遲清徽，常深延企；山川在望，而人事錯迕，未獲一見顏色，良用喟然！昨於夢南齋中，得讀大著嘯劍山房詩集，躍然起曰：此當今有數

人物也，爲孝子，爲才士，爲循吏，爲名臣，豈得僅以詩人目之哉？惜韜草茅疏賤，不敢執贄輕謁，故曩者懷刺生毛，及門返轍者屢矣！夢南因言閣下久知香港有王韜其人矣！曾作泰西汗漫遊，頗悉歐洲情事，哀其窮，悲其遇，憫其沈淪於荒陬異域中，時思有以位置之。

古今來愛才下士，從未有如閣下之悱惻篤摯者也；是固不可以不見。誠如是也！閣下固韜生平一知己也，復何嫌何疑而自阻進見之途哉？夫今世之所謂知己者，類皆始投縞紵，繼誦詩文，沆瀣一氣，然後加以拂拭。從未有聞其名未識其面，而卽思汲引，且爲之歎息欷歔而弗置者；是真知己也！安可當我世而弗見也歟？是以敬敏崇階，親瞻懿範。

承閣下不以其冒昧，擯諸門牆；許以從容論說，博采旁諮，冀收一得，此猶以洩勃登藥籠，砒砒入夾袋也！閣下之度量，固迴越乎尋常萬萬矣！韜方退而自幸，而轉慮不得一當，無以仰副盛懷；乃不謂閣下過加推獎，溢分逾恆，珠玉琳琅，斐

然疊至。十讀三復，無任主臣，夫士所難得者，感恩知己耳！況今兼兩者而有之哉？夫閣下之於韜，非有左右之先容，特以文字之閒，遠相契合，而遽惜賈誼以言事，懼憂杜牧以談兵，獲罪馮唐未薦而已老，馬周不遇而終窮，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則身受之者，宜如何感激涕零，銘肌浹髓哉？瓊什尙未酬次，因布鼓聲，暗小巫氣索，遂至下筆而艱一字，搜腸而苦九迴，處士純盜虛聲，此一端矣！閣下聞之，應爲掀髯一笑也！

與朱穎伯司馬

判襪臨歧，芳徽遂隔，彈指之閒，日將改歲。溯自旅邸開樽，小樓剪燭，潑墨題襟，雅興斯劇，無何布帆遠掛，明月屢圓，遙眷令儀，莫申良覲，歉仄之懷，殊不可任！豐順丁中丞見莅船政局，想時謁見，此韜平生一知己也；出山霖雨，沾被蒼生，假手樞機，經綸赤緊；此固韜旦夕以望之，寢饋以祝之者也！韜屢思作閩中之游，一

覽三山勝概，并可借足下作康駢劇談，劉伶痛飲，而一抒其離悰積愫，寧不快歟？惜此時病未能也。

吾吳鶴琴太史，自粵抵閩，特至福州，上謁丁中丞，蓋中丞撫吳時，鶴琴太史以文字受知，固著於弟子籍者也。在粵垣耳盛名，欽慕弗去懷，特托韜作曹邱生，以一字爲介；鶴琴太史，品詣篤粹，學問淵深，書法特其緒餘而已；卓然異人，足下見之，定當契結苔岑，氣同沆瀣，倘有可爲嘘拂者，乞以廣長舌宣之於相識者中，正如順風而呼，聲當加捷也。

外呈拙著兩種，藉求誨正，雖此種述撰，百年後徒供餽窗覆瓿之用，甚或投諸溷廁，而茲時必災及梨棗者，匪惟自惜其羽毛，亦以生平精神所注，感時撫事，論世知人，偶或流露於楮豪，所以卒不敢自闕也。閩中天氣想寒，伏維崇護咸宜，爲道自重！

與余謙之大令

不佞，三吳之鄙人也，樵味不學，弁陋無文，竄跡遐裔，十有五年於茲矣。方懼爲世人所唾棄，匿影銷聲，自甘淪廢；又何敢以不詳名字，妄自達於貴官顯宦，通人名士之前？乃蒙執事不以垢累，輕苔魚網，爛然先賁，謬采虛聲，猥加獎譽，初何敢當？主臣主臣！不佞於此閒，日以煑字爲活，日報一局，謬主裁斷，久已辭之不獲，去春特薦番禺洪幹甫茂才以自代，不佞僅觀厥成而已。

生平述撰，略有數種，要皆餽窗覆瓿之物，了不足存。近自普法戰紀外，甕牖餘談，瀛壖雜志，弢園尺牘，已次第付之剞劂氏，均以一分奉上，藉塵清誨；尙有遜窟，調言一書，出自遊戲之作，竊未敢爲執事所見也。經學諸書，卷帙繁重，無力付梓，容俟異日，懷璞獨賞，享帚自珍，文人結習，大抵皆然，想不值執事一噓耳！

來書許以大著見眎，極欲先覩爲快！想見鴻詞鉅製，足懸日月而不刊，游夏何人，敢贊一辭？特旣承雅愛之殷拳，或有所知，不敢不告，比諸獻芹貢曝，聊竭微忱而已。夫涓壤何益於高深？螢燭何增乎光耀？而有所弗遺者，正以見其大也。執

事厚德虛衷，夔絕千古，頰首臨風，彌深欽挹。

至於歐洲之學，要非一端，或嫻於掌故，或熟於輿圖，或旁及乎格致藝術，象緯歷算。近者上海製造局中，繙繹各書，逞妍抽祕，幾於美不勝收。別紙繕呈書目，統希垂鑒。久欲裁答，疏懶病廢，憚於筆墨，竦仄殊深，幸勿爲罪！日來陰雨廉纖，薄寒中人，伏冀攝衛咸宜，爲國自重！不宣。

與楊甦補明經

甦補足下：前於郵筒中，奉寄瀛壖雜誌，就正於有道。蒙以四字獎之曰：「錦心繡口。」許以必傳。顧此四字，蒙殊不謂然。夫人生少爲才子，壯爲名士，晚年當爲魁儒碩彥；學問與年俱進，則其造詣亦隨境而俱深。錦心繡口四字，猶是才人本色，與蒙之年齒境遇，似不相符，嗟乎！蒙在今日，豈猶甘與三五少年，爭妍鬥艷，競時世粧哉？

駸園尺牘，近已付諸剞劂氏，寄奉四冊，藉塵清誨。四卷以後，大抵爲曩時所未見，自足下觀之，其爲賜也日損乎？抑爲商也日益乎？文集八卷，詩集六卷，見擬次第登木，詭癡符遍處呼賣，殊不值識者一噓耳！

蒙生平用力所在，爲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皇清經解校勘記二十四卷；以卷帙繁重，尙待集貲。至春秋朔閏考，春秋日食說，火器說略，三書，明歲當俱可藏事。其講述四部入之雜家者，則有老饕贅語；其述泰西輿圖掌故者，則有西事凡、四溟補乘；而乘桴漫記，則西行紀游之作也，雖已屬藁，尙未成書。蒙之著述，盡於此矣！

旅粵十有五年，雖陸賈之裝，未貯千金，而鉛槧之富，頗有可觀。天之所以厄之者，殆將有以成之歟！嗟乎！此豈始料所及哉？憂患餘生，百不足遺，惟縱情緇素，寄意楮豪，與爲性命，陶寫牢愁。甦補足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往俱茂齒，今並衰年，疇昔懽悰，邈若墜雨，日月馳逝，山川悠遠，所思不見，我勞如何？鶯飛草長，境易

腸迴，又曷禁掩卷而歛歔，臨觴而太息也？粵中十月，天氣始寒，早晚可御薄棉；想江南此時，當披裘而圍爐也。伏冀珍重，不盡欲言。

答許穉麟齋尹

前月之杪，辱枉手翰，發函伸紙，歡悅萬狀！西樵之游，僅宿山中一日，勝境都未領略，而足下探幽攬秀，於七十二峯，閱歷殆遍，此不獨恃有濟勝之具，蓋遙情逸興，迥異於尋常也。獲聆緬述之詞，頓發重游之想，當待足下來作導師耳！

邇來俯首槩鉛，役心緇素，東塗西抹，匪我思存，清致旣鮮，生趣益寡，爭食腐鷄之餘，逐隊濫竽之末，於其乃心，翩然翻矣！會當數門述撰，屏絕世緣，縱目雲蘿，置身泉石，逍遙一室之中，游戲六合之內，庶足以娛老耳！

與劉子良齋尹

屢奉教言，良深欣悅！衰態日見，百憂紛來，驚心時序，涼燠潛換。迴憶買花佛寺，載酒珠江，頃刻閒事耳！而美人一別，消息茫昧，良友不逢，山川寂寥；舊雨既停，墜歡莫拾，景物所陳，肺肝爲惻。承招僦屋穗垣，卜居別墅，顧北周南，時得捧手，左圖右史，聊可愜心，成杞菊之比鄰，爲雲萍而作合，追陪笑語，披豁襟懷，不亦快哉？惜韜此時病未能也！全家生計，尙懸於寸管，終歲經營，不出乎方隅，必也陸賈之囊，所蓄足支十年，然後天隨之宅，所擴非止三版，由衷之言，想邀亮察！力疾作答，申寫所懷。

擬與倪雲癯少尉

傾耳隆名，瞬逾十稔，久欲挹裳執襪，趨謁崇堦，修士相見禮，而每至會垣，輒以事阻。蓋不佞下榻西關，距執事寓齋五六里而遙，非盡竟日之閒，不能從容揮麈，縱譚傾吐平生衷曲也。猶憶日者與二三同志，蠟屐游山，道經一家門外，見所

懸一聯云：「麒麟千里，鷓鴣一枝。」悚然異之；因指謂偕游者曰：「此中有人。」時有相識者，謂此臨桂倪君雲癯所居也。亟欲迴登臨之步，以伸叩訪之忱，而閣者以外出告。望衡徒懽，迴車靡樂，逮乎登峯造極，下眺城市，見夫水石清幽，竹木葱蒨，則尊廬也！未嘗不羨小築之宜人，閒居之適志也。

執事著述隆富，遐邇流傳，鉛槧清娛，杖履暇豫！癸辛志事，點筆花南，甲乙編年，攤書研北，自具千秋之絕業，不卑九品之小官；身淪而道顯，境困而神怡，寧不足以見執事之志趣哉？時屆孟冬，海嶠始寒，不佞將擬作穗石之游，重命筇輿，一訪山靈，爾時逕當望門拜塵，連牆投刺，追陪裙屐，跌宕壺觴，執事幸勿訝其貿貿來前也。聊修尺一之書，用寫欽遲之意；此外惟冀爲道自重！

與許穉麟齋尹

別來四閱月矣，彈指春光，倏已逾半，雖在炎方，而花木爭榮，皆有欣欣自私

意。一雨之後，新綠怒生，柔紅欲滴，靜中領略，殊自悲耳！二月初吉，曾作西樵之游，住山中一日，虛壑泉聲，喧匊枕上，雜以樹杪風鳴，恍疑夜雨，此亦靜境也。惜讀書有志，買山無貲，日膠膠擾擾於名利場中，齷齪可恥！與君別後，益復無聊，惟日共麴秀才爲消遣計，昔之人及時行樂，排日爲歡，夫豈自放於禮法外哉？蓋有甚不得已者也！

曩讀令弟聽香畫本，穆然神遠，蕭然致逸，幾於愛玩不忍釋手。今者遠離穗石，寂處荒江，想衙齋定有餘閒，可供染翰；鄙意擬求絹本十二幅，裝潢成冊，研北花南，明窗淨几，甌茗甫啜，鑪香乍消，時一展閱，別有佳趣，倘肯許我，圖報之私，惟力是視。不佞著述數種，盡覆醬瓿；今年又欲刻四溟補乘，詭癡符遍街呼賣，老友聞之，應爲齒冷。相隔匪遙，相見未知何日？如遇便鴻，乞賜良訊。不宣。

與蔣秋卿少尹

穗垣返權，快讀瑤華，裁答稍稽，想勿爲罪。閣下以安仁抱戚，平子工愁，卽景傷情，觸物生感。所居前山公廡，碧水環門，青巒入戶，夏雨乍過，變態萬狀，是亦旅居之勝趣，宦游之清福已。惟是百年苦短，來日大難，旣珠沈玉碎之難迴，亦月老天荒而猶憾；伏冀自珍玉體，善遣哀衷，莊生齊物，以達忘情，奉倩神傷，唯憂損壽，是在乎節之以禮，抑之以分而已。

伏誦來書，看書排悶，酌酒消愁，此固達士之襟期，亦雅人之深致，惜乎弟未能及此也。滬上新書，如數檢呈，想閣下於閒中閱之，或可如一丸消塊，七發起憂也。嗟乎！僕本恨人，怕談往事，半生羈旅，已逾重耳；在外之年，垂老頽唐，更抱伯道無兒之痛。廿九載之逋臣，此懷彌苦，七千里之孤客，何日能歸？相提並論，奚啻天淵？等重泉於康莊，甘秋荼之如薺，冥心寡欲，息慮絕營，所安如是而已！此固足下之所知也。炎熇如蒸，小年正永，伏維順時珍攝，爲道自重，不宣。

與許聽香茂才

判蘄珠江，月七度圓矣。迎秋徂夏，已四序之將周，遠樹暮雲，悵閒關之迴隔。念我良友，遠在一方，愛而不見，我勞如何？前月下旬，瑤華遠逮，雒誦迴環，歡喜無量！顧開紙數行，卽覺有離索之感，於時風雨滿山，波濤沸海，一燈搖窗，萬籟盈耳，孤懷棖觸，歎息彌襟！始知羈客之難爲，煩憂之易入也！

足下依伯氏而賦南游，別閨人而馳遠道，俯流濯足，觀海盪胸，蠻煙蠻雨，徒感牢愁，近水遙山，盡歸陶寫，思入於神，發之以畫，情役於境，遣之以詩，斯亦宦況之足娛，閒居之一勝也。

若鄙人者，留滯一隅，飄零卅載，頭顱如許，學業未成，居無負郭之田，家少應門之僕，年逼商瞿，而尙虛嗣續；情同叔夜，而長抱幽憂；世上浮榮，一切灰冷。足下其以不佞，尙思銘勳竹帛，奮跡雲霄者哉？自違鄉縣，十有六年矣；歸心阻於江湖，離思縈乎夢寐。妄擬於莫釐，鄧尉之閒，誅茅翦茨，聊營數椽，門臨魚陂，植以菱芡，環溪繞屋，則梅千株，竹萬竿足矣！中闢草堂，度書五楹，時復種秫釀酒，劔筍供餐，

田足稻粱，園收芋栗，布衣蔬食，以畢我生。此則日夕以望之者也！外此匪我思存矣！

足下夙擅捷才，早馳俊譽，濫膺之鐘，知音競賞，璠璣之品，望氣可知，騰吹詞章，蜚聲翰藻，方當備顧問，造承明，迴翔天衢，雍容臺省，幸勛光彩，毋忘德音，作答稽遲，良深悚慙！聊乘便羽，藉布夙心。

上陳荔秋星使

揖別江干，瞬經兩載，粵雲燕樹，馳企徒殷！邇維福履綏和，起居康豫，定多勝也。孟冬之月，郭侍郎星軺自北來南，道經香海，檐帷暫駐，三日勾留；或有勸韜往見者，韜以無位下士，弗敢輕於趨謁。今歲西儒理雅各招韜重作泰西之游，續譯義經，曲臺記，俾成全書。韜思是役也，能使聖教遠被歐洲，或亦可不虛此行，顧念與其爲西人供鉛槧，不如爲君國備馳驅。竊見近日皇華之使，絡繹於道，雖其閒

折衝樽俎，焜耀敦槃，自有人在，以韜之不才，奚能及奉孟之毛遂？買骨之郭隗？特以彼絜此，孰得孰失？孰後孰先？故毅然辭之，而弗往也。淪落遐裔，靜言自悼，聊耽著述，藉解牢愁，敬以弢園尺牘一分，奉呈鈞誨。析津天氣，想已嚴寒，伏冀順時攝衛，爲國自重！

與田理荃大令

竄伏荒陬，名流絕跡，飢驅之外，閉戶日多。乃蒙大君子謬采虛聲，輕苔魚網，爛然相賁，推獎逾分，益覺汗顏！不佞三吳之鄙人耳！讀書有志，學劍未成，少亦嘗願投筆從戎，請纓繫虜，躍馬塞上，荷戈行閒，徒以有老母在，未敢以身許國也。不意庚辛之閒，戎馬俯張，風塵瀕洞，江浙盡陷於賊，幾無一片乾淨土；跳身海上，志圖殺賊以自效，奇計未就，謗書已來，不得已，避地粵中，於今十有六年矣！俛仰世途，土苴仕路，視一切皆死灰槁木耳！旅居無俚，著述自娛，近者晚境頽唐，精神疲

齋，並此而亦廢之矣！羈旅之期，逾重耳之在外，踽涼之況，悼伯道之無兒，年屆商瞿，而行慙衛瑗；頭顱如許，歲月若馳，真不禁把酒問天，拔劍斫地，而欲一吐胸中抑塞也！

伏讀執事來書，鬱勃之懷，良不可任。夫士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此數鉅公者，皆於足下平日有相知之雅，而始遇而終不遇者，則限於天也。人生墮地以來，功名之遲速，境遇之通塞，聲譽之顯晦，皆天爲之主，而人不預焉！獨至學問文章，則可自爲政；蒙願執事於不可必者聽之天，於有可操者盡之人，如是而已！昔者邴原躡屣而覓孫崧，東海榜道而求孫惠，足下於僕，庶幾似之！獨惜僕之才，遠不逮古人萬一耳！山中苔石，自有因緣，海上雲萍，非無遇合，僕或不至，足下可來；此閒樓閣參差，半在雲外，宵闌燈火，遠近上下，遙望之有若繁星，蠻花妖卉，逞媚弄姿，是亦娛情之地，銷金之窟也。大暑如蒸，小年正永，伏冀順時珍攝，爲道自重！

答伍覲宸郎中

藉甚清徽，常懷虛眷，瞻韓徒切，御李無從。日前承惠然先施，輕苔魚網，爛焉下逮，展誦再三，感慙交并！不佞，三吳之鄙人也，性好閒散，不樂仕進，戚友以麋鹿相畜；自幼年入邑庠，卽棄帖括而弗事，寄跡瀛壖，逍遙物外；暇則講求西學而已。庚辛之閒，赭寇雲擾，蒼生鼎沸，切同仇之志，深故國之悲，竊不自揣，以一二策獻之當道，不謂忌者中以蜚語，愼而獲免。南游嶺嶠，十有六年矣！讀書學道，聊以自娛，閉戶日多，罕與人通；曾以指陳洋務爲湘鄉曾文正公、合肥相國、豐順丁中丞所賞識，皆欲招致幕下，以禮爲羅；然譬諸一鶴翔於寥天，而猶俯受羈勒，竊弗願也。

迄今所陳，半見施行，或有以用其言而棄其人爲鄙人惜者，亦付之一映而已。生平著述，都未繕寫眞本，付之剗；今年擬刊行四溟補乘一書，述海國之見聞，備職方之紀載，亦外史氏所不廢也。滬上新書，近以數種謹附郵筒，藉塵清覽。小地球一架，製極精巧，亦可供案頭雅玩也。

與余謙之大令

前日台旌道經香海，獲挹芳徽，暢聆塵論，翦燈話舊，把酒聯吟，至足樂也。別後靜俟玉音，瞬經三月，驚駒隙之頻催，瞻蟾輝之屢滿，未嘗不臨風而憶遠，觸景以懷人也。

逮至瑤華下賁，正抱微疴，霖雨浹旬，敷門兀坐，藥爐經卷，聊遣朝昏，正襟莊誦，歡悅逾恆！擬之陳琳一檄，枚乘七發，無以過焉！惟是賜稱微誤，初非張祿姓名，未知臣瓚爲何人，敢謂孟堅之非固？韜位未躋朱紫之末班，才已漏珊瑚之宏網，長爲山澤之臞，永與麋鹿爲伍；入秋匝月，病骨始甦，裁答稽遲，幸勿爲罪！

當此金飆扇候，玉露泣秋，衣袂閒拂拂有涼意；足下自公退食之餘，衙齋中作何消遣？近世士大夫多以地瘠事繁爲慮；昔東坡之守膠西也，齋廚索然，日食杞菊，而處之期年，貌加豐，髮反黑，何則？游於物之外者也。足下遠識超然，性命之

微，獨契真旨，故以爲言，伏冀強飯加餐，爲道自愛！

與余雲眉中翰

正月元日，台旌自都門回，道經香海，獲挹芳徽；爾時把杯話舊，翦燭論文，其樂何如也！逮至清華別墅，韜已入醉鄉，刺刺者不自知其作何語。頽然一枕，夜半始醒，乘輿歸來，觸冒風露，頓成寒疾；敷門三日，而文旆已返穗垣矣。及高軒重蒞，韜適作西樵之游，又復相左，悵仄之懷，良不可任！二月中，曾肅手畢，遠寄滬濱，而騶從已行，投書者竟作殷洪喬故事。荷花生日，疊奉瑤華，歡喜無量！

張君芝軒，才調翩翩，學優而行美，且於泰西時務，能見其大，星軺東邁，俾佐幕中譯事，當必勝任愉快，固隨員中不可少之人也。足下汲引爲懷，登諸薦牘，舉賢愛才，具見一斑。日本名流，道經此閒者，必修士相見禮，贈紵投縞，筆談往復，然如名倉、松窗、八戶、順叔，今皆不通聞問矣。近得一人，曰寺田宏，亦當今豪傑之士。

也曾讀書於普國於歐洲情形，瞭如指掌；其人見居東京，有事可備諮訪。

日人近思復古，仍尙中國文字，蓋先入爲主，積重難返也。東京爲文人所薈萃，儒者類皆能文章，講學道，經術詞翰，戛然有深造；非越南高麗琉球之可比。韜嘗得其近人著述觀之，多慷慨激昂，感時憂國之言；患泰西諸邦之逼處，而亟思爲自強計，其國固不乏有心人，誠未可輕量也。

據其國史所言，高麗琉球，皆曾入貢；琉球則隸於薩峒馬島，以奉共球，歷世毋改；明時平秀吉，因高麗不脩職貢，興師往伐，遂入其都，此固已事可徵也。至於泰西近事，芝軒洞若觀火，猶之虞世南之行祕書，又何俟韜再爲贅陳哉？皇華之行，未知何日？燕雲粵樹，不盡依依！

與楊醒逋明經

前泐尺一，知邀清鑒，獲奉還雲，歡悅萬狀。老病侵尋，凡百疏懶，故鄉之思，夢

寐難忘。每讀古人詩：「路長難算日，書遠每題年，無復生還想，終思未別前。」未嘗不泫然出涕。閭閻諸故人，生存死沒，均不可知，每於足下來書，略知梗概，疇昔老成，俱已凋謝，卽與鄙人年齒相若者，亦大半修文於地下；人生歲月，其不足把玩也如此！

淪落遐裔，靜言自悼，數年來境頗回甘，而心則彌苦，不獨文字之閒，無可商榷，卽登臨游覽之地，亦復了不可得，聊自周旋於一室中而已。每思與足下尊酒論文，燈窗話雨，未知何時？韜少時極慕東西洞庭之勝，莫釐縹緲，攀涉不勞，而林屋峯巒，尤爲奇詭。意欲卜一廛於此，藉以娛老。

避患難行，忽忽十有六年矣！所以未卽歸者，粵中劊劊殊賤，擬以生平著述，災諸梨棗。顧依人作計，卒卒鮮閒。何時擺脫世緣，畢心鉛槧，了此夙願，早著歸鞭。爾時結三閒之茅屋，泛一葉之扁舟，足下其尋於我煙波浩淼之鄉，共醉濁醪，絮談往事，不亦樂歟？而韜竊恐其未能也！聊作此言，以爲息壤於邑之懷，其何能已？

粵垣近患水災，當夏而寒。江南風景，當不同也。

與潘惺如明經

別後倏忽十有六年，真覺一剎那閒耳！粵樹滬雲，雖相隔在五千里外，然無一日不縈於夢寐中。曩客秦西，曾寄憶於詩章；自後歸來，未通一字，非竟翫然忘之也；以足下愛子嬌女，相繼夭亡，方寸之中，莫名哀痛；欲強爲慰藉，則又不能；嗟乎！人生如傳舍，豈能百年相保哉？足下悼亡哭母，埋玉沈珠，亦極生人至艱之境，正復不知足下於此中日月，如何過去？當不至如昔人所云：以淚洗面耳！

年來述著，略刊數種，公卿閒稍稍有知微名者，或勗以出山；嗚呼！精神耗於憂患，意氣消於羈旅；迄今冉冉老矣！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豈尙能趨時媚世，作三五少年態哉？聞足下近日鬚髮皓白，居然老翁，惟酷嗜杯杓，尙不減昔。韜於看花飲酒，徵逐冶遊，尙有狂奴故態；何日歸來，作連夕之清談，傾頻年之積愆，一吐胸

中鬱勃而後快哉？思念良殷，率作此紙。天氣漸熱，黃焦丹荔，時得飽啖；異鄉風味，轉增悲耳！

與顧桐君上舍

作十六年之久別，爲七千里之遠行，故人無恙，尙爾偷生；思子爲勞，未能忘弭。八載以前，曾作秦西汗漫之游，風雨破其奇懷，波濤消其壯志；所聞所見，雖足以豪，而行路之難，不啻歎李青蓮之蜀道也！擊楫言旋，仍寄性命於三寸之管；東塗西抹，時出以詫粵中三五少年；嗜痂逐臭，頗有好之者；薄有微名，掛人齒頰，斯已可笑！已乃漸以覆瓿餽窗之物，災及棗梨，詭癡符沿街喚賣，不值一錢，緘璞享帚，聊自貴耳！

嗟乎！五十之年，忽焉已至！雖非鬚髯如戟，（尙未留鬚。）亦已兩鬢漸斑。迴憶酸齋花媚，精舍簷香；昔時我師輒婆娑於此，每於春秋佳日，必招及門諸子，觴

詠一堂，洵足樂也。迄今思之，渺如隔世。足下近況，醒逋書來，略悉一二；青囊之術，盛行於時，足繼家聲，極爲欣慰！如有南鴻，乞賜良訊。率作此紙，聊以代面。吳雲、粵樹，不盡依回！

與黃春甫司馬

別一十有六年矣，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居恆寂寞，事業蹉跎；一任鄧禹之笑人，孰爲惠施之知我？秦西歸來，仍事譯經，彈指三年，役遂中止。時同人方設印局，繆相推許，以韜承乏，蓋又五年於茲矣。年齒日增，精神日疲，酬應紛如，視作畏塗。無奈此一席地，屢辭不獲。同人勸韜卽占粵籍，長住天南。然狐死正邱首，仁也，北望興嗟，常增於邑！擬於吳下，莫釐，鄧尉之閒，闢五畝之園，築三椽之室，爲終老計；足下以爲何如？生平著述刻者五種，此外尙擬梓以問世，然覆醬瓿物耳！恐不足重。日月若馳，頭顱如許，悲修名之未立，痛夙憾之難平；故鄉風景，時縈夢寐，

曰歸曰歸，未卜何時？此所以對酒而悲歌，望天而欲哭者也。

滬上友朋，時時入夢，生存死沒，均不可知。顧我則念彼，彼或未念我也。方以爲長作嶺南人，客死海外耳！喟炎慨涼，世情大都如此。韜雖厄於生前，而冀傳於死後；其許之與否，雖在彼蒼，而亦可操之自我。蓋豐於彼，嗇於此，理之一定者也。足下邇來境況愈佳，聲名隆隆日上，積儲之富，儘可逍遙農圃，偃息田園；惟蘭徵未兆，熊夢猶虛，韜以在遠，未悉其詳；入幕依人，何如買山退步；足下當思之爛熟矣！聊貢鄙臆，想無河漢。

與黃春甫司馬

秋初獲奉還雲，歡悅萬狀！垂愛之誠，溢於楮墨。反復雒誦，不覺涕零！自別以來，於今十有六年，夢寐中未嘗不思念及之，恍若夙昔同堂晤對時；蓋精誠所結，不以久暫殊，不以遠近隔。古之人情浹苔岑，誼深金石者，類皆如斯。況於患難中

相倚賴者哉？入秋久嗽，近且陡患咯血，以五十始衰之年，而有此病，詎爲壽徵？日惟敷門習靜，息慮寡營，以藥爐經卷消遣而已！此閒非但無名醫，併無良藥；擬往穗垣小住，藉養身心，若不獲瘳，則修文地下，亦平生意中事也。晝夜之故，上士所不疑，淹速之度，哲人所罔戀。東坡云：「葱韭大蒜，逢著便喫，生老病死，符到便行。」真達者之言哉！韜亦惟順受其正而已。

足下搆小築於五茸，甚爲欣羨！郡城雖乏名勝，而風猶樸儉，俗鮮澆漓，雞豚易謀，米薪尙賤，固居然一樂土也。郭外九峯三泖，足供游屐，優哉游哉，亦可聊以卒歲矣！他日歸來，當作杞菊比鄰，足下想無不許也。生平所愛，尤在莫釐鄧尉閒，聞西洞庭，林壑尤美，昔時惜未一游，今日徒勞夢想而已；是處尙無東道主人，卜居之願，猶有待耳！

海上諸故人近況若何？酒闌茗罷，尙有齒及鄙人者否？一別不見，相隔云遙，言念吾生，忽已垂暮，人生歲月，其不足把玩也如此，可不及時行樂哉？秋氣已深，

北風多厲，伏冀珍重！不既。

與唐景星觀察

昨接瑤華，歡喜無量！西人辦事，雖未必盡秉乎公，而其所爭者，必據乎理。則我亦惟持理以折之而已；若欲感之以情，則斷不能。泰西各國，與我朝通商立約以來，其所執持者，約中條款而已，苟其有悖乎約，立斥之，彼亦無詞；然其中亦有樞紐，亦有機緘，蓋視乎辦理之人能否而已。近數十年，西人挾勢以相凌，幾於無請之不從，有言之必踐，厥後動至酬款爲了事，誠爲深可太息者也！

煙臺所議條款，當時首以爲不然者，日耳曼公使也，移文其國，謂當酌改，蓋視此尙以爲未沾利益，必使稅則再爲輕減；後與總理衙門議，屢有齟齬，幾致決裂，而公使遽有下旗出都之說。按下旗卽示彼此失和，不以玉帛而以兵戎，其意專在以勢挾制耳！於是遂有上諭，著總理衙門與歐洲各國駐京公使，妥爲籌商

之命。夫取之於民，征之於商，我朝自有定則，所謂一國之制度不可紊也。權自我操，責無旁貸，泰西各邦之前來通商者，皆當視我之準的，而就我之範圍，烏有強人以從己，專欲利己，而不知弗便於人也？

試觀英法各國，其於洋酒、呂宋煙二款，稅之嚴而權之苛，亦復孰爲之議其後者？美國邇來征賦之重，爲向時所未有，亦復孰爲之指其非者？何則？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土地我所自有，法制我所自立，豈有通商遠人，強預我家國事者？如必事事以勢凌之，則國不可爲國矣！鴉片稅餉，再當加重。所抽洋藥釐金，亦必由漸而增。蓋鴉片爲我國漏卮之至巨者，況以毒痛我民，不容不設法以嚴爲限制。卽如新金山一隅，熟膏一磅，權稅五十金，未聞華商以此爲病也。洋酒、呂宋煙向來攜帶至華者，不過以供己用，故在食物之中，概不征稅；今此二物販運徧於各處，華人之消流者甚多，不得以食物爲例，重加稅餉，誰曰不宜？要之稅之重輕，釐之有無，其無關於通商利害者，非西國之人所能預聞。如事事欲代我設想，不幾太

阿倒持，利柄授人乎？卽以此而至於戰，亦萬不得已之舉也；而況乎其未必然也！昔日之飛揚跋扈者，惟英而已，無何而又繼之以法，今則西班牙、普魯士，動以下旗出京爲恫喝。西使出京，則普使爲之從中周旋，仍出於酬款而後已；其數雖微，而其爲國體所關則大；設使後來各國駐京公使，互相效尤，則總理衙門，必至疲於奔命，是直玩我於股掌之上耳！我朝兵力雖未足，而理則甚長，理正氣壯，又何足懼？諺云：「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我在今日，亦惟可者許之，不可者拒之而已！設或不然，天地祖宗之靈，實式憑之，普天率土之憤，實相共之，我知西人必且息喙卷舌，而不敢復爭也。文旆之臨，未知何日？伏乞先期示知，以便迎迓江干，早瞻丰采，不勝快甚！天氣炎熇，諸維自重！

與日本增田岳陽

昨荷寵招，得飫盛饌，至今齒頰猶香，感謝靡旣，足下抱非常之才，而不以供

非常之用，文人失職，烈士暮年，其爲抑塞，初何可言？不佞於此，未嘗不歎造物者不能彌此缺憾也！然而足下安居泉石，頤養性天，野史亭開，身操筆削，書城坐擁，酒國稱豪，此樂雖南面王不易也，況復梁氏孟光，惟耽道德；鄭家小婢，亦解詩書；一家爛令，其喜可知，此則又令不佞深羨之而不能自己。足下與弟滄波相隔，而心契潛通，臨風竦企，未面已親，殆江郎之所謂神交者非邪？文章有神交有道，弟與足下斯近之矣！有暇幸過我，偕作清游何如？

與余元眉中翰

自別以後，片帆東泝，舟至神山，爲風迴引，遂爲十日之留，樞仙瀚濤兩君，皆有贈詩，三宿橫濱，卽至江戶。與何張兩星使相見。日本文士來訪者，戶外屢滿，樽疊之開，敦槃之會，無日無之。或有時追陪兩星使後，賦詩言志，東游之作，頗有豪氣。日本諸文士皆乞留兩閱月，願作東道主，行李或匱，供其困乏，日在花天酒地

中作活，幾不知有人世事。日本諸文士亦解鄙意，只談風月，吾黨中倘有行者，則我亦欲西耳！東京爲煙花藪澤，如芳原柳橋，皆驅車過之，游覽一周。有小紫者，誠所謂第一棲中第一人也，亦經飽看，但覺尋常；此來深入花叢中，而反如見慣司空，味同嚼蠟，釋迦牟尼，大徹大悟，當作如是觀。吾宗也鏡，鶴笙均無恙否？重來之約，正未知何時！

神戶逆旅中，有衛鑄生者，賣字一月，而獲千金，然則彼自謂掉首東游者，正覺此閒樂矣。乃天壤王郎，欲以十萬黃金，購盡東國名花，至今徒成虛語，豈不令人齒冷哉？崎陽山水甲他處，正是蓬萊勝境，想其中綽約多仙子，必有深於情者；劉阮緣深，天台重至，定當求導師偕往問津也，謂予不信，有如墨川。此閒黃公度參贊撰有日本雜事詩，不日付諸手民，此亦游宦中一段佳話。崎陽如有志書，乞爲代購，擬作游記，資考訂也。忽率作此，勿笑。

上丁大中丞

日昨幸得見天下偉人，雖黃河泰山，猶未足方喻；生平之願，於茲大慰！絜園花木，時時入於夢寐，今留宿其中者六七日，鄴架所儲，得窺底蘊，奇編祕籍，海內所罕；天下談藏書者，精華所萃，悉在於斯，嫻福地，歎爲觀止。園中花木紛綺，泉水瀠洄，臨流對山，殊有遠致。一切布置，非胸具邱壑者不能，連日下榻園中者，凡三八座，可稱一時盛事，而韜以一山人廁其閒，每食必居首位，愛才下士，往古所無。臨行，賜以異書，饋以兼金，厚惠隆恩，雖糜身百體，未足云酬！從方軍門至潮郡，小作勾留，泛韓江，登金山，閱歷名勝，藉豁襟懷。渡海而歸，風濤頗惡，兼以困於酒食，陡發宿疴，今猶日在藥鑪茗碗中作生活。君子羹多，小人福薄，區區口腹之微，猶不得消受，況乎銘功勳於金石，著事業於旂常哉？而體衰多病，不能宣力於四方，亦可知矣！閣下不以韜爲不才，以其略明洋務，或可收一得之效，既函呈總理

衙門，而又貽書沈何兩制軍。說士若甘，求賢如渴，古大臣風度，不意於身親見之，感激涕零，無可言說！

日本狡焉思逞，爲患日深，設使今日者，我以琉球一事，仍以豁達大度置之，則其跋扈飛揚之狀，不必俟諸將來，必又借別端以挑釁；蓋封豕長蛇，初何所鑿？不以我爲厚彼，而反以我爲畏彼；故整頓海防，製造軍艦，訓練水師，決不可緩。如此然後和戰之機，可自我操。特此三者需貲甚鉅，一時經費無從出，籌辦者輒爲掣肘；設使爲之，而仍苟且草率，因陋就簡，則辦與不辦同。夫今日之弊，不獨在因循退諉，審顧遲迴，尤在臨事而倉卒，不能先事而綢繆。一旦事過，則盡舉而廢之。曩者日本駐兵臺灣，屯駐之卒，不過四千；而沿海數千里，騷然震動，不遑寧處，備海防、購軍械、絡繹於道。逮乎事平，則又置之，所購大炮，棄置風雨中，剝蝕鏽壞，絕無過而問焉者；所建砲臺，猶如築室道旁，迄無成事；徒以調劑屬員，任其中飽。一省如此，他省可知！此韜所以蒿目時艱，睠懷大局，痛哭流涕而太息者也！

論者謂日本今日，與昔時駐兵臺灣情形迥異，蓋和戰之權，在我而不在彼也。不知我若不早自振興，力圖奮勉，則日人之患，必至無有已時。備海練兵，爲將來亦正爲今日。朝廷環顧天下，深知公能任大事，能肩巨艱，不避嫌怨，不憚勞瘁，能爲人之所不能爲，特起公經略七省。苟沿海水師，得公爲之整頓，必能使壁壘一新，旌旗變色，敵人聞之，自當膽落；天下無遠近之人，無不想望丰采，羣冀公之一出，奮謨畫，布經猷，以一振中原積弱之勢。故爲朝廷計，蒼生計，則公斷不可不出，若爲公一身計，則似可不出也。何則？韜在絜園中，日侍左右，親見凌晨而興，深夜不睡；書牘往來，賓客謁見，無有暇晷，每食不過一盂。每遇事故，則裂眦扼腕，歎息累日；公之辦事，雷霆無此精銳，公之慮事，毫髮無此精詳，殫心瘁力，罔自愛惜，每遇一事，不獨以精神注之，直欲以性命赴之，此古今所未有也。韜氣逆喘急，一病幾殆，頻夕不眠，強起搦管，頃刻之間，忽盈八紙，語複詞重，幸恕狂悖。伏祈爲國爲身，萬萬自愛！

上鄭玉軒觀察

事至今日，整頓海防，製造軍艦，演練水師，豈可一刻緩哉？特此三端，每苦於經費無從出，如徒因陋就簡，則辦與不辦同。蓋水師之制，非大爲更張，則殊不可用。沿海所有水師約三十萬，併三爲一，厚其餉糈，可得精兵十萬人；以守則固，以戰則克，何向而不濟？所慮者砲船拖船，窳脆損敗，斷難涉大洋風浪中而爲禦敵之用，況乎或有侵蝕於提鎮之手，供其中飽，有名而無實也？今必盡除舊法，而悉改新章，水師則必諳練風濤，精習鎗砲；軍艦則必取堅於鐵甲，取捷於火輪；如李光弼之入營，壁壘一新。蓋非此則不能縱擊於洪波巨浸之中，而操勝券。

中國之兵，非不可用，特欲以此日之鎗砲舟艦，而戰於大洋，吾立見其蹶也！此無異驅之入於死地也。以是議者不言戰而先言守，不言戰大洋，而但言守內河，以爲自古以來，但有海防而無海戰。不知能守，必自能戰始，未有人懷懼心，軍

鮮利器，而能堅壁以守者也。夫防海練兵製艦，爲將來亦爲今日；我於琉球一事，置之度外而不問，而因循苟且，玩愒怠嬉，不復奮勵振興爲自強計，則彼狡焉思逞者，恐又借別端以乘我之後也。

近有西人自津門來，言中日兵釁將成，總理衙門移文日本政府，限以三閱月去冲繩之名，而還琉球國土，否則兩國相見，不以玉帛而以兵戎。竊謂此言，亦屬訛傳，不然何以寂無所聞也？夫此役也，以勢言之，尙可從緩，以理言之，在所必爭，特諺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今日本於我之情形，無不深悉，恐我於日本之虛實，反未周知；故今日要務，自防守攻戰之外，要當密偵探，明斥堠，絕奸宄，招賢才，懸不次之賞，嚴非常之誅；其守之之法，水雷木椿，則取法於泰西，或師俞大猷戚繼光之成法，而變通之；至於訓練水師，購造艤艦，恐非三月之外所能集事。

夫天下之能任大事，能肩鉅艱者，貴有堅忍不拔之志，不在臨事倉卒，而在先事綢繆；我苟能一日振作，命將簡師，布告天下，雷厲風行，雲集電合，不惜數千

鉅貲以儲軍實，固邊防，備戰械，獎率三軍，恢張薄伐，東向以討其罪，名正言順，何憂不勝？若積日曠時，徒托空言，適足以長其驕矜而已！狂妄之談，不值一噓！

與盛杏蓀方伯

薄游東瀛，路出金閩，與諸故人重拾墜歡，往涉留園，泉石清幽，花木靜遠；側聞園主人爲天下風雅士，華族蟬嫣，家門鼎盛，文章節行，照耀宇內，卽心誌之弗敢忘。旋在雨之方伯座中，獲挹芳徽，恨相見晚；辱承繆加推獎，譽不容口，盛德虛衷，世所罕覩，自慙譴陋，無任主臣！

韜於日本之行，得友五人焉！何星使子峨侍講，黃參贊公度太守，廖樞仙教授，吳瀚濤少尉，沈梅史別駕，皆當世才也！文字性情，並相沆瀣，旅居江戶，昕夕聚首；往往聲鉢哦詩，看花覓句，東游之作，頗有豪氣。臨行日本諸文士，設祖帳於中村樓，自星使以下，至者百有餘人，歌舞迭陳，管絃並奏，新柳二橋之粲者，一時畢

集異方之樂，亦可云盛矣！

放權歸來，得與閣下重晤於徐園，於時小讌初開，名花列侍，絮談別況，重入
權場，既看東國繁華，復聽南吳絲竹，移情悅耳，夫豈有殊閣下于役金陵，正當多
士雲集之時，金風扇候，玉尺量才，大江南北，爲人才所薈萃，惜一爲帖括所困，雖
有殊材異能，不得不俯就有司繩尺耳！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扼腕也。秦淮畫舫，
可似往時？莫愁桃葉閒，尙有流風餘韻否邪？一追憶之，忽忽有今昔盛衰之感！況
乎閣下身歷其境者哉？韜香海迴帆，已憐秋杪，重陽節近，又往揭陽；潮郡數邑，綠
水環城，青山繞郭，殊有江南風景。

日人封豕長蛇，方思薦食，滅琉改縣，乃其肇端。曩者，日人駐兵臺灣之役，韜
曾致書召民觀察，指陳形勢，先事防維，使如韜言，早爲整頓，日本決不敢覬覦琉
球，取之如寄矣！追維前事，曷禁三嘆！嗚呼！是役也，我國家酬款五十萬金，乃始罷
兵歸國，然較之烽燧照於疆圉，肝腦塗乎郊野，則所費省矣！當軸者方慶無事，而

邊防一切置不復講。故不數年閒，復有琉球之役。是蓋窺朝廷務以寬大爲懷，遂敢出此也！竊聞當軸者於此，若以前事爲鑒，反復詰責，幾於操之太蹙，特未知我之所以備日本者，仍未有也。其情亦與前日同。此草野小民，一思及此，所以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夫臺灣切於琉球，生番重於屬土；前事之失，後事之師，及今而圖之，猶未晚也。聊貢所懷，以博一粲。樹雲在望，慨想而已！

與陳芟南方伯

三月中作東瀛之游，中間道經滬瀆，路出金閶，凡浹四旬，與景星雨之兩觀察，晨夕聚首，徵歌侑酒，勸飲巡環。席間獲識盛觀察杏蓀，修士相見禮，辱投縞紵，深結苔岑。酒酣耳熱，縱談時事，輒欲爲之泣下；三君子者，皆世之有心人也。

既至日本，居神戶者九日，旅東京者十旬，猥蒙何星使子峨侍講，黃參贊公度太守，不棄謏陋，折節下交，時時過從。忍岡花媚，墨川荷香，皆日東山水勝絕處。

也；聯鑣並往，觴詠閒作，往往擊鉢聯吟，擘箋題字，三爵之後，墨瀋淋漓；日東文士，在席環觀者，輒爲歎羨，此亦風流之逸致，羈旅之豪情也。

小住日東，無日不看花醉酒；新柳二橋，彼姝所萃，其間層樓櫺比，傑閣雲連，異饌佳肴，咄嗟立具；名花既至，小讌卽開，箏琶並奏，歌舞迭陳，特其聲鳴咽抑塞，殊不可聽，異方之樂，祇令人悲耳！臨行，日東文士設祖帳於中村酒樓，一時不期而集者，百有餘人，冠履躋蹌，獻酬交錯；明季復社，有此勝概；遠方之人，躬逢其盛，亦足以豪已！

香海迴帆，已近秋仲，月圓之夕，西風無恙，東顧堪虞；當路大僚，以日事垂詢者，時有函至，削牘命毫，率以臆對。重陽節近，又作潮郡之行，先詣揭邑，後涉韓江，勾留半月，可謂暢游。

言旋絕嶠，息影蓬廬；馳企正殷，朶雲忽逮！兼以匪恆寵貺，白氎遙頒，潔白柔嘉，足稱珍異！從此一室胥溫，畢生受用，銜戢靡極，銘佩勿諼！閣下立功於萬里之

外，奮碩畫，宏遠謨，俾聖朝聲威所訖，遐頌邇安，以媲美乎傅介子，班定遠。逃聽之餘，預有榮施！雲山迢遞，波路阻長，相見尙遙，伏冀珍重！

上鄭玉軒觀察

日者在英購辦兵艦四艘，聞已抵津，惟西人論此，謂是守船而非戰船，蓋以之防禦內河則有餘，以之縱擊大洋則不足也。是船之制，凡有四弊：船身甚小，而船首之礮重三十五噸，彈重七百磅，其砲尙是舊制，從口進納藥彈，彈出，其遠僅十二里；施放之時，船小砲重，船身必至搖簸；設使敵船之礮從而乘之，再一著彈，恐至沈溺於洪濤巨浸中，此一弊也。

船首之礮，雖以機器轉旋，而但能進退高下，不能左右咸宜；設遇風濤洶湧，船身鼓側，測量施放，難有定準，此二弊也。

船身四周，所包鐵皮，僅厚數分，不能當敵人之巨砲，且無事之時，船身必日

事刮磨，華人每多憚於操作，日久鏽生，損壞必速，反不如木質之可久，此三弊也。是船名爲蚊子，謂我往攻人，而不能受人之攻，故其行貴速，一點鐘必行四十五里，庶幾易避敵船之轟擊；今是船於一點鐘許，僅行三十里，過於遲鈍，易爲敵船所追襲，此四弊也。

是船制度，雖皆仿鐵甲戰船之式，煙筒並可倒放，首尾具有機器，進退可行，惟直行一點鐘，僅三十里；卻行一點鐘，僅二十四里；而遇戰之時，船身不能入水，避彈無從，是雖有摧敵之利，而已少禦敵之長。

是船曾在英京，施放五砲，頗覺船身震撼異常，當時經曾星使觀閱，見其行駛重滯，已不慊意。惟兩旁四礮，皆係新式，從後納彈，左右進退，無不如志，雖砲輕彈小，而其遠亦可十二里許，差爲可取。

論者謂如此材質，苟在廠中自製，一切經費，只需七八萬圓，已爲至昂，嗣後當軸者若再購置兵艦，當取乎船大、砲輕、而行迅速，必若此始可操勝券，謹獻一

得之愚，惟少加采納焉！

再上何制軍

還自東瀛，瞬將三月，道經滬濱，路出金閶；自違鄉里，十有八年矣！故園花木，尙待歸人，異國山川，空留別恨。伏念韜少聞西學，長好壯游，曾旅於英國蘇格蘭北境者兩載，有奇地近北極，少燠多寒；旣旋中土，伏處遐陬，又已十年；自愧蠢愚，於一切所學，僅得糟粕，未咀菁華，不足爲當世名公鉅卿所知，乃蒙丁大中丞說士若甘，愛才如渴，過加拂拭，以鄙名達之閣下，獎許逾分，無任悚惶！韜遠方下土，無位小民，又何敢輕趨幕府，長揖戟門？聞命自天，馳惶無地！然念平日讀書何事？原欲上以爲國，下以爲民，苟有用我者，未嘗不願竭材力，效馳驅，冀用湔除積憤，恢廓遠圖，惟是利非干鑊，自羞爲躍冶之金，質類駑駘，敢詡爲識途之馬，以此躊躇，恆勞審顧。

特以閣下爲當代偉人，千秋名士，近踰韓范，遠繼皋夔，黃河泰山，未足方喻，亟欲乘風登舶，擊楫渡江，以快遂生平願見之私。旋聞中丞傳語，謂有後命，令閣仍居香海，如有見聞，據事直書，參以所知，少加斷制。

夫自開辦洋務以來，三十餘年矣！駕馭失宜，羈縻寡效，飛揚跋扈，以至於今，有心人良深浩歎，其實扼要不過片言，忠信篤敬，行乎蠻貊，此宣尼萬世不易之常經也。誠能開誠布公，引繩批根，一循條款，專主約章，可者許之，不可者拒之，不卑不亢，必果必速，苟有非分之干，不情之請，勢力相凌，詐諛相尙，亦惟據理折之而已。

南方洋務，以香港爲樞紐，在所首重，其附近之緝私抽釐，斟酌損益，其中自有主者，未遑越俎。至於中外交涉之件，必有一人維持其間，則方不至於掣肘，蓋彼此齟齬，多由於律例之不明，章程之未稔，以一人代肩其任，敷陳一切，自爾情鮮隔閼，誼敦輯和，而凡事無不易辦矣！

若夫窮情僞，燭機緘，以見在而驗將來，由既發而推未著；溫犀禹鼎，鬼蜮顯呈，載筆呈詞，竊未多讓，馬市骨而駿來，久已恥郭隗之自舉；錐處囊而穎脫，何敢作毛遂之笑人？非閣下降貴紆尊，推誠下問，又何敢褻廉炫耀也？銘縷奚言，悚惶曷既？朔風始厲，寒氣已深，伏冀萬萬爲國自重！

上鄭玉軒觀察

今月十三日，崇宮保自法旋軺，郵舶抵港，以體中小有不憚，並未發岸，韜晤其文案，陳君養園，杯酒巡環，劇談竟夕，知伊犁之事，已臻妥協，朝廷可紓西顧之憂。東人雖跋扈飛揚，崛強恣肆，而一聞汶陽之歸，要亦爲之氣索。西字日報，每論日本兼併琉球一事，輒多偏袒，蓋日本自步武西法以來，自以爲漸著富強之效，而駸駸然馳域外之觀。

西人每重視日本，而輕視中朝，遇事輒任意抑揚，隨聲附和。琉球向時入貢

於薩崙摩不過與新羅百濟高麗渤海同爲藩屬焉耳！載之日本國史，班班可考。而近時遽欲視之內諸侯一例，此一人之私言也。西國不察其實，信以爲然，羣謂日本之於琉球，土壤相接，支派相同，性情風俗無殊，文字語言無異，其地應爲日人之所有。

或又謂琉球介於日俄兩大之間，而弱小不能自立，設使日人不取，則他日必爲俄人所取，今旣歸日人之版圖，則日人可以施其保護，俄人得以絕其覬覦。然此究未免一偏之論；其登諸西報者，不一而足；或出自日人所指授，未可知也。

顧西人之左袒日人，特非無故，我朝所有藩服，自琉球、高麗外，越南則據於法矣，暹羅、緬甸則據於英矣；蠶食鯨吞，方且日事侵削，安知其後不爲琉球故轍乎？故以琉事折衷於西人，計之左也！至日人之與我中朝齟齬者，要亦有因，彼且謂法之於越南，英之於暹羅、緬甸，中朝何不一問之，而獨於日本之於琉球，移書詰難，是畏歐洲而欺日本也！

特彼不自知日於琉球，入其國，擒其王，併其土地，而英法則何嘗若是之甚也？日本必以琉球爲內屬，是尙思據理而言，爲掩耳盜鈴計，然明者轉笑日人之徒勞妄作矣！何則？天下之公論不可掩，政府之事實不能假也。

西報所辨琉球歸向日本，有三事足證，輶曾大加駁斥。著之日報，然實無濟於事也！大聲而呼，彼置罔聞，鄭昭宋聾，付之一噓！夫琉球之滅，日人恃強肆暴，非理橫干，旣不能以口舌爭，又豈能以筆墨戰？示之以文告而彼不畏，不如懾之以武功而彼自服也！軍艦之製，水師之練，海防之整頓，又曷可緩哉？

上鄭玉軒觀察

近日時局維艱，洋務孔棘，倭狙伺於東南，俄虎視於西北，齟齬之形，早已見端，若不善爲處置，則兵燹之閒，要必不遠。今以日俄之形勢視之，日小而俄大，日弱而俄強，其與我勝負之數，宜乎毋待著龜，不知兵端初見，日可以倖勝，而俄必

以驕敗；及其究竟，我必勝日而無疑，而俄則未敢必也。

日事今日置之勿論，而俄人當思所以善處之方；日事則和戰之權，操之在我，俄人則從違之機，決之自彼；聞我朝再遣曾襲侯自英往俄，論辦是事。以萬國公法揆之，俄欲不行接納，亦無不可。此時則又將如何？一言以蔽之曰：自強之術，不可不亟講也！

將來俄人啓釁進兵，必在水而不在陸。北方土壤，雖與我毗連，而沙漠廣斥，氣候嚴寒，途路遼遠，調遣殊難，鐵道未建，轉輸非易，俄之水師戰艦，雖不如英法之精，而近日講求，惟恐或後，綜其全數，艤艦鐵甲，雨集雲屯，縱橫馳擊於大洋之中，固其常事也。彼如出此，正我之深憂耳！

設使俄果欲戰，我惟有委之於列國公使，俾其互相籌議，秉公裁斷而已。排難解紛，固泰西之例所應爾也。若不忍一時之忿，而遽以一矢相加遺，竊以爲非萬全之策也。持重老成，瞻言千里，當不以斯言爲河漢！

與越南官范總督

震鑠隆名，良深欽挹！迢遙雲樹，清覲莫申。日昨伴來，道達盛詣，猥蒙虛衷下詢，安敢不竭所知，用獻野人一得之愚，以冀采擇？竊以六七年前，韜曾作通商禦侮說，使卽在此時行之，或可挽回於萬一，而今則已晚矣！夫法，虎狼之國也。蠶食鯨吞，志在叵測，通商中土，以西貢一隅，爲東道之逆旅，顧其心猶以爲未足，將來之事，難以逆睹。貴國如欲絕其覬覦，莫如亟圖自強，內則治民，外則治兵，振刷精神，以期得當。然此亦老生常談，或知之而不言，或言之而不行，蓋能坐而言起而行者，在乎得人而已！而有時事至於無可如何，國雖有人，終莫能救。子輿氏素以王佐才自負，其平日之言曰：湯以七十里而興，文王以百里而王，及其策五十里之滕，不過曰避地圖存，效死勿去已耳！究無計以免強齊之逼。

夫東南洋諸島國，歐洲諸邦實盡之，今所存者，貴國與暹羅緬甸，鼎足而三，

皆我中朝之藩服也。貴國之締好於法，猶暹羅緬甸之受制於英；雖由其外觀之，法嚴而英寬，法暴而英仁，而其處心積慮則一也！法以貴國爲己私，猶英以暹羅緬甸可獨據也。然則雖使歐洲列邦，盡與貴國通商立約，其不能以賓奪主，約束法之所爲，可知已！暹羅緬甸境中，豈無法人？英與二國有事，一舉一動，法不能問也。易地以處，亦皆然矣！

事至今日，萬不獲已，惟有盡人以聽天。港中素有貴國商人，船舶往來，爲貴國計，先遣重臣抵港，謁見港督，請在港設立領事，以理貿易事宜；港督喜廣招徠，必無不許，領事既設，然後情意可以漸浹，而商務或有起色。英人通商貴國，由此可行，若一旦有事，即可乞之居閒排解，此一道也。惟事關剝始，一切規模，必當擴大，所以尊國體而樹國威，試觀日本通商港中，貿易甚微，物產亦寡，而猶特設領事，與諸國交相往來，不憚遙遠，不惜經費，居然列於諸國中，揖讓周旋，初無少遜；貴國土物，何遽不如？況桂楠沈檀，尤爲珍異，他日商務之興，可卜之操券，所爲借

箸之籌者，如此而已！

與日本寺田望南

向旅江都，所購貴國書籍，不下百數種，一時名流碩彥之著述，搜羅殆遍。惟聞祕帙尙多，古本不少；足下平日富於鑒藏，精於訪求，定當彙有目錄，便中伏乞垂示。昨託黃參贊公度，購得經義數種，此書坊中甚罕，皆覓自向時藏書家。聞貴國昔年曾下燔書之令，所有異書，俱付祖龍一炬。我國書賈，自滬捆載來南者，盈箱累笥，指謂予曰：此從虐燄中幸脫者也。然檢之半多散佚不完，此亦藝林之一劫也！今者神田聖廟中設有經籍館，購藏中日泰西三國之書。所蓄中土書籍，已至九萬三百四十五冊，亦云盛矣。十餘年閒，前後頓成兩轍，感昔撫今，良可慨歎。足下何時重游此閒，當敬埽逕以待！

與日本重野成齋編修

春申江上，小住行蹤，日則問舍求田，夜則徵歌侑酒；每至耀靈匿影，蟾魄初升，銀燭高燒，名花環侍，無奈脆竹幺絃，別增愁緒，猶幸吳歛越謳，頗解鄉音。香海迴帆，已當秋仲，三五月圓，舉家歡樂；瞻清輝於海上，望芳訊於天涯，別思孤懷，一時空湧。重陽將近，忽接惠書，正如一朵絳雲，從九天飛下；迴環雜誦，彌念良朋！長卿病多，嵇生性懶，尺一久疏，幸勿爲怪！諸友詩文稿，一俟塵務稍閒，心緒略定，卽當速命鉛槧，爲之校削。日光之游，爲生平快事，雖感受山中寒氣，偶發宿疴，而名勝之處，無不徧歷，大抵是山尤以瀑布擅名，濺雪噴珠，震蕩心目；或謂萬壑爭流，千巖競秀，足以盡之，殆不然也。所惜者，韜無奇構傑作以副之耳！

與日本源桂閣侯

曩客江都，猥蒙高軒枉過，一見如舊相識，投殊方之縞紵，結異地之苔岑，意氣之間，殊沈澹也。閣下豪氣霞軒，逸情雲上，求之曠代，實罕其儔！其跡弛不羈，疎狂自負之態，頗似鄙人，而才則鄙人遠弗逮矣！墨川之上，疎林罨靄，流水灤洄，卜居其間，自饒風景；別墅一區，頗擅樓臺亭榭，泉石花木之勝；人事既閒，與二三良友開壇坫，娛壺觴，以從容於文字之閒，不亦樂哉？家世華臚，有位於朝，可出可處，可仕可隱，所謂儒林清福者，足下可當之矣！

令友名倉松窗，與之別一十七年矣！前日見之於席上，幾不相識，精悍之色，既減於眉閒，頽唐之狀，復露於酒後。人生歲月，其不足把玩也如此！韜臨行，閣下兩折簡相招，韜兩以事未赴，既感且慙，銘諸心版，然較之領略於齒頰閒者，其惠尤深！其情尤厚！至今猶憶念之而弗忘。送行之序，遠遞郵筒，拜誦之餘，不禁擊節者再！贈人以物，固不如贈人以言也！懸之蓬壁，頓生輝光。

韜遜跡天南，亦已十有九年矣！幾同蘇武之飄零，有類晉文之羈旅，日月荏

苒，自壯而老，每一迴思，輒增怛怛！局促一隅，言無與聽，倡無與和，鴉雀之聲，常轟於耳，擾雜之形，時接於目，心脾淒惻，意緒蒼涼，殊不欲久淹於此矣！搔首東望，徒塵躊躇，慨念故人，長謠而已！側聞貴國邇來崇尙漢學，魁儒碩彥，爭結詩文社，提倡風雅，鄙人聆之，輒爲喜而不寐，此固將來重游之機也。

比叟兵艦，昨來香海，如吉田伊東數君，皆荷枉訪，詩酒徵逐，倍極流連，東瀛絲竹，與南部烟花，本是不同，古人云：「異方之樂，祇令人悲。」殊不然也。我家漆園，琴仙昆季，當俱無恙，梅史奪情，不許遂歸，故山詩社中，又弱一個。公度時有書牘往還，尙不寂寞。子綸於四月閒當返旆，東指，所惜者吳少尉瀚濤，以憂去官，不能久駐神山耳！風流雲散，天各一方，殊足喟已！拉雜書此，已盈四紙，聊以代面，詞不宣心。韶華將盡，氣候猶寒，伏冀爲道自重！

與黃公度太守

鴻儀久隔，鯉訊遙通，伏讀瑤華，心長語重。古之人初無一面之雅，而未見則相思，既見則相契，苔岑不能闕其性，金石無以渝其誠，如閣下者，斯近之矣！何意暮年，得此至友，東瀛之游，爲不虛矣！閣下品質醇粹，學問宏深，矯然如天半朱霞，雲中白鶴，令人可望而不可卽；及久與之交，親與之接，乃覺溫乎其容，藹乎其言，而其情固一往而深也。

范季韓自游夏島歸，盤桓此閒，殆將匝月，聆其緬述島中土風俗尙，不禁神往。此真世外桃源，想不數十年，趨者如鶩，厚者澆，醇者漓矣！聞西印度羣島，棋布星羅，類多未屬於歐洲諸國，其民人既無君長，亦無酋目，不識不知，自樂其天，捕魚弋鳥，自食其力。雖近赤道，而亦有山水清嘉，氣候溫淑者。苟徙中國貧民於此，教之開墾，教之樹藝，更教以中國之文字語言，設塾教其子弟，訓之以孝悌，示之以禮義，加意爲之經營，不十年其效有可覩已！是雖黑子彈丸，亦海外之扶餘也。特惜中國無好事者耳！

俄事尙無確音，但聞沿海各省紛紛備兵耳。竊謂平時宜先之以泮厲，臨事宜應之以從容，否則草率苟且，不獨無補於戰務，反恐貽誤夫大局。俄人近日調兵選將，遣舶備師，艤舫絡繹乎海上，旌旆飛揚乎境中；幾於如火如荼，不可逼視。此兵志所云，先聲以奪人也，要亦恫喝之故智耳！戰未必成也。卽出於戰，亦未能若是之速也；蓋朝廷已重簡使臣，前往議約，俄雖崛強，要必靜俟其至，以所議之從違，決此時之和戰；安有使未出境，而敵已稱兵，揆之萬國公法，有是理乎？此歐洲列邦之所不許也。卽使兵戎相見，當在明春，杞人之憂，正無已時！

與日本岡鹿門

橫濱揖別，已八閱月矣！日月荏苒，殊不可恃。兩奉瑤華，歡喜無量！臨風雒誦，如挹芳徽。入春以來，羌無好懷。曩者小住江都，頗得友朋之樂，山水之歡。追隨諸君子後，開樽轟飲，擊鉢聯吟，畫壁旗亭，徵歌曲里，振衣上野之阜，泛櫂墨川之濱；

買醉忍岡，追涼柳島，曾幾何時而已不可復得矣！每一迴思，輒爲悵惘！

蒿目時艱，無可下手，強鄰日迫，又有責言，旣西顧之堪虞，益東瞻而興喟！今日亞洲中，惟中與日可爲輔車之相依，唇齒之相庇耳！試展輿圖而觀之，東南洋諸島國，今其存者無一也。五印度幅幘袤廣，悉併於英，其存者亦僅守故府，擁虛名而已。阿富汗已爲英所翦覆，波斯介於兩大之間，將來非蠶食於英，卽鯨吞於俄耳！異日越南必滅於法，暹羅緬甸必滅於英。其餘大小諸邦，盡爲歐洲諸國東道之逆旅，建埔通商，設官置戍，視作外府，此不過三百餘年閒，而亞洲諸國，已殘食至是，寧不大可危乎？

聞貴國有志之士，近日剗設興亞會，此誠當務之急，而其深識遠慮，所見之大，殊不可及。長岡護美，渡邊洪基，皆與韜相識而爲是會長。昨比叻兵艦自東抵港，駕船長宮伊東祐亨，海軍中祕書福島行治，皆來就見；其奉使波斯者，爲吉田正春橫山，孫一郎；其執興亞會中牛耳者，爲曾根俊虎伊東蒙吉，咸納交於韜，通

縞紵而結苔岑焉！要之貴國多慷慨激昂之士，國未有艾焉！

嗚呼！當今積弱之弊，莫甚於夸張粉飾，苟且因循，文武恬嬉，上下蒙蔽，拘墟成例，罔知變通，倣倣西法，徒襲皮毛，而卽自以爲足，此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叔向懷宗國之憂，張趯居君子之後，每一念及，未嘗不輟箸而興嗟，停觴而弗御也！世事日非，時局孔亟，韜惟有讀書遣日，慨慕黃虞而已。芳序已闌，春寒猶厲，伏冀萬萬爲道自重！

與許菊坡茂才

藉甚清徽，常懷虛眷，山川閒阻，良覲莫申。日者韜有揭陽之行，方以爲可作平原十日飲，不謂秋雨傷懷，藥鑪遺夕，迴車靡樂，望衡徒歡，悵仄之懷，良不可任。香海帆歸，宿疴陡發，鼠鬚側理，視若畏塗。局中洪幹甫茂才以父病旋省，至今未來，筆墨之役，皆韜摒擋，以是迄無暇晷。箋繪久曠，彌切懷思，忽奉瑤華，歡喜無量！

十讀三復，且感且慙！韜羊公不舞之鶴耳！少居淞北，壯遊天南，值世之窮，無所表見。巖栖谷飲，十有八年，今且垂垂老矣！死之將至，老而無聞，撫念古人，方且自愧！乃蒙獎譽，溢分逾情，噤不能辭，主臣而已！

中丞蘊不世出之奇才，負天下之重望，方當宏濟艱難，揀此時局，久居不出，其如蒼生何？韜竊以爲戡天下之大難者，恆蹈天下之至危，古人舉非常之事，必當內審諸己，外審諸時；事權我屬，財用我操，而又必同時人材，盡堪艱鉅，國家武備，沛乎有餘；否則偏師驛騷，各省震驚，小挫甫聞，掣肘時至，又安能從容鎮靜以收全效哉？聊發狂談，藉資撫掌，同治中興名臣奏議四冊，伏乞轉呈中丞，留備披覽。韜前日伏讀中丞奏牘數十萬言，上下千古，縱橫百家，慮遠思深，一一皆驗；太傅憂時之議，宣公敷奏之篇，猶未足語此，一辭莫贊，畢生服膺！天氣深寒，諸維珍重！

與黃公度太守

前奉瑤華，知文旆有湘根之游，兩旬始返，當時卽有復緘，計此際騶從當已言旋矣。未知山水之樂何如？途中不寂寞否？香海一至夏令，烈日當空，若張火織，炎雲出岫，多作奇峯，居者殊不可耐；必逮九月始得涼颿。韜體肥憚暑，每思得清流萬頃，濃蔭四圍，支枕高臥，惜徒神往於墨川，忍岡閒耳！

俄事近無實耗，惟遣師調舶絡繹不絕於道，其意在水陸並發。然以韜所聞，俄人海面用兵之權，英可聯通商諸國以爲止遏，蓋沿海各直省，皆泰西通商埔頭所在，兵端一開，貿易情形，必至大有窒礙。通商諸國，以英爲巨擘，而美與普次之；若縱橫海面，則以英美執牛耳焉！英誠能聯美以止俄，俄人當不敢逞，沿海各口，俄人兵船旣不能騷擾，然後我得專力於西北，而禦俄於陸，俄雖強，勝負之數，未可知也。

戈登已來此閒，意將爲排難解紛地，其言曰：此來特爲保歐亞兩洲昇平之局。然則將說俄歟！抑說我歟？前日威公使亦曾居閒相勸，然但欲我之俯從，而未

及俄之改約，則亦僅得其一偏。戈登今日其將助中以說俄，則恐人微言輕，俄盡可拒之不理，徒足取辱耳！若助中國而親統戎行，則俄亦勁敵，非前時髮逆比，況以倉卒之師，與俄決一戰，我恐未必能操勝券也。韜謂戈登之來，莫如說泰西通商諸國，互相聯絡，以拒俄人；用兵於海面，藉保各國貿易，此最爲上策。俄人在西北，懸軍深入，調兵轉饜，事事非易，俄既不能戰於海，而但戰於陸，自當知難而退。戈登若能出此，是真能保昇平之局矣。

俄人跋扈飛揚，在歐洲中如無道之虎狼，秦諸國莫不畏忌，勢同孤立，若俄得志於中國，固非諸國之福也。戈登之說當易進也。此亦執萬國公法以相周旋也。俄人今日之舉，固有所藉口，諸國亦不能止之也。惟止之於海而聽之於陸，則以不止爲止，殊勳之建，時哉勿失！

或謂英人近日徒恃虛聲，殊無實際，試觀俄人昔日伐土，英輒言相助，今日選兵，明日簡將，幾於朦朧絡繹，旌旆飛揚，卒至俱成畫餅；逮土兵敗地蹙，成城下

之盟，英與奧反裂其土地而有之，因以爲利。彼於同洲之土有關於利害者，尙行詭道如此！復何愛乎我中國，而必欲與俄爲難？設使英人止俄用兵於海上，俄能從之，固中國之幸；若俄不從，與英齟齬，則將以中國爲戰場，中國之禍，不更烈哉？不知止俄之役，非英一國所能爲，當聯絡通商諸國以請於俄耳！且亦非徒以空言也，必先以水師戰艦，調集來華，以自保衛，然後進說耳！

左侯帥鎮撫新疆，折衝禦侮，自當綽有餘裕；惟是幅員初定，元氣未復，內地轉輸，途遼勢阻，一旦加以大敵當前，似形掣肘；前者軍中乏食，賴俄人爲之供給，若使俄人畫疆閉糴，不給之虞可以立見，此又不可不先爲之備也。奮筆狂談，無當萬一，閣下付之一笑可也。

與方銘山方伯

屢奉環雲，歡喜無量！猥蒙過加獎譽，初何敢當？主臣主臣！中、俄之事，當靜俟。

曾襲侯往議，信音始有的耗。所幸者，崇公雖未出獄，已邀赦罪。議約之說，似易進言，英法兩國駐京公使，意在居閒調停，使歸輯睦，然其權仍在於俄耳！苟我難俯從，俄必苛索，兩不相入，初何能和排解者亦殊難進詞耳。要之俄人志在通商，以爲時不可失，事不可緩，故迫而出此。

其所議立條約十八款，立言未善，致啓人疑；其實泰西各國通商中土，設官置兵，駐戰艦，屯水師，隱然若敵國；兵士登岸游行，亦並懸刀持械，長揚道上，夫固孰得而禁之？前緒寇劉麗川之據上海也，我國屯營城外，毋許我兵士持械過洋涇濱一步；而彼在租界中，鎗刃森列，諉曰自行保護，聞之不禁髮指，其在當日立約固無一語及是也。而兵船之往來，軍士之多寡，又孰得而詰之？俄人今日，特不幸先書之於約耳！乃使言者得以有所藉口。要之俄人通商之念，志在必行，即使絕之於今時，仍必請之於異日；我國家在今日，惟有姑許俄之通商，於其條約中，可從者從之，不可從者刪之，則俄人必不敢肆；若將其所請通商而併絕之，則俄

必有詞，諸國勸和之說，亦不得進。

夫俄之所患，不在通商，我國家苟能力爲整頓，壹志自強，於邊防海防加意講求，實事求是，俄人豈無見聞？又何敢逞？然此言也，今日欲陳之於當軸之前，必不從也；甚且斥以爲大謬不然，盈庭聚訟，築室道謀，議戰議和，猶若舉棋之不定；此草莽孤臣，逃聽之餘，不勝憤懣者也！聞俄人又調遣兵船十有三艘來華，意殊叵測，事尙可虞，輒爲憂而不寐！俟有所聞，敬當奉告。

上鄭玉軒觀察

是書應在前，補錄於此。

春夏以來，恆抱采薪之憂，時於藥鑪火邊作生活；長夜無聊，感喟時事，每至徹宵不寐。俄人因事挑釁，我國家以理言之，似不能不戰；以勢言之，則以不戰爲上策；而自韜言之，萬不得已，我與俄可戰於陸，而不可戰於海。今俄人徵師調船，絡繹於道，其意在水陸並進，以蹈瑕而攻隙，避實而擊虛，故沿海各直省，無不愼

密邊防，固嚴守備。或有惜其倉猝從事，未必足恃者，蓋邊防不參以西法，兵旅非加以練習，則制勝之道，猶未全也。惟是沿海各處，悉爲西人通商埔頭，兵端一起，商務必因之窒礙；在中國之商務，英爲巨擘，普美次之，苟兩大交兵，曠日積時，列國必不能久待，當必從而圖之。然與其事後而彌縫，何如事前而止遏？俄人海面用兵之權，英、美兩國可據萬國公法以與之爭，俄人當不敢輕舉而妄動也。

此事似可先與英、美兩國公使商之，在彼則藉以保護貿易，在我則可專力以禦俄於陸，惟其中少一人，居閒作說客耳！今聞戈登軍門抵港之後，不日赴北，此事彼可優爲之。若得英、美二國允許，則北方一隅，殊不足憂，俄雖驕，未必能操勝券也。

新疆既有左侯帥從容坐鎮，以主應客，以逸待勞，控制邊圉，據守險要，俄人雖來，恐未必遽能得志耳！沿海精銳，可悉聚於東三省，以曾爵撫獨當一面，爲全遼之屏蔽。若戈登肯效命馳驅，亦可畀以統領之任，可戰可守，又復何慮？是則戈

登之來，機不可失，時不可緩也。

若欲說中俄兩國之和，則戈登非其人也，徒見辱於俄人而已。何則？戈登來華，實爲俄人之所忌，謂其必訓練士卒，整頓營伍，以助中出於一戰耳！故戈登居閒，和局必不能成也。要之俄爲歐洲莫大之國，久爲列國之所猜畏，使其得志，夫豈列國之福哉？故有可以藉口者，彼必助中而抑俄，夫貿易之地，毋得逞兵戎，此固公法之所有。或以英國近日，持盈保泰，又新立相臣，憚於選事，當不敢與俄爲難，則恐非也。保守貿易，原以爲己，並非助中，無礙於貿易之所，原許其進攻，並非止其用兵。英聯絡數國以與之言，執公法以相周旋，俄雖崛強，恐不得不從耳！如出於戰而圖萬全，輾轉思維，惟有此策。用敢爲前箸之陳，惟希亮察！

擬上合肥相國

韜、吳國男子，甫里布衣也。少好讀書，長無宦志，命不偶時，飢來驅人，爲風波

之民，覓升斗之粟，授書西人館舍，荏苒十有三年，雖未能明其語言文字，而於輿圖格致之學，略有所知矣！泰西百餘年來，盛衰強弱之故，沿革戰爭之事，情僞紛乘，支離迭變，瞭然如掌上螺紋。時事日非，世亂益亟，江浙淪陷，盡爲盜藪，妄不自量，以二三策獻當事。指陳所及，動觸忌諱，橫被口語，中以奇禍，天南遯跡，局促一隅。中間作泰西汗漫之遊，三載始歸，歲月不居，在外已一十有九年，而韜亦自此永作廢民矣！

韜雖才識庸下，智慮淺薄，學問謏陋，而未嘗一日無用世之志，淪廢遐裔，罔所舒展，抑鬱之懷，一發之於文字閒，卽至降而爲日報，亦務在尊中而抑外。伏念累世以茂才教授鄉里，栖貧食澹，代有清德，束髮受書，卽承庭訓，十八歲入邑庠，遂棄帖括，乃得肆力於詩文；二十二歲，學將有成，嚴親見背。由是奔走四方，長爲東西南北之人矣！

蠖屈海濱，未得一見天下偉人，徒讀其書，聞其事，而深景慕之思焉！竊以爲

於水不得見黃河之大，於山不得見秦岱之高，於天不得見景星慶雲之奇，於人不得見臯夔稷契之尊，終未能暢天下之鉅觀，而極生平之至願也。惟是韜自二十年來，潛形匿跡，永爲待罪之人，負屈含冤，未蒙湔雪，又何敢輕叩戟門，妄塵清聽？雖一字亦不敢以上陳，懼瀆也。

今者，韜垂垂老矣！但得頭白還山，復上先人邱壟，卽時殞沒，亦罔所憾！伏維閣下河海之量，天地之恩，哀其窮，悲其遇，而早爲之所，俾得養真衡泌，息影蓬茅，溷跡漁樵，潛心緗素，則以後有生之年，皆出閣下所賜，感且不朽！曷禁屏營待命之至！謹奉箋以聞。

明清十大家尺牘

二四八

王弼園尺牘終

古今尺牘大觀

張相編
姚漢章編

上編
中編
下編

十二冊
十二冊
十六冊

原售二元
原售二元
原售二元四角

改售一元四角
改售一元四角
改售一元七角

本書上自周、秦、下迄明、清，搜羅數千百年書翰而治之於一爐。計分二編：自周、秦、漢、魏、兩晉、南北朝至唐爲上編；宋、元、明爲中編；清代爲下編。作者或爲君王顯宦，或爲隱逸高士，或爲文學鉅子。舉凡山川景物之勝，風俗時尚之變，研究諸子百家派別，三教九流，及歷代掌故，家庭訓誥，長幼贈答，友朋餽遺，勞人思婦，傷逝痛別，應有盡有。且不囿家數，不泥憎愛，每篇長者數千百言，短者數十字，各具精彩。並加句讀，以便瀏覽，精警之處，旁加圈點，以醒眉目，洵爲古今尺牘之大觀。

中華書局出版

唐宋十大家尺牘

全四冊 實售一元

本書計四冊，包括：韓昌黎、柳柳州、歐陽修、蘇老泉、司馬溫公、王臨川、曾南豐、蘇東坡、黃山谷、呂東萊十家，共有尺牘九百餘首，凡關於各家尺牘之代表作品，選精摘粹，均已搜羅殆盡。因以上各家均為唐宋兩朝之古文大家，故名雖謂尺牘，實無異古文選本。

近代十大家尺牘

全四冊 實售一元四角

本書包括：曾滌生、俞曲園、吳擘甫、王益吾、王秋、樊樊山、康南海、林畏廬、梁任公、章太炎等十大家之尺牘七百六十餘通，均係從各家文集中精心選出。範圍極廣，有探討學術者，有研究文學者，有議論時政者，兼及朋友酬酢、家庭訓誡、長幼贈答，應有盡有。以上各家，均為近代文學鉅子，或為國學大師，當世學者莫不欽崇。故所發言論，自較常人高出一籌。至其行文之渾厚雅麗，猶餘事也。學者讀此一書，不特可以增長識見，且可由此獲得作文之規範。

詳註 通用 尺牘

(本訂改)

一冊 實售四角

本書各類皆備，家庭往來書札，援至敬無文之義，概以明白如話之筆出之，絕無晦澀之弊；而於賀函書札，則間用四六體裁，但語多新穎，不涉陳腐，鏘新舊於一爐，以適合時代之需要。所用古典，均詳註出處，以供學者隨意引用。

中華書局發行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七年十月發行

明
清
十
大
家
尺
牘
(全四册)

實價國幣一元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輯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印刷者
香港九龍北帝街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廣州漢民北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上海圖書館藏書

(二〇五八)



A541 212 0023 8098B

標商冊註



(12058)
1.50